

薩原江新
度著譯



祖

國

全譯本

上海國民書店印行



3
5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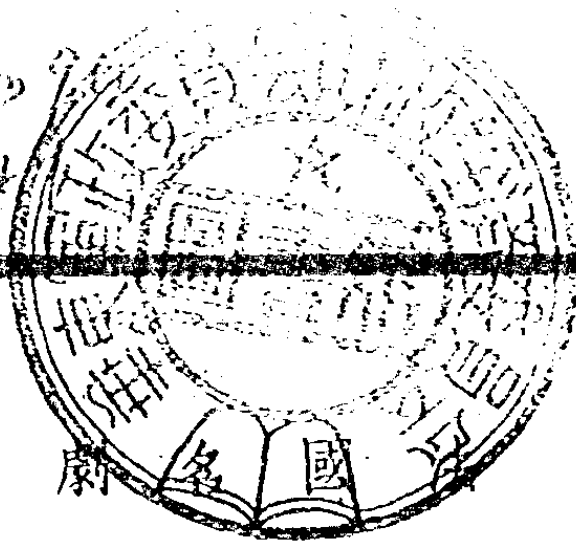
華東財文經濟委員會
圖書館

藏書

書號：864.88
18.354

登記號：001889

876.55
516
2
1440
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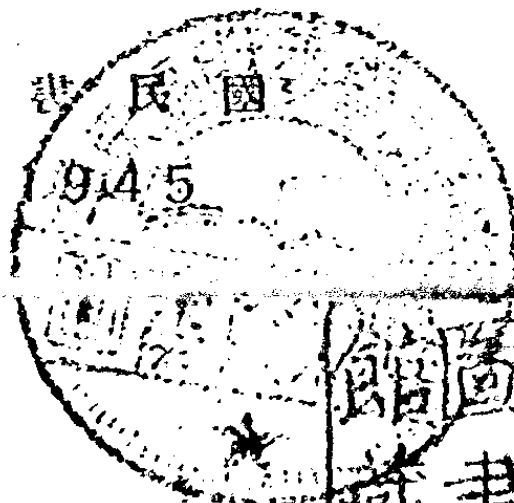
祖國

譯新文江 著原度蘇



3 0605 6640 7

店書民國



233136

264.82
18.554

001889

祖 國

1

「祖國」作者薩度評述

隱霞

當法國第二帝政時代，亦即十九世紀的中葉，隨着浪漫主義的衰落，國裏出現了一種新的文學。由良知與理智所控制，以縝密的觀察與細緻的表現，排斥了過去浮誇與萎靡的精神。劣想的天才不見了，有才能的作者代替了他們的位，神聖激越的詩歌讓位給有耐性的散文。當時在劇壇上，承浪漫派餘緒，作現實派先驅的，則有風俗劇（*Tableaux de Mœurs*）的一派。這一派的戲劇，既無前人高遠的理想，又無後人嚴正的社會目的，本不能算作文學上的正統，但他們作品結構的玲瓏與技巧的高妙，却給後世作者留下恆久不磨的影響。因為牠製作的精巧，故有「佳構劇」（*Pièce bien faite*）之稱。法國大戲劇批評家薩賽（*Francisque Sarcey*）他們的辯護人，對這派作品會有如下的說明：「在這一類的戲劇裏，我們並不尋求一種對熱情之深刻的分析，或一種性格的描繪，乃僅任

何足以構成偉大藝術品的東西。牠的出發點只是一件有趣的風波，或是一個周圍有許多事件在增強牠或剋制牠的境遇。牠們被過去的事邏輯地聯在一起，而其所產生的結局又合乎邏輯。」這一派的前輩是斯克荔白 (Eugène Scribe) 繼起而又賦予深刻合理的內容的是小仲馬 (A. Dumas fils) 及奧奇埃 (Emile Augier) 真正傳受斯克荔白衣鉢而集其大成的，則是祖國作者薩度 (Victorien Sardou)。

薩度以一八三一年九月七日生於巴黎，是辟書編纂者昂端——雷昂德耳。薩度 (Antoin-Léandre Sardou) 之子，以卓越的才能與驚人的精力替法國劇壇貢獻過將近六十部的劇本。他原學醫科，後來棄醫而改攻文學。二十多歲的時候，嘗試他第一部作品學生的酒店 (La Taverne des étudiants) 這是一部用詩體寫成的喜劇，一八五四年完成，並沒得到什麼成功，但他不畏挫折，求教於斯克荔白，成爲入室的弟子。後來一連寫了六部劇本，都沒得到上演的機會。一八五八年與一個女演員德·白蕾姑兒 (Des Brecoart) 女士結婚，與戲劇界往還更密，終於在一八五九年以非加洛的初征 (Les

Premières Armes de Figaro) 及與巴里也耳 (Barrière) 合作的神經過敏者 (Les Fens nerveux) 一劇引起社會的注意。嗣後他努力寫作，至死不懈，曾於一八七七年被選為法蘭西國家學會的會員，以一八〇八年十一月八日死於巴黎。

他寫作的範圍極為廣闊，對社會劇，史劇，喜劇，鬧劇，Vaudeville，無所不涉，名作層出不窮。除上述三劇外，先後問世者計有：

- 蠅爪 (Les Pattes de Mouche) 一八六〇
 堅強的女人 (Les femmes fortes) 一八六一
 我們的知己 (Nos intimes) 一八六一
 蠢貨 (Les Gaunaches) 一八六二
 解凍 (Le Dégel) 一八六三
 黑魔 (Les Diables noirs) 一八六四
 鄰家的蘋果 (Les Pommes du Voisin) 一八六四

- 老董 (Les Vieux Garçons) 一八六五
- 白諾瓦東之家 (La Famille Benoton) 一八六五
- 我們的好村人 (Nos bons Villageois) 一八六六
- 新居 (Maison neuve) 一八六六
- 賽拉芬 (Séraphine) 一八六八
- 祖國 (Patrie) 一八六九
- 費南德 (Fernande) 一八七〇
- 拉巴加 (Rabagas) 一八七二
- 怨恨 (La Haine) 一八七四
- 朵拉 (Dora) 一八七七
- 朋塔西的中產人 (Les Bourgeois de Pont Arcy) 一八七八
- 丹尼羅夏 (Daniel Rochat) 一八八〇

- 我們離婚吧 (Divorcans) (此劇係與 Zjagc 合作) 一八八〇
- 奧黛特 (Odette) 一八八一
- 費朵拉 (Fedora) 一八八二
- 戴奧朵拉 (Theodora) 一八八四
- 姚耶德 (Georgette) 一八八五
- 鱷魚 (Le Crocodile) 一八八六
- 托斯加 (La Tosca) 一八八七
- 侯爵夫人 (Marquise) 一八八九
- 克莉歐帕特爾 (Cléopâtre) (此劇係與 Emile Moreau 合作) 一八九一
- 戴耳米道 (Thermidor) 一八九一
- 無拘束的夫人 (Madame Sans-Gêne) (此劇係與 Emile Moreau 合作) 一八九一

瑪賽勒 (Marcelle) 一八九五

吉司蒙達 (Gismonda) 一八九八

帕麥那 (Panella) 一八九八

羅伯斯庇爾 (Robespierre) 一八九九

但丁 (Dant) (此劇係與 Emile Moreau 合作) 一九〇三

巫女 (La Sorcière) 一九〇三

踪跡 (La Piste) 一九〇六

毒案 (L'affaire des Poisons) 一九〇七

以及其他許多劇本和兩部小說。

這些劇本形式既不一致，價值也有高下，據法國文學史家戴·格蘭治 (Ch. L. G.)

Des Granges) 之意，在薩度的全部作品中，當推祖國、怨恨、費朵拉三劇為其代表之作。

祖國寫弗朗德耳人復國的事，至於怨恨與費朵拉二劇，一則以一個中世紀意大利女子

Ghibelline Cordelia 爲中心，一則以一個俄國公子爲中心，都是寫戀愛與復仇的糾紛事蹟，錯綜關係，與祖國差相彷彿。而費朵拉一劇，經過了法國絕代名優薩拉·蓓耳拿 (Sarah Bernhardt) 女士的扮演，在舞臺上曾引起過極大的轟動。薩度生當十九世紀後期，與幾個天才演員適值同時，名作名演，相得益彰。他的費朵拉，戴奧朵拉，克莉歐帕特爾，托斯加等劇都是爲薩拉·蓓耳拿而寫。羅伯斯庇爾，但丁諸劇則是爲英國的亨利·歐文 (Henry Irving) 而寫，後兩部劇本且經歐文的兒子譯成英文，在那邊成爲膾炙人口的名劇。

當瀏覽薩度的劇作時，我們必會有感於他技術的熟練，想像的豐富，與精力的過人。避免着蘊蓄理想與刻劃內心的戲劇，他拓發了另一種戲劇。那既不是一幅繪畫，也不是一個默想，而是一套血肉相搏的行動的表現。如果說他缺乏小仲馬那種道德的忠實，或奧奇埃那種藝術的嚴謹，他至少帶着濃厚的斯克荔白的特質，而且將牠發揮到最高限度。他能悲慘，可又能幽默，能用性格喜劇引人發笑，又能用殊死鬥爭的熱情場面使人血

液奔騰。猶爲文學史家所說，他以爲好戲的第一特質就得是「戲場的」(theatrical)，他永遠意識着觀衆是一大堆該被感動與娛着的羣衆，千方百計地追求着這個目的。比之性格，他更看重場景與情節。哈特(G. A. Hart)在薩度與薩度的戲劇一書中說他寫戲不是從頭到尾地一直往下寫，而是先勾下那些最動人的場面，然後再把牠們連貫起來。這是他寫劇的習慣與方法，也可說是他寫劇的基本態度。壞處是缺乏一個偉大而真實的藝術家之崇高的嚴肅，好處是把劇本的技藝聯上了舞臺。對於他的作品，人們的毀譽不齊，有的人蔑棄他，猶爲我們之蔑棄文明戲，另一些人又把他捧得上天。法蓋(Enguet)與勒買特(Jules Lemaitre)代表着批評上兩個極不相同的派別，可是對他那異口同聲地加以讚美。前者說他「這個人所有的不僅是結構，情緒力，及對話機智的技能，一樣也有哲理的明察。」後者說他是「他那時代最偉大的戲劇家之一。」我以為比較公平的倒還是莫奈(D. Mornet)的意見：

「薩度的作品沒有一部可說是傑作的，也沒有一部是經久的。他的喜劇，引人入勝，

結構玲瓏，可是只具有性格的輪廓，往往近於上流社會的 *Vaudeville* 而不近於喜劇。他的 *tragic* 既無歷史的真實，又無人性的真實，那裏面的英雄不過是浪漫的英雄，勇猛而卓越，與其說是熱情激動的人不如說是熱情的象徵。可是薩度在舞台上得到過喧赫的成功，光榮的成功，賣座的成功，這種成功一直延續三十來年。同時他對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及心理派的戲劇，也發揮過無可否認的影響。」

從嚴肅堅實的理想出發，避免他那種以性格遷就情節的 *Melodrame* 式的誇張，學取他那種緊湊的編排與劇場的悟性，是我們對薩度作品應有的態度，也就是我們寫劇時應有的態度。

祖 國

人物

李索耳伯爵 Le Comte Risoor

铁木易侯爵 Le Marquis de La Trémoille

打鐘人約納 Le Sonneur Jonas

加耳洛方德努特 Karlo Van der No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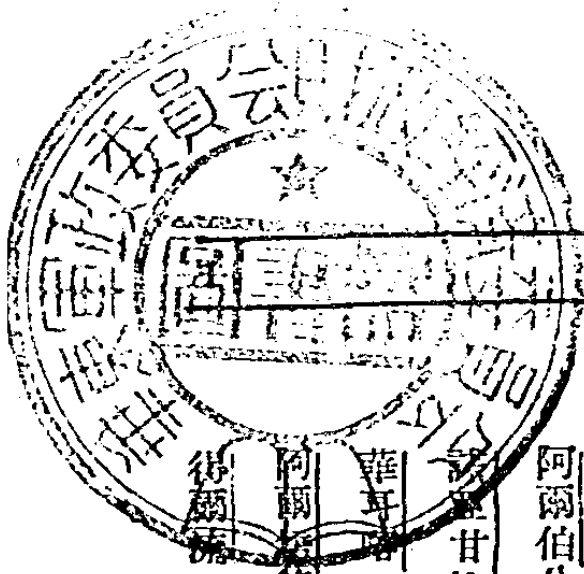
阿爾伯公爵 Le Duc D'Albe

瓦爾甘姆 Noircarmes

華耳路 Vargas

阿爾伯特醫生 Maire Alberti

德爾里 Delrio



- 軍官甲 Premier officier du Prince d'Orange
- 喀連納 Galena
- 軍官乙 Deuxième officier du Prince d'Orange
- 威廉親王 Guillaume d'Orange
- 酒保 Un Brasseur
- 藍貢 Rincon
- 拿伐拉 Navarra
- 牧師 Un Pasteur
- 米格爾 Miguel
- 查爾 Maître Charles
- 郭答地那 Cortadilla
- 巴格齊爾 Bakkerzeel
- 郭納里 Jorneis

• 郭培耳斯特拉脫 Coberstrat

掌旗官 Un Enseigne

• 間諜 Un Espion

• 傳令官 Le Héraut

• 多明哥 Domingos

管家 Un Majordome

信差 Un Courier

兵士 Un Soldat

• 多羅來 Dona Dolores

拉法爾 Dona Rafaela

馬蒂遜 Sarah Mathis

女商人 La Marchande

居都爾 Gudule

隨營娼妓 *Die Ribarite*

郭拔斯篤克 *Johan Kopestock*

不律賽爾 *Bruxelles* 一五六八年專。

• 因一九三一年法國西劇場重演「祖國」一劇時，除去背景，所以這些脚色都不登場，看本劇附錄便可明瞭一切。

第一幕

第一景

不律賽爾城（註）裏的舊屠宰場，柱子很大，橫樑上懸肉的鉄鈎依然存在。——這個市場已廢而不用，沒有商人的蹤跡，却被西班牙兵佔據做營房之用。——深處有街道一條，兩旁屋脊有雪蓋着。在這些柱子下面右邊，遠處和左邊前方，有三個火爐在生火。在各柱子上面隨便掛着盾牌，鉄甲等兵器，舊衣和旗幟。左邊有軍官們聚在一塊兒向火，而兵士們則圍着其他兩個火爐，有的躺在稻草上，或坐在舊地氈上，在擲着骰子爲戲，飲酒，擦軍器或做飯。兵士們的孩子們，隨營娼妓們，來來往往斟酒給人家喝。各處堆着破壞的傢具和搶劫來的各形各色的東西。在左邊較遠一點兒有一輛裝滿衣服，花瓶等的小車，凡此都是被軍隊佔據的城市混亂之狀。——有兵士們

譯者註：係現在比利時國京城。

來往巡邏着。鼓聲和遠處鎗聲。——又有棧子，酒棧子，酒桶等等。左邊前方，有棹子一隻，棹上放着啤酒壺和酒杯，右邊在柱子之前放着兩條棧子。

第一場

人物：藍貢 拿伐拉 米格爾 掌旗官 兵士 槍卒 傭兵 砲兵 隨營娼妓

小孩

（揭幕時，街道中軍鼓雷動。）

藍貢 （坐在棹旁，左邊，掌旗官和拿伐拉等共擲骰子爲戲。）有什麼事情？

米格爾 （向遠處探望） 有一隊俘虜到了。

藍貢 不得了！——從今天早晨起，送到不律賽爾來的俘虜連這一次已經有二十次了。

爲什麼全都送到這裏來？把他們關在修道院裏去吧！

米格爾 隊長，修道院，木市場，愛蒙大廈……都關滿了。

藍貢 屠宰場也滿了！……叫我把他們關到那裏去好呢？

掌旗官 藍貢先生，在豬窩左邊有一間牛棚，把他們塞在那裏去，這種待遇總算好了。

藍貢 （站起來）我去瞧一瞧。（向兵士們說）加一點兒木頭在火爐裏去。這樣壞的

地方，把人全凍死了！（他由左退下）

米格爾 （向遠處兵士說）嘿！把你們那邊的木頭拿來！

兵士們 這裏一點兒也沒有了。

米格爾 （坐在藍貢的位子上）那末，去想法子呀！

兵士們 是，隊長。

（他們用斧頭劈酒桶。）

拿伐拉 （擲骰子）我來一個十點吧？……（遠處鎗聲）哎呀！是那裏開槍？

米格爾 準是槍斃什麼愛國黨，趕快送他們到陰間去愛鬼國去。

拿伐拉 這未免太傻了！用火藥去槍斃這些邪教的走狗，真是太客氣了！……（郭答地

那在遠處出現，大眾笑聲歡迎着他，他把偷來的女人衣服，鴨拿在手裏給喝醉的兵士們去披毛，然後在他的大靴裏拿出一隻兔子來，兵士們想把這兔子搶去，於是爭吵，笑，叫，吵。喂，不許

胡鬧……鬧得不成體統了，混帳的東西！

掌旗官 他們喝醉了！

米格爾 (擰骰子) 不要管他們吧……今天是過春節哩。

掌旗官 事實上，是的，今天是過春節……

拿伐拉 可是，我們來到這裏是爲這些佛拉孟人而挨凍呵！

兵士 (從後面出來) 城裏官廳請藍貢隊長去。

米格爾 他不在這裏。

拿伐拉 (向着手裏拿着酒壺的掌旗官說) 倒酒呀！

掌旗官 沒有了。(向隨營娼妓說) 喂，卡梅里達！

卡梅里達 (由後面出來) 各位先生要喝嗎？

掌旗官 是的，我的美麗的孩子！

（她斟酒。）

藍貢 （回來） 方纔到來的俘虜簡直太多，我不知道怎麼辦好。

米格爾 隊長，城裏官廳請您去。

藍貢 是的，我知道了；爲的是民團槍枝的事情。

掌旗官 繳他們的械嗎？

藍貢 是的，這樣更安全些！（向右邊撥劍的兵士說）把我的劍給我。（向走着的卡梅里達

說）給我一杯酒。呵！卡梅里達，是你嗎？

卡梅里達 （斟酒給他） 是的，隊長……

藍貢 （在唱着，注視項下所帶的金鍊。）你有一條好看的鍊——是誰給你的？

（其他的隨營娼妓走來看她的鍊。）

卡梅里達 這是巴時哥給我的……

藍貢 (吻她) 巴時哥是一個該死的幸運兒……再會吧!

兵士 (在左邊) 隊長,這裏又送了十幾個被捕的愛國黨來了……

藍貢 又來了!……不得了,那裏來得這麼多愛國黨呵!

米格爾 只好把他們押在這些柱下吧。

藍貢 由你主意吧!米格爾,我不管了!(他由右邊下)

第二場

人物依舊: 加上李索耳 鐵木易

米格爾 (向兵士們說) 把犯人押上來……

(鐵木易跟李索耳,軍官在前爲導由左邊在兩排兵士之間被押上。)

軍官 (向鐵木易,他有點驚異之狀止而不前,用手推他的肩命他前進。) 你,走吧!

鐵木易 (鎮定地) 對不起,朋友!我的劍被拿去了……可是我還有我的手杖,要是你

再這樣碰我一下，我就把我的手杖在你的肩膀上打斷。

軍官（舉劍）你說什麼，光棍？

鐵木易（用手杖打落他的劍並拍他的肩）你要怎麼樣，混賬的東西！

（兵士們大怒躍躍欲試。軍官把劍拾起又要刺去。拿伐拉和米格爾出來解勸。）

米格爾（向鐵木易說）小心你的腦袋，你！

鐵木易（把他打量一下）對不起，你是誰……

米格爾 我是隊長……

鐵木易 我嗎，我是鐵木易侯爵，法蘭西國王查爾陛下的忠臣和朋友；我雖然被抓住了，

但是我不准一個粗暴的人用手碰我一下，這就是叫你們懂得一些規矩。你們這裏有地方可以坐一坐嗎？

米格爾（他同拿伐拉和掌旗官知道鐵木易的名字之後起而致敬）原來是侯爵，失敬了！請在這柱旁坐吧。

鉄木易 你們的椅子到底乾淨不乾淨呢？……（他走到右邊看見李索耳準備坐下）呵！先生，對不起！

李索耳 （行禮）先生，請先坐吧！

鉄木易 （也行禮）先生，您不坐，我那裏敢坐！

（軍官們去向火。）

李索耳 您是法國人，先生，我呢，我是這城裏的居民，這樣說來，我應該盡地主之誼了。

鉄木易 呵！先生，您是不是紳士，我到不問！

李索耳 （行禮）我是李索耳伯爵，先生……一切請您指教。

鉄木易 （也行禮）我是鉄木易侯爵，先生……請您指教一切。（他們把帽帶上）伯爵

既然是這城裏的人，請告訴我，我們是在什麼地方呢？

李索耳 侯爵，我們是在舊屠宰場裏面，現在被西班牙人改做營房了，您看……

・鉄木易 李索耳

鐵木易 (望一望裏面) 這樣的營房……

李索耳 這樣的兵士……各國的流氓，拿破利人，瑞士人，葡萄牙人都有！他們都是冒險者，強盜，小偷，各形各色的匪徒，帶着妓女和私生子跑來跑去，在這軍旗下胡作妄爲，逍遙法外！這就是壓迫我們，侮辱我們，屠殺我們的人：這些紀律不好的軍隊敗類，就叫做西班牙皇軍！

鐵木易 那末，被捕的人都像您我一樣地關在這裏嗎？

李索耳 不一定，必要時就在這裏殺了……

鐵木易 這豈不是仍舊是屠宰場嗎？

李索耳 當然囉。

鐵木易 好極了……對不住，麻煩您了，可是我明白了，我是第一次到不律賽爾來的。

李索耳 侯爵，開始就這樣湊巧，未免太苦了。

鐵木易 尤其這一次是爲快樂而旅行的。

李索耳 怎麼，爲快樂嗎？

鉄木易 事實是這樣的……我不打攪您吧！

李索耳 那裏的話，我們在等候着憲兵司令來審判我們之前，不談話還做什麼？

鉄木易 （準備坐下） 那末我們就談話吧……可是，對不住，我得告訴您，我是新教徒。

李索耳 好極了，先生。

鉄木易 您也是新教徒嗎？

李索耳 是的，我覺得做新教徒是非常榮耀的！

鉄木易 （同李握手） 那自然了！伯爵，讓我誠懇地同您握手吧！

李索耳 （也同他握手） 先生！

（遠處鎗聲。）

鉄木易 這是什麼聲音？

李索耳 （脫帽） 這是像您我一樣都是新教徒或愛國黨被人槍斃的槍聲……

鐵木易 (脫帽) 祝他們精神不死。(坐下) 我方才說過，陛下要我好，關心我練習網

球的本領……

李索耳 呵！您是網球名手嗎？……

鐵木易 頂呱呱！……所以陛下叫我來而且對我說：「鐵木易，我的朋友，這裏天氣太熱，

你受不了；到意大利或佛拉孟國去玩玩吧！」所以我到佛拉孟國來玩。——在邊界

上一條河裏有騎兵一大隊，我看見他們團團圍着什麼？……只見拿騷先生叫我一

聲：「哎呀！鐵木易，您爲什麼會到這裏來啦？」我從前在魯物耳宮裏認識他的，當時

他同他的兄弟威廉親王一道來的，他是一個特出的紳士！……

李索耳 威廉親王！……喂，侯爵，他是我們佛拉孟國最忠誠，最賢明而最勇武的公民！

……佛拉孟國的榮譽！……或者就是牠的救星！……所以，他的兄弟拿騷先生叫您！

……後來怎麼樣啦？

鐵木易 後來我也叫他：「先生，您在水裏做什麼？……」他回答我說：「我替我的軍隊

找一個水淺的地方來渡河……您肯跟我們一塊兒走嗎？——做什麼？把西班牙人驅逐出境，收復我們的失地……」這種事情我是很願意幹的。——就是拿新教徒的資格來講，我對於這個天主教陛下西班牙王斐力伯是沒有一點兒情誼的！

……

李索耳 我呢，我恨他！

鉄木易 而且，這是一個愁悶的人……我討厭他……所以我告訴拿騷先生：「好，我決定跟你一塊兒去！」我們騎馬跑了一天，隊伍就擴充起來；到夜裏便成爲一個小軍隊了……第二天我們在任明根的地方遭遇了一隊西班牙軍！於是我們便打起仗來……倒不如說人家打我們……以致全軍覆沒！我的馬受傷了倒在地上……我被壓在下面！一個西班牙兵把我的劍奪了去而且連人同馬鞍以一百個披索達的代價把我賣給他的連長，他再以一千都加金幣把我賣給他的營長，他以三倍的代價把我再賣給阿爾伯公爵，現在他向我勒索贖金十萬個法國金幣……

李索耳 公爵之後呢？

鉄木易 呵！不幸虧到了那裏就停止了，不然我的身價豈不是太高嗎？

李索耳 實在，十萬金幣也就夠多了！……

鉄木易 這已經很可觀了！我寫過信給我的兄弟叫他們湊集這筆款子……不把兩座或三座的別墅賣掉是不成的；不過我還有四十隻大鐘，留下半打，其餘都賣掉，所得的錢也就夠了！

李索耳 錢還沒有到，您怎麼樣？

鉄木易 錢還沒有到，我總是不開心，您曉得的！來到佛拉孟國爲的是娛樂，那曉得會在任明根被捉住呵！我自己想：我已經說過不逃回法國去的話了；既然不回到法國去，不如到不律賽爾來玩玩吧！……這固不能夠說我是來佛拉孟國尋快樂的，可是也不能夠說我沒有看見不律賽爾過春節呵！

李索耳 然而您來了！

鉄木易 我來了，誰知道一到就被捉住！恰巧又是過春節的日子，這未免太使我難受了！

（後面兩個隨營娼妓在打架，兵士們聚在一塊鼓動她們，米格爾和軍官們把她們分開。）

李索耳 （看這些人在柱下散開） 是的，今天是春節……可惜國亡了，春節也亡了。

……呵！侯爵，還是在三年前同樣的日子吧，當時由格蘭威爾大主教和女攝政統治下，您當可以看見這裏是一座宴會的，跳舞的，歡天喜地的城……愛蒙府裏開跳舞會連跳了七晝夜沒有停止過，威廉親王府裏設宴招待一個月……今天愛蒙先生已死在斷頭台上了，他的夫人爲她的小孩們做了沿門求乞的寡婦……威廉親王已沒有安身之所，他原來是富甲王侯的人，也把他全部金的餐具賣給史特拉斯堡的猶太人以爲購買軍火之用了……這座城！這座原來是很繁華富有的城市，現在不幸變爲西班牙人的營房，所看得到的只是十字路口踱來踱去的西班牙兵馬。各處街道上都是寂靜地沒有一個人，好像墳墓一樣……就是有行人也是偷偷摸摸

• 李索耳 鉄木易

地沿壁而走，惟恐遇着醉兵遭害……各處舖子都關了門，工場也都鎖閉着……各鐘樓上所懸掛的都是黑旗……家家戶戶的門口都帶起孝來！時時刻刻，（遠處槍聲）這些槍聲報告我們又有愛國同胞被槍斃了。（鐘聲）還有這裏的鐘聲使我們想到又在把大批的人活埋了哇……

鉄木易 伯爵，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春節。

李索耳 先生，鄉下的情形您已經看見過了……那就不是一樣的，老百姓顧不到去掩埋死尸了！皇軍所經過的地方，後面就隨着一羣烏鴉……多少村莊的居民都逃光了！所有屋頂都冒着火煙，頽垣殘壁觸目皆是，家家門口，滿地都是血污，那裏死屍不被狼吃的就都腐爛了！成羣結隊流浪而饑餓的婦女和孩子們跟豬狗爭奪食物……行刑台到處都是——當刑台的橫木，因為被吊的人太多要折斷了，他們就把犯人吊在樹上，樹彎曲了……他們更把犯人吊在木欄，柵架，招牌架，屋簷的水管上面去，凡是凸出的東西都變為吊台……等到這些東西都吊滿了……當運尸到不

律塞爾城外去的車輛首尾相接穿各城門而過的時候……各大街道就變爲人肉市場……末了，吊人的繩索完了而再不能吊了的時候……他們就用槍掃射……到火藥用完了……他們就用水來淹……等到血污的河水都臭了……他們就用火來燒……恰好是在冬天，敵人的軍隊可以藉着這火去取煖了！

鉄木易 真可怕，先生……

李索耳 這些都是因爲我們是佛朗特耳的公民，我們不願意做西班牙王的順民，據我們看來他不過是一個不拉旁公爵，我們也不願意受可惡的宗教法庭的裁判……因爲我們是我們的祖宗以血的代價換來的特權和自由的繼承人，我們不准這些特權和自由受這個假仁假義的國王過分地侵犯……因爲我們不願意信仰違背良心的宗教，也不願意受外來兵士的蹂躪……末了，因爲我們生來是自由的，而我們佛拉孟的血管裏既然有一點佛拉孟的血流動着，我們就不願意做一個昏君和一個野蠻兵士的奴隸……

鐵木易 對的！——先生，我不曉得我們兩個在這裏的命運怎樣；可是，如果我們逃出了

這個火坑，我所有兩隻手和一個心都由您支配願效微勞！

李索耳 謝謝您，侯爵……我們倆在這裏的運命是很清楚的……您是會被釋放而我

是要被處死的。

鐵木易 怎麼呢？

李索耳 我那裏曉得？比方我沒有得到特別通行證到城外去，他們就要控告我犯法。

鐵木易 喲！出城也有禁令嗎？

李索耳 不祇這一條，還有其他十七條的禁令，刑罰最簡單不過，就是死刑！

鐵木易 犯出城禁令也是一樣嗎？

李索耳 當然囉！

鐵木易 這真是太可怕了！

李索耳 我們活在這種政權之下還有什麼法子，自從阿爾伯公爵把我們所有的法律

取消了之後，另外創立了一種不公平而可恥的法庭叫做「懲治叛徒會審處。」而我們呢，我們把牠叫做「屠殺會議所。」——還有更壞的：您看見那邊柱上掛着這個黑底黃字的牌子嗎？（他手指着左邊的柱子）

鐵木易 是的，看見了……

李索耳 那末，您看上面所寫的字，我念了三遍還不會相信有那麼一回事……上面所寫的是：奉宗教裁判所，西班牙王，阿爾伯公爵和總司令的命令布告：「所有佛拉孟國人民……」您聽明白，我說所有佛拉孟國人民……「不分等級，年歲，性別，因信奉邪教一律判處死刑……」

鐵木易 所有人民嗎？

李索耳 對了，所有人民，三百萬人的生命一筆就勾完了……（他們二人去看告示）

鐵木易 他們簡直瘋了！

• 鐵木易 李索耳

李索耳 是的，不過這種審判未免太直捷爽快了！既不用問口供，更不用找證人！凡是被捕的人都可以立刻被處死……因為他們是被預先判決的……

鐵木易 伯爵，我們是在佛拉孟國還是在地獄裏呢？

李索耳 唉！西班牙王算是用得其人了，這個昏庸殘暴的國王偏偏要配着這個剛複自用，人面獸心，殺人不眨眼的臣子！……我錯了！……他是一個父親，而且這個人，是一個好父親。……他有一個女兒，他非常愛她！……她體弱多病快要死了，因此他憂苦萬分！……這個死日要到的不幸的孩子，就是西班牙的天氣尚且不能夠救她的性命……何況不律賽爾的天氣又濕又冷，死的日子更要早了！……這裏好像蒼天有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似的，這個憂愁的父親做着逼死他女兒的工作！這些難以言語形容的屠殺和暴行使這個可憐而慈善的女孩子悲傷，並且這種悲傷就會結果了她！這做劊子手的父親竟為天地所不容，所以精神上也受着痛苦！他每打人一次便打着他女兒的心！……這個妖怪，他殺得我們越多，他的女兒死得越快！

鐵木易 難道你們這個國家就像他的女兒一樣萎靡不振任牠慢慢地死去嗎……並且這些整個被判處死刑的三百萬人還不想起來粉碎敵人，把這個狂徒拿着來踐踏成爲肉醬嗎？

李索耳 忍耐着吧！……時候快到了……在高原各省裏正醞釀着革命，沿海全部各處差不多都歸附我們……威廉德拉馬克已經回到不里爾港來了……尤特勒克省的人民拒絕繳納租稅而且暗中武裝起來……公博負債累累，資源缺乏，由西班牙運來做津貼的款項又被英國的海盜搶劫一空，所以又新添了一種特別附加稅致全佛拉孟國怨聲載道，痛憤欲絕！因爲這是全國破產的勾當呵！——願威廉親王，我們的救星，我們的主宰，一雪任明根失敗的恥辱，而且只要總反攻令一下，全國都會響應起來包圍敵人，殲滅敵人……

鐵木易 伯爵，那末我一定要盡力幫助的！

李索耳 咳！先生，我會活着到那個時候嗎？……（遠處鼓聲）這些鼓聲應該是報告攻

兵司令和他的隨從來了。(他回到右邊去)

鐵木易 (隨他去) 決定我們的(運命)的人就是這個憲兵司令嗎?

李索耳 正是,他叫做諾亞甘姆,是一個橫暴的人,因為他殺人不眨眼,就得到一個「屠夫」的混名!跟他一道的有得爾流,是一個兇惡的蠢才,還有一個叫做華耳喀,是會審處的祕書,也是一個兇惡的淫棍,因為他在西班牙強姦過一個他所監護的少女而被驅逐出境的;他現在到這裏來又藉充公財產和接收贓物而刮錢了。

鐵木易 我希望這三個下流的東西中間沒有一個是紳士吧?

李索耳 一個也沒有。

鐵木易 好哇!——我會好好地應付他們的!

(鼓聲漸漸由遠而近)

李索耳 侯爵,他們來了;這恐怕是我們死的時候到了。——您願意不願意准許我給您一個忠告?

鐵木易 請您說罷。

李索耳 如果有人問到您的宗教信仰的話，您絕對不要說您是信仰新教的！……要不

然您的腦袋也許會保不牢的。

鐵木易 伯爵，要是我給您一個同樣的忠告，您會聽從我嗎？

李索耳 我不會聽從您的！

鐵木易 那末，我照您的樣子做去您一定以為我是對的……而且您要相信我，這是我

盡本分最好的法子！

李索耳 您對了，先生，願上帝保佑您……

鐵木易 願上帝救您！

（街道上戰鼓大響，所有兵士，隨營娼妓等等，再進場，或排隊迎接法官，或爬在棧上，傢具上，小車上等。——只見兵士到處跑，惟有台的中央是空的。）

第三場

人物依舊： 加上諾亞甘姆 華耳喀 得爾流 兵士們

（憲兵司令部的衛隊四人，其中兩個人手拿火把在諾亞甘姆面前走而到左邊火爐旁站着。——其他兩個手執劍刀，向羣衆維持秩序，諾亞甘姆，華耳喀，得爾流由衛兵護送，隨後有兩個書記官和其他兵士手持武器一同進場。）

諾亞甘姆 （進場時，粗暴地。）這裏冷得要凍死人了……快把柴加上去！（他向左邊火爐方面去）

兵士們 （在場底）拿柴來！

華耳喀 （跟諾亞甘姆一樣）再點幾支火把等一會兒什麼再也看不見了。

米格爾 點火把！

兵士們 （在外面）點火把！

得爾流 (到棹邊去) 喂! 快一點兒! 我們已經在修道院受凍了!……

諾亞甘姆 藍貢隊長在那裏?

米格爾 在市政府, 司令, 爲的是繳民團槍械的事!

諾亞甘姆 呵! 好極了!……說到這件事情, 我想起來了, 加耳洛這個傢伙有拿住沒有?

……

李索耳 (在發抖) 加耳洛!……天啦, 這些流氓要拿他做什麼? (他憂鬱地聽着)

米格爾 司令, 加耳洛不在他家裏。

華耳喀 (以脚向火) 這個加耳洛是什麼樣人?

諾亞甘姆 (到棹的右邊去坐在藍貢所坐的座位上) 在格拉夫林戰爭的時候, 他做過愛

蒙先生的旗手的……是一個最可疑的份子!

得爾流 是新教徒嗎?

諾亞甘姆 不是, 他是天主教徒, 不過他也不見得好……他做民團長槍隊的隊長, 昨天

命令他在二十四小時內，把他所屬那一隊的軍械繳下來，到現在還沒有一點兒消息！：：（他坐下）

得爾流 （坐在棹上） 真的，他的嫌疑太重了！

華耳喀 米格爾，馬上叫一個兵士帶一道命令到這隊長家裏去。這命令是這樣：「加耳洛應在今天晚上把市政府團部所駐的民團槍械繳下來，如果到明天早上七點鐘的時候缺少一枝槍的話，到七點一刻鐘就叫他到絞刑台上離地十尺的地方去考慮考慮守時間的利益。」

（衆兵士們大笑。）

諾亞甘姆 （三人低聲） 應當那樣做的！

華耳喀 （一樣，坐在左邊） 對的，不過把他殺了我們就得不到槍械了。等到把槍械繳到手之後殺他還來得及呵！

華耳喀 得爾流 諾亞甘姆

李索耳 (嘆了一口氣) 他得救了!

鉄木易 (低聲) 就是得救也不過到明天吧了!

李索耳 (低聲, 有希望的神氣。) 哦! 明天!

鉄木易 真的, 先生, 您爲他而害怕比爲您自己更要厲害!

李索耳 是的, 我愛這個人跟愛我自己的兄弟一樣, 簡直可以說跟愛我的兒子一樣!

……

諾亞甘姆 現在, 米格爾, 我們開始審案吧! …… (由得爾流的指示, 書記官們把記錄簿放在

棹上, 那裏他們已先把墨水壺羽毛筆安置好了。) 這裏有幾個犯人?

米格爾 司令, 這裏有一百五十個, 擠得很!

諾亞甘姆 不要緊, 我來把他們鬆動一下。 (兵士們笑聲, 他向着得爾流說。) 卷宗在那裏

呀?

得爾流 在這裏!

諾亞甘姆 (向米格爾說) 去帶犯人……快一點!

(兵士們都聚在棧上,柱基上,棹上,擠在一堆只可以看見頭顱。天黑了,而台上只由火爐的光和火把照着。一個穿黑衣的犯人由後面右邊被帶出來,以後各犯照樣。)

華耳喀 (在書記官交給他和得爾流的卷宗裏找着) 這個人是誰?

得爾流 (對犯人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葛伯 巴爾答爾葛伯。

諾亞甘姆 你是做什麼事情的?

葛伯 牧師!

(兵士們低聲怨語。)

得爾流 那末,用不着審問了!

諾亞甘姆 好哇! (向米格爾說) 把他帶下去!

兵士們 死刑! 死刑!

米格爾 把他吊死嗎？

諾亞甘姆 是的。

米格爾 司令，繩子完了！

得爾流 那末把他槍斃吧。

華耳喀 （鼻子近卷宗） 不要浪費火藥。把他跟別人在一起用火燒了！爽快些……柴

是很便宜的。

諾亞甘姆 有理！把他送到修道院裏去！

米格爾 把他送到修道院裏去……（兵士們讓開一條路等巴爾答剛葛伯帶出去之後立

即又合緊起來，後面左邊高叫：「死刑！死刑！」再帶一個來！

（兵士們帶一個老人來。）

諾亞甘姆 那個是誰？

得爾流 （在看報告） 他叫做郭培耳斯特拉脫……德納耳登。

納耳登 (戰慄) 老爺, 赦免我吧! ……我是一個可憐而沒有危險的人! ……我一家老

小都是靠着我過活的!

諾亞甘姆 他犯了什麼罪?

得爾流 大聲怒罵特別附加稅。

納耳登 這是沒有惡意的, ……老爺, 赦免我吧! ……

諾亞甘姆 (手指柱上的牌子) 你沒有讀過這牌上的禁令 ……第九條嗎?

納耳登 請大發慈悲吧!

(他被帶下, 跟前犯一樣由左邊出去, 衆兵士大聲呼號。)

諾亞甘姆 再帶一個來!

(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被帶上, 他反抗着, 打着而屈膝被拖上前。

得爾流 一個小孩子嗎?

米格爾 他叫做約秀亞郭拔斯篤克。

華耳喀 他犯見了軍隊不脫帽行禮的罪！

（兵士們有不滿之聲。）

小孩 （害怕得很） 老爺，您可憐我吧！我的年紀還這麼輕呵！……

諾亞甘姆 這更是要重重辦你的理由了！讓反抗的人們長大起來，遠了得！（對兵士說）
帶走！

小孩 （掙脫了兩個兵士，而走過去抱着諾亞甘姆的腿，後再抱他的臂。） 老爺，赦免我，饒了我
吧！

諾亞甘姆 （把他推開） 帶走！如果聽他們的話，他們都要變為沒有罪的人了！帶走！
一點帶走！

小孩 （對兵士們反抗着，掙扎着，被提起帶下。） 赦免我，可憐我！我不願意死！饒了我吧！放開
我！救命呀，救命我的母親！……媽媽！媽媽！

（他叫喊着和其他犯人一樣被帶下去。）

鐵木易 (對李索耳另外說話) 先生,這種結果我們是料定的,不過未免使人太傷心呵!

李索耳 可憐的孩子!……他的母親怎麼樣呢?

鐵木易 伯爵,您結過婚了嗎?

李索耳 是的,先生,我的夫人是我最敬愛不過的。

鐵木易 先生,不要灰心吧!

華耳喀 再帶一個上來快一點!……凍死人了!

(兵士見約納進來大笑)

李索耳 (憂愁狀) 咳!打鐘人可憐鬼!……他怎麼會到這裏來呢?

諾亞甘姆 走過來!(他從華耳喀手裏拿卷宗)

華耳喀 他犯侮辱兵士們的罪。

諾亞甘姆 (向約納說) 你叫做約納嗎?

約納 是的,老爺,人們也把我叫做大塊頭!可是,我倒滿不在乎!

(兵士們笑)

得爾流 (微笑) 這個人的面貌倒好玩!

諾亞甘姆 (也微笑) 是的,朋友,你是幹什麼的?

約納 (勇敢的神氣) 在這個時候,老爺,我天天擔心我的腦袋,不敢做壞事,可是一年前,阿爾伯公爵還沒有到的時候,我是在市政府裏做打鐘的。

諾亞甘姆 呵!你是打鐘的……好!你住在鐘樓底下嗎?

約納 是的,老爺,同我的老婆孩子們住在那裏,雖然人家把我的職務和薪水都取消了,但是人家還准許我們住在那邊樓下。

華耳喀 是的……你家裏住着我們的號兵郭答地那嗎?

(郭答地那上前行軍隊的敬禮)。

約納 是的,老爺,我家裏有這個討厭的傢伙。

約納 郭答地那

華耳喀 那末，這個號兵郭答地那現在在這裏控告你，他在你家裏吃你的虧。

約納 吃我的虧，老爺，沒有這麼一回事，他所吃的不是虧，是我的酒，我地窖裏的酒全都給他吃完了……

（兵士們笑。）

諾亞甘姆 約納老闆，你能夠把酒給我們天主教陛下的忠臣喝，你應該覺得榮幸了。因為他自從聖剛且戰役以後他就變為一個不幸的啞子，或者說幾乎是啞子！

約納 是的，老爺，他跟我談過這件事，一個子彈把他的舌頭打掉了一半！

諾亞甘姆 那末，以後呢？

約納 呵！這真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天啦，這是多麼淒慘的事！以前他一定是一個愛說話的；可是，現在更糟了……因為人們不懂得他糊裏糊塗所發出來的聲音，他就用喇叭來表明他的意思。以後他就有他自己發明的喇叭調子以為他日常生活之用……

：：：吃飯用喇叭……要湯用喇叭……要添酒也用喇叭！這些音調我都懂得……

後來花樣翻新，越來越厲害了！老爺，這就不是人的生活了！他每天夜裏到一點鐘才回來（模仿喇叭的聲音，儼然地）嗒喇嗒嗒嗒！這就是說：開門……好！我起來把門開了！等他睡好，我方才睡（他又模仿吹喇叭的聲音，不過有點憂愁的樣子）嗒喇嗒嗒嗒！他病了……我們只好再起來侍候他……我再也不能夠睡覺了……這還不算什麼！可是今天早晨他又發明了一種新的喇叭調子（他又模仿喇叭的聲音，但有放肆的神氣）嗒喇嗒嗒嗒……這是什麼意思，您知道嗎？

諾亞甘姆 這是什麼意思？

約納 這就是說：請你的太太趕快到我房裏來，我有話要跟她說。（兵士們大笑）我假裝聽不懂……他吹得更厲害……這樣我就發怒了！所以我們就爭吵起來！可是他媽的，他用他的喇叭總是有話可說的——鬼子！如果我能夠打起鐘來答覆你的話，看你還會那麼神氣不會！

華耳喀 提起鐘來，約納老闆，我看這裏大家對你都是沒有好的印象。

約納 我嗎？天曉得！

華耳喀 因為你的意見不對。

約納 我除了我的鐘的意見之外永遠沒有別的意見！

華耳喀 正是，你的鐘有嫌疑！

約納 我的鐘？

華耳喀 說到你的鐘，對了，我們都認為也是叛徒的同黨！

約納 牠是不會說話的！

華耳喀 牠固然不會說話；大家都很明白，假使牠響起來的時候，牠所發出的聲音儘是

「佛拉孟」的調子：就是反對我們國王的歌！

約納 不過……

諾亞甘姆（苛刻地） 夠了……不要再說了，你的鐘樓上有幾隻鐘？

約納（害怕） 老爺，有三隻：大的叫做羅蘭，中的叫做雅格林，而小的叫做約匿東。這兩

隻小的是逢着節慶的日子大家要玩快樂的時候才用的……

得爾流 我們命令你把那搖擺鐘的繩子去掉，做了嗎？

約納 老早就做了；就是上鐘樓去的扶梯也拆斷了一層！

諾亞甘姆 好！可是這還不夠！我們也命令過你把所有「佛拉孟」的調子都改做西班牙

牙的小曲——做了嗎？……

約納 老爺，我正在做；不過，鐘是鐘，要改變意見也沒有這麼容易吧，牠的腦筋是頑固的！

……

華耳喀 我相信這個古怪的東西在戲弄我們呵！

得爾流（低聲）是的，不過，全城裏，祇有他一個人會做這種事體！我們慢慢殺他遠來

得及的！

諾亞甘姆 打鐘的老闆，我們限你四十八小時內把這「佛拉孟」的鐘樓好好地改做

西班牙的鐘樓，對於國王和天主教會都要盡忠的鐘樓……你得聽命做去……去

吧……

(約納正要出去。)

華耳喀 還有一句話吩咐你……朋友，你剛才說過在節慶的日子打鐘玩玩……今天

是春節應該尋開心的時候了……

約納 他媽的，那是……

華耳喀 怎麼，真奇怪，從前你們在混亂不甯的時候裏過生活，偏偏有節慶比武的花樣

……而現在呢，城裏住滿了維持良好秩序的兵士……你們倒覺得悲慘起來……

像今天這樣的春節，街上沒有一個化裝的行人……也沒有一個酒醉鬼……

約納 (用手指着郭答地那) 嘎，對不起，這位號兵不是酒醉鬼嗎？(笑聲)

諾亞甘姆 正是這樣……號兵郭答地那，你牽着這個古怪的東西，給他頭上插一根雞

毛，臉上帶一個面具，不論什麼東西都好……然後你帶他到街上去散步，遇着酒店便進去，招呼你的同伴越多越好，一間過一間去喝！酒資由他付，給他做一個榜樣，去

吧！就動身吧，你們玩玩去……

約納（郭答地那挽着他的手臂）我歡喜得很！老爺，我歡喜得很！……這樣，至少他是不

會去吹喇叭了！

兵士們（笑着說）喇叭還是要吹的！……

諾亞甘姆 反正是多一種玩意兒！……

約納（被拖去）同時有這麼多的玩意兒，真太多了！

（他們在兵士們笑聲中手挽手出去。）

李索耳（對鐵木易說）這樣，便宜了這個可憐的人囉！

諾亞甘姆 再帶一個上來！

米格爾 這是一個女人！

（場裏有動作，一個女人上。）

諾亞甘姆 她叫做什麼名字？

得爾流 (看剛收到的卷宗) 薩拉馬蒂遜! 她殺死了好幾個西班牙兵士。

(兵士們憤怒譁然)

諾亞甘姆 (對女人說) 你殺死了好幾個西班牙兵士嗎?

女人 我殺死了十個……

兵士們 (大叫) 死刑! 她是一個惡魔! 殺了她……死刑!

諾亞甘姆 不要吵! 不要吵! 這還了得……

女人 是的, 是的, 由你們叫吧, 野獸!

諾亞甘姆 爲什麼你要殺死他們?

女人 唉! 你問我爲什麼, 你……好吧, 我就告訴你吧! 我是鄉下女子; ……你們的兵士們

到我家裏來搶偷喝! 等到他們喝醉了以後, 他們就把我的丈夫用棍子打死, 把我的兒子用炭火燒死, 他們的用意是在威迫我們說出我們藏金子的地方……等到被血猩薰醉以後, 他們就把我的女兒, 十六歲貞潔的女兒抓去強姦, 一個一個地輪流

着玩，像他們所說的一直玩到她羞憤而死……我呢，在這個時候，我大聲呼喊，我「呼天天不應，叫地地無聞！」

大衆（紛擾反對）呵！

女人（回身向兵士們說）不，上帝既然容許你們這班強盜隨便做，上帝是沒有的！可是縱使上帝不替我報仇，我獨自一個已經報了仇了……我設法使他們喝得很多的酒，喝得醉到要死……然後我把房子反鎖着，放了一把火，把他們都燒死了！都活活地燒死了！聽見了沒有？你們這班混蛋……我聽見他們在裏邊叫喊！這個時候我心裏只有一點兒不痛快！就是怕這些火燒得太快而且沒有把你們個個都抓住，用我自己的手來挖你們的心，用我的牙齒來吃你們的肉，你們這一班豺狼……

兵士們（憤怒）這個可惡的女人，這個女妖，該死！把她丟到水裏去！

諾亞甘姆（向得爾流和華耳略說）假使我們把這個女人交給兵士們，由他們自己去處置，你們的意見怎樣？

華耳喀 由你吧……

諾亞甘姆 好吧！把她給你們吧……帶她去！

（兵士們喜極歡呼去捉她。——鐘聲鼓聲。）

華耳喀 （跟諾亞甘姆，得爾流一齊站起來。）念三鐘經（Angelus）的時候到了！

（衆兵士跪下，靜默，這時候鐘響。）

李索耳 （帶領，站着，小聲向鉄木易說。） 侯爵，請脫帽。

鉄木易 伯爵，您脫您的帽嗎？

李索耳 不，我不脫帽。

鉄木易 那末，我也不脫了！

（鐘聲止了。——兵士們在鼓聲中起來，大聲呼喊，把女人帶下。）

兵士們 把她丟在水裏去！把她丟在水裏去！

女人 （被拖）呵！強盜，免了我吧，好不好……就是把我殺了，也不能夠使那十個兵士

的命活回來啦！……

（一部分兵士把她拖下，一邊罵一邊走。）

李索耳 呵！慘刑！慘刑！——天啦！今天恐怕審不完了！

諾亞甘姆 （再坐下，得爾流也坐下。）快一點！列位先生，天晚了。（看見李索耳）那邊是誰？

……

米格爾 老爺，這是據一個間諜報告而被捕的市民。

諾亞甘姆 他叫什麼名字？

李索耳 （上前）我是李索耳伯爵！

華耳喀 （站着煖腳，忽然回轉頭來。）李索耳伯爵，（向諾亞甘姆）我對於這個犯人

詳細報告，應該很特別注意他。——（向李索耳）從前在女攝政統治下，您是不是

這城裏四個護軍使中間的一個呢？

李索耳 榮幸得很，女攝政陛下封我做議事大臣。

得爾流 那末，當時的朝政做得那樣壞，也不足爲奇了。

華耳喀 （在棹旁站着準備坐下）有人說您參加過基隆堡宮的宴會，是不是？

李索耳 是的，先生。

華耳喀 那末，您承認並且贊成叫化子（Guerrx）黨的服裝了。……他們所用的叫化子

袋和碟子就是反抗西班牙王的記號，是不是？……

李索耳 我當時曾極力反對這沒有利益而可笑的舉動，我把我的意見對不勒德羅得

先生說過，威廉親王也表示贊成的。……

華耳喀 正是！說到威廉親王，有人說您是他的朋友。

李索耳 先生，我從小就跟他做朋友，而且實在是他最忠誠的朋友。

諾亞甘姆 怎麼？您對這個叛徒也效忠嗎？

得爾流 您對這個邪教徒也效忠嗎？

李索耳 他秉着良心做事！——凡是個有腦氣的人，就忠臣不事二主，所以晚上都可以

好好地睡覺哩……

華耳喀 您做他的朋友還可以過得去，不過您犯了他的同謀者的重大嫌疑；現在您到了這裏來要洗脫這個罪名才好。

李索耳 請諸位先告訴我我所犯的罪，然後我才能夠答覆。

華耳喀 （米格爾給他一張報告單）伯爵，您所犯的罪是離城達四日之久，而您離開城裏的目的却是去會見海上叫化子黨的首領。

李索耳 這是誰說的？

華耳喀 （指出一個間諜的報告，他由右邊出來。）是這個人！……你把你知道的事情說出來！

間諜 我知道伯爵老爺禮拜六中午離開了他的家裏，到今天禮拜二下午天要黑了才回來……

李索耳 這個人是因為在我家裏偷東西被我趕出去的馬夫！他每天不過是為贖司令

部三十生丁所以才做了這種騙人的報告來害我的。如果我要他對天發誓說我絕對沒有離開我家裏的話，我給他六十生丁也就夠了。

（兵士們笑且在間諜出去時，向他呼喊。）

諾亞甘姆 不要吵，靜靜！（間諜下）這裏還有一個證人。法院書記官昨天禮拜一下午到過您家裏去，您不在家。

李索耳 我那裏能夠預先知道他會來呢！

華耳喀 也好，不過您的太太被他問過，當時她神色張惶，語言支吾，說您出去了！

李索耳 事實上我是不在家的……

華耳喀 也好，不過您應該證明您是戒嚴時間以前回家的！

李索耳 請諸位也用一個證人來證明這個！

諾亞甘姆 容易辦！因為您是最有錢的市民，您家裏住着一個西班牙軍官！

李索耳 不錯，藍賁隊長同三個兵士住在我家裏的。

諾亞甘姆 (向米格爾說) 馬上去叫藍貢隊長來。(兵士們跑出去) 先生,請坐吧,如果

藍隊長的報告沒有明顯地證明您昨晚是在家的話……那末,您不在家是明瞭了,毒刑拷問會使您招出來的!(他們看卷宗簽字)

李索耳 只得聽天由命了!(他回到原位)

鐵木易 (半低聲) 哎喲!完了!可是還有希望!

李索耳 (聲低而快) 侯爵,我是一個死人了!

鐵木易 可憐!真的嗎?您當真離開過城裏嗎?

李索耳 離開過四天……這位隊長就要證明我不在家的!這樣我一刻鐘也活不成了

……先生,時間不多了,您可以替我把這件不幸的事告訴我家裏的人嗎?

鐵木易 呵!那我是很願意的!

李索耳 如果您能夠逃出這個地獄,因為我對於這個有堅決的希望……請您到大市

場我家裏去找李索耳伯爵夫人……把我被他們處死的消息告訴她……

鐵木易 先生，人格担保，我一定做到的。

李索耳 您要溫和地跟她說，您明白嗎？千萬慎重……可笑得很，先生，我的頭髮已經蒼白，人老心不老，我還是用二十歲年紀的熱情去愛我的女人……這裏我固然顯示着懦弱，但是不是一個兵士在戰慄着；而是一個丈夫在感動着死別的時候就要到了，我自信爲失去幸福流幾點淚，並不是懦夫的行爲呵……

鐵木易 先生，請您信任我……不過這次出城總是有目的吧……裏頭一定藏着什麼計畫無疑了……

李索耳 是的！

鐵木易 那末，請您把我完全當做一個朋友看待吧……我敢對您發誓，假使我能夠幫
忙……

李索耳 謝謝您，不過幸虧在還沒有被捕之前我已經把一切都準備好了！

鐵木易 那好極了！

李索耳 我是不能得救了……可是會有人來替我報讎的……

米格爾 藍貢隊長來了！

第四場

人物依舊： 加上藍貢

諾亞甘姆 隊長，請上來！——你現在是住在李索耳伯爵家裏嗎？

藍貢 是的，先生，我同我隊裏三個兵士住在他家裏的。

諾亞甘姆 從那一天起？

藍貢 從上個禮拜日起。

華耳喀 很好……你可以證明在最近四天李索耳先生在他家裏嗎？

藍貢 最近四天嗎？

得爾流 是的……比方昨天白天你有看見他在家裏嗎？

藍貢 司令，昨天白天他不在家。

（兵士們有動作。）

華耳喀，得爾流，諾亞甘姆。（面有得色）呵……

藍貢 不過，昨天晚上我看見他的！

華耳喀，得爾流，諾亞甘姆。（驚異）昨天晚上嗎？

（李索耳有動作。）

藍貢 是的，司令……或者，說得好一點，昨天深夜吧！

華耳喀 你要想清楚，藍貢，你說的話靠得住嗎？昨天夜裏你看見這位李索耳先生嗎？

藍貢 的確看見……我並且還同他打架過！（有動作）

李索耳（在旁邊，驚異，自白）同我打架？

諾亞甘姆 怎麼會打架？

藍貢 諸位先生，昨夜我吃得很飽，吃完了晚飯之後回家，因為多喝了一杯酒，頭有一點

兒暈，又沒有燈光，我就用我的劍尖試探着樓梯上樓……奇怪！到了第一層樓有人從伯爵的房裏衝出來，由一位婦人拿燈照着，這個人跟我相碰一下……我就喊：「是誰？」——嘿！是誰是你自己嗎？……我再不能夠從我自己的房裏出來嗎？……我拿起劍來……伯爵把我的劍奪了丟在樓梯底下，對我喊了一聲「醉鬼！」就走了！叫我做「醉鬼」未免難受……我至多不過有一點兒醉吧了，可是我承認冒犯了我的房東是錯的，後來我也就安心地在樓梯上睡着了……

華耳喀 伯爵，您聽明白了嗎？

鉄木易 （向李索耳說） 先生，人家同您說話哩。

李索耳 （勉強） 是的，先生，是的，我聽見了……

諾亞甘姆 他說的話確實嗎？

李索耳 （勉強裝着鎮定的樣子） 都是確實的。

華耳喀 那末，實在是您嗎？

李索耳（面色變白）如果不是我，還有誰能夠在那個時候從我的房裏出來呢……

隊長，您會懷疑過一會兒沒有？

藍貢 一秒鐘也沒有懷疑過。

李索耳 所以諸位先生很看得出我昨夜是在家裏的……

得爾流 我們只好相信了！

諾亞甘姆 華耳喀，你的意見怎麼樣？

華耳喀（低聲）放他吧！……早晚有一天會落在我們手裏的！

得爾流 我們去吃晚飯吧！

諾亞甘姆 今天審案審得太多了，就此停止吧！（兵士們動作）伯爵，你沒有罪了！

（他們站起來，兵士們跳下地上來準備保衛他們出去。）

鐵木易（向李索耳高聲喜悅地說）先生，得救了！

（李索耳神氣散漫不答。）

諾亞甘姆 (看見鐵木易) 呵! 這個人是誰?

鐵木易 哦! 請您不要管我吧……

諾亞甘姆 怎麼一回事……

鐵木易 沒有什麼事! 您們不必爲這一點兒小事麻煩……您們去吃晚飯吧!

諾亞甘姆 怎麼……喂, 您是誰?

鐵木易 我, 算不上什麼人……鐵木易 侯爵!

華耳喀 原來是鐵木易先生!

(他們三人同時脫帽。)

諾亞甘姆 任明根拿住的俘虜!

鐵木易 對了!

華耳喀 您爲什麼也到這裏來啦?

鐵木易 (作戲弄狀) 您看就是。

諾亞甘姆 侯爵，我可以叫人立刻把您殺掉。

鐵木易 （歡喜地）呵！我看您不會那麼做的！

諾亞甘姆 對不起，您看吧！

鐵木易 不過我說您們不會那麼做……我們講理吧……現在我的身價恰好值十萬

金幣……這是我的票價——如果把我殺了，那我就一文錢也不值了！阿爾伯公爵

太會計算，一定不肯把這已經到手而且價值十萬金幣的肉票撕掉的。

得爾流 真的，——不過……

鐵木易 （聲低一點）何況您們總是沒有錢的！

華耳喀 不過……

鐵木易 （快活地低聲）不過您們的確是沒有錢，看吧……我很知道您們的財政情

形。

得爾流 先生……

鐵木易 (快活地,把聲音提高。)先生,您們再多說一句話,我就對您們的兵士們喊着說

您們下個月沒有錢發餉了……

諾亞甘姆 (急劇地) 侯爵……

鐵木易 (同樣) 您看得清楚!……去吃晚飯吧,諸位先生,請您們去吃晚飯吧!您們替

我向阿爾伯公爵問好!

諾亞甘姆 侯爵,您自己去同他問好吧,因為您就要跟我們一塊兒到宮裏去的。……

鐵木易 呵呵!

諾亞甘姆 侯爵,不論您願意不願意,您是要去的!……

鐵木易 好吧,諸位先生!不過要去還得換一個方式!……我先走,您們在後隨我走就是!

諾亞甘姆 侯爵!……

鐵木易 (驕傲地,明白地。)先生,在法國宮殿裏,鐵木易一家人都是跟着國王後面走的。

……我到不律賽爾不是爲不拉旁親王的憲兵司令行禮而來的!……

華耳喀 (不耐煩的樣子) 侯爵,您要這麼便這麼好了,我們走吧!

鉄木易 好極了…… (他轉過身去,看見許多兵士們把去路塞斷了。) 把這些人趕走,我不愛這一羣的人。(走過來向李索耳說) 伯爵,我極誠懇地向您行敬禮……我最迫切的快樂除同您再會之外沒有別的! (向諾亞甘姆,得爾流,華耳喀三人而且走着。) 諸位先生,跟我來吧!

(他們面前走過,鼓聲響着,兵士們再拿火把,大眾都漸漸分散,只有哨兵在遠處留聲,場中黑暗。)

第五場

人物: 李索耳 藍貢

李索耳 (出場時氣象頹唐,經過全場而向正在監視兵士們出入的藍貢說。) 隊長……隊長! ……我有一句話對您說。

藍貢 (回來) 伯爵, 悉聽尊便!

李索耳 (憂愁地看一看他) 先生, 您方才救了我的命; 不過……不過現在老實說吧, 由於您的俠義, 您未免把事情的本性變更了一點兒啦……

藍貢 我呢, 我所說的純粹是實話……您很知道的!

李索耳 (憂愁狀) 不, 我不知道…… (藍貢有動作) 隊長, 對不住! 我對於這次被捕現在還是不安心的……您想想看……記得不記得……您喝醉了……好, 您喝醉了……是您自己故意說的……況且又是在夜裏……在黑暗之中, 看得出很多跟這個一樣的事情……

藍貢 呵! 算了吧!

李索耳 我對您說吧, 您所說我從我的房裏出來的話, 連我自己也不大清楚!……

藍貢 天曉得, 從您的房裏出來呀! 您一下子就把我打到樓底下去的……就是我腦裏記不清楚, 我的肩膀還是記得的……

李索耳 可是這個女人爲我拿着燈光……的確的嗎？

藍貢 呵！伯爵，這個，您不是開玩笑嗎？我瞧着伯爵夫人同我現在看見您一樣，我還聽見您對她喊道：「回去，太太……快一點回去，小心吧！」

李索耳 我說過這些話嗎？

藍貢 說得很清楚……

李索耳 以後，門就關上了嗎？

藍貢 並且關得很快……現在您想起來了嗎？

李索耳 是的，謝謝您，先生，謝謝您……

藍貢 誰不怨誰！巧得很，您的手怎麼樣了？

李索耳 我的手嗎……

藍貢 是的，當您把我的劍打掉了的時候，您的手是被割着而且傷得很厲害的！

李索耳 對的……我……

藍貢 您叫了一聲「哎喲」……等我再把劍拾起來的時候，看見上面還染了許多的血！

李索耳 實在是對的……

藍貢 這是您的右手受傷了。（他指着李索耳帶着手套的右手）

李索耳 對的！

藍貢 等兩三天，就可以好了吧！

李索耳 或者兩三天就好了。

藍貢 事實上，我們應當把手拿出來給他們看一看，當做您在家裏的證據……

李索耳 真的，這個記號……

藍貢 不用說，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證據！（他出去）

李索耳 （急劇地）是的！

藍貢 （回轉來）您說什麼？（聽見收隊的號聲）

李索耳 沒有什麼……再會吧，隊長！

藍貢 您聽，吹收隊號了……（向門外右邊喊）關鐵門啦！

米格爾 （在更遠處）關鐵門啦……

遠處聲音 關鐵門啦……

藍貢 伯爵，所有的門都要關了，回府吧，不要在街上停留……因為您已經沒有罪了，您

安心回去吧！（他再出去）

李索耳 （不安地自說）沒有罪了……唉！痛苦是沒有止境的……我正覺得痛苦在

開始呵！（他慢慢地出門而去）

藍貢 （在深處）把鐵鍊加上去！

兵士 （更遠處）把鐵鍊加上去！

更遠的聲音 把鐵鍊加上去！

第二幕

第二景

在李索耳家裏——室內裝置是佛拉孟式——房間寬大，裝飾富麗而堂皇嚴肅。牆壁下半段是用木裝置的，高與人齊，上半段是用花布飾着。天花板有樑，左邊前方，有小門一扇，再進去是進出的大門。遠處向左邊有壁爐一座，火在燒着。在右邊，遠處，有一個大而闊的十字形花玻璃大窗，外面是市政府的廣場，月亮照得光明。在前方的右邊，放着一架佛拉孟式的櫥子，放着餐具和銀器。在場的左邊有棹一隻，在其左右兩邊各放椅子一隻，前方放着高的椅子一隻，右邊放着佛拉孟式有靠背可以坐兩個人的椅子一隻。

第一場

人物：多羅來 居都爾 管家

管家（在餐廳門檻上）伯爵夫人還沒有從天主堂回來嗎？

女僕（即居都爾）（在右邊）我相信這就是她了……

（門開了，多羅來進來，經過全場，脫披肩把塗經放下，經靜默些時之後，當女僕把披肩放在壁爐右邊的椅上的時候。）

多羅來 加耳洛先生沒有來嗎？

女僕 沒有來，太太。

管家 太太開晚飯嗎？

多羅來 幾點鐘了？

管家 八點敲過了，太太。

多羅來 等一會才開！你們不要打擾我！

女僕 太太，加耳洛先生來了。

多羅來 (喜形於色) 呵!到底來了……

第二場

人物依舊: 加上加耳洛

加耳洛 (面色蒼白,作憂愁狀,走過場中去吻多羅來的手。) *叫你的底下人出去!

多羅來 (低聲) 你怎麼了?爲什麼面色這樣白啦?

加耳洛 (低聲) 讓我們單獨談一會兒……阿彌陀佛,只要我們兩個人!

多羅來 (低聲) 在這個時候,我那裏能夠做得到……他們都會起疑心的。

加耳洛 (低聲) 無論如何,叫他們避開才好……

多羅來 居都爾……

女僕 太太。

*多羅來 加耳洛

多羅來 去把碗筷排起來！

（女僕同管家一齊出去，把一扇門閉着，當時加耳洛把他的大衣和帽子放在窗口的椅子上。）

第三場

人物：多羅來 加耳洛

多羅來 （和加耳洛同時，急劇地。場中沒有聲音，兩個躊躇地。）你痛苦嗎？這處傷痕……你的手怎麼樣？……

加耳洛 不要緊！

多羅來 這是看得出來的呀……把你的手給我看看！

加耳洛 對的，這是看得出來的；不過，誰會去猜牠？

多羅來 這位軍官呢……

加耳洛 一個醉鬼……他再不會記得的……不……跟這種事情沒有關係的。

多羅來 (憂愁) 還有什麼別的事嗎?

加耳洛 (勉強) 他回來了!

多羅來 (急劇地) 不會有這麼一回事的!

加耳洛 是, 不錯的, 喀連納看見他的!

多羅來 可是他沒有回來呵……

加耳洛 唉! 天啦! 他沒有回來……可是, 他在城裏的……這是的確的事……

多羅來 (坐下, 停一會兒) 那末, 他總會回來的, 是不是?

加耳洛 (用驚奇的神氣看她) 多羅來, 你說這樣的話, 好像是你希望過他不回來的樣子!

多羅來 你呢?

加耳洛 (急劇地) 如果我有這種可惡的希望, 就會天誅地滅!

多羅來 那末, 對了他回來, 使我失望, 使我發怒……老天不應該叫他回來呵!

加耳洛 (來坐在她的旁邊) 天嗎?

多羅來 是的,天……因爲他是一個奸賊,這個人……

加耳洛 你怎麼知道呢?

多羅來 呵!我怎麼知道!——你以爲他所說出去辦事的話就瞞得着我嗎?……就是他

黑夜出去的時候所說到魯文門去參加佈道會的話也不能夠瞞着我的!

加耳洛 他嗎?

多羅來 我既然對你說了!我想你是一點兒都不知道的!你同我一樣,你也是天主教徒!

……他不會把你當做誓反教的忠實信徒;不過我回答你,我三個月來,他每兩天就到一個我跟你說過的地方去;因爲有一次,我在後面跟過他,他一點兒也沒有疑心的。……

加耳洛 (憂愁狀) 你做過這種事情嗎?

多羅來 我做過的!

加耳洛 這次旅行你以為他到那裏去呢？

多羅來 這些可疑的人們時時刻刻來問他回來的消息又是做什麼的？他每次出外都是鬼鬼祟祟的……這次出去是有性命危險的！他對於你這個不做叛徒的人，或者終不會把他的主意告訴你的……可是，我呢，就是他這樣守緘默，我也猜得着的，我們看吧！……當有人要在阿爾伯公爵的女公子身上來報公爵兇暴的仇恨，你在憤怒的民衆手裏把拉法爾小姐救了的時侯……他對這個消息有什麼表示呢？……只有這一句話「你盡了責任啦！……」這種事情要是一個盡忠於現政府的人，就常用很熱情的態度來慶賀你的……以我女子的天性來看，這是不會錯誤的……況且他是誓反教徒，怎麼不恨阿爾伯公爵呢？……反教的叛徒！大逆不道的奸賊……這是事實……我也可以斷定這個人是在那裏謀反的……

加耳洛 （站起來，急劇地。）可惡得很……不要說了……如果有人聽見了，怎麼辦？（一方面看着有門那邊，他走到椅子背後去。）

多羅來 (大聲地說) 嘿! 不干我的事!

加耳洛 那他的性命就要完了……而且還有別人的性命也就跟着他一齊完了!

多羅來 什麼別人……我想你不在內吧?

加耳洛 (急劇地) 怎麼會這樣想!

多羅來 那末, 別人與我有什麼關係……尤其是他——他死了我們當可以相愛而不犯罪了!

加耳洛 可是你這種希望, 就是加犯了一條罪……

多羅來 像我們這樣生活不是比什麼都壞嗎? 再則, 這種生活不是一種可怕的刑罰嗎?

加耳洛 唉! 天啦, 是的!

多羅來 那末, 怎麼辦呢? (靜默, 加耳洛站着, 手臂靠着椅背, 兩手捧着頭。) 到底, 應該立定主意, 是不是我們不能夠這樣繼續下去……我們要怎麼做才好?

• 加耳洛 多羅來

加耳洛 只好照我們一直做到現在的辦法做去就是了……撒謊，撒謊，再撒謊！

多羅來 這樣，你的心就會安嗎？……白天因避嫌疑，只好把門開着才敢說話；就是夜裏來說吧，我們怕有像昨天那種危險，這豈不是討厭嗎？

加耳洛 你很明白我所想的事情！

多羅來 可是這個人回來，到底於我有一種可怕痛苦……我愛你而我是已經嫁給他了……（她起來跑到場的左方去）。

加耳洛 多羅來！

多羅來 他回來，對於你是沒有關係的總而言之，於你有什么妨礙？……也不過假裝同他握握手，說一句友誼的話……如此而已……可是我呢？

加耳洛 小心……你的用人在那邊呀！

多羅來 那末，趕快把門關上。

•多羅來 加耳洛

加耳洛 爲什麼？

多羅來 不要做有意的樣子！

加耳洛 ……我不能夠！

多羅來 我去關吧！（高聲帶有客氣的樣子）這火不夠熱吧？這裏要把人凍死了！

加耳洛 （到壁爐那邊去）是的，不錯，太太。

多羅來 （自在地）哎呀，門開着呢！（叫）居都爾！……居都爾！……

女僕 太太。

多羅來 把門關起來！

女僕 好，太太。（她把門關了之後走了）

多羅來 門是關好了……現在，說老實話吧，加耳洛……這就是我不願意這樣生活下

去！如果你也同我一樣地厭倦……（她坐在棹的左邊的椅子上）

加耳洛 我固然是厭倦……呵！你以爲我時時刻刻要自己受着撒謊刑罰的痛苦就不

是跟你所受的痛苦一樣嗎……我的眼撒謊，我的嘴撒謊，我的手撒謊，難道就不是痛苦嗎？但是，這是不正當的……這是可恥的……如果你要我說的是那些話……那麼，對了，我厭倦……厭倦得厲害……厭倦得可怕！（他走到左邊多羅來背後去）

多羅來（憂愁） 厭倦得那麼厲害嗎？

加耳洛 是的，不錯，厭倦得多麼厲害！

多羅來 爲什麼……總而言之，你有什麼痛苦，你……爲你的愛情，我在這個世界上受

盡痛苦而在那一個世界裏我自己作孽，墮入地獄……可是，你爲我犧牲了什麼來做交換呀？

加耳洛（走到棹子左邊）你問我爲你犧牲了什麼嗎……我爲你犧牲的是我所有最

好的和最神聖的……我的榮譽和我的忠誠……我心神的安寧……我自己的人格……我有一種快樂，這種唯一無二的快樂就是自己能夠對自己說：「我是好人，

多羅來 加耳洛

我盡了我的本分……」（他又走向前所站的地方去）

多羅來

（憂愁地看着他）

加耳洛

加耳洛

（走近她）

噫……

我在這屋子裏所扮演的角色是夠討厭的……這個人他

把我叫做他的朋友，他的手臂，他的心都爲我張開起來……這個仁，義，忠，信兼而有

之的人，我不應該欺騙他……這還沒有完……這個人應該很有道德，令我崇拜……

……是的，那說起來是可怕的，而且又好像是瘋狂似的……由於爲他的友誼，我當

把像我一樣地欺騙他的人勒死……我是你的情人……我沒有勇氣來停止不

再做……啊！如果我也像你一樣地去厭惡他……老天有眼……我連痛悔的心思

都沒有了……你能恨他是很有幸福的……我呢，我愛他……是的，我愛他……你

瞧那是比什麼都可恥的……我愛他而我對他撒謊！我騙他……我偷他……

多羅來

（驚訝狀）

你不再愛我了嗎？從前你倒沒有過這些廉恥心呵！

多羅來

加耳洛

加耳洛 呵！你說內心痛悔的話吧……方才你責備我沒有痛悔心呵！

多羅來 （同樣不安狀）你現在痛悔太多了……說老實話吧……說呀……你沒有

一點兒愛情了嗎？

加耳洛 假使我能夠！

多羅來 你瞧得明白！

加耳洛 （很近多羅來，而不看她。）我看，我看我也是一樣沒有力量把這不可避免的情

慾趕出我的心外去，跟我以前沒有能力去禁止牠一樣……你用魔術把我緊緊地

束縛着，使我身不由主地愛了你，要了你……就是現在我咒罵你，我愛你而我還是

要你！

多羅來 （站起來）你得說明究竟……你要我比你更有勇氣嗎……你要我還你的

自由嗎？

加耳洛 多羅來！

多羅來 那末，永別吧！……你去吧！……我不再要你了！

加耳洛 （把她提到懷裏而且很親切地）哦！你做做看……我殺掉你！

多羅來 （一樣也投到他懷裏去）呵！是的，你愛我！……那末，你把我從這個人手裏解救

出來吧！……你帶我走吧！

加耳洛 帶你走？

多羅來 把我帶到天邊去！……只要我們獨自兒兩個去自由自在！……喂，我們就在今

夜逃吧！……

加耳洛 呵！天或允許！……不過這是不可能的！

多羅來 爲什麼？

加耳洛 我們不能夠出城呵！

多羅來 這是真的，可是明天能能夠不能夠呢？

加耳洛 不要多說了，有人來了！

（他們急忙地分開。）

第四場

人物依舊：加上居都爾 約納

女僕（急劇地，變形於色。）太太，這是約納，打鐘的……他帶一個不好的消息來了。

加耳洛 不好的消息嗎？

約納（進來，變形於色。）太太，伯爵還沒有回來嗎？

多羅來 沒有！

約納 那末，一定發生不幸的事件了……今天下午他給人家抓住了！

加耳洛 捉去了！

約納 是的，隊長！

（加耳洛匆匆地到窗邊去拿衣帽而約納和居都爾則在門檻上說話。）

多羅來 (低聲) 你要做什麼!

加耳洛 (也低聲) 如果能夠的話,我去救他!

多羅來 (低聲) 你能夠救他嗎?

加耳洛 呵!尤其是我,應當去救他!……(高聲) 約納,拿火把來,我們走吧!

(約納同居都兩匆匆出去。)

多羅來 你不要去! ……

加耳洛 如果他的性命丟了,怎麼辦呢?

多羅來 那末,你要怎麼辦?

加耳洛 (到右邊去,怕) 呵!多羅來,你使我害怕!……

多羅來 你既然可憐他,你去救他吧!救我的丈夫,救我的主人!……我再沒有明天來爲你去欺騙他!……也沒有今天晚上來爲他去欺騙你!……這實在是太不幸了!

多羅來 加耳洛

加耳洛 (感動) 呵! …… 惡魔!

多羅來 (有情的神氣) 我愛你!

約納 (在門檻上, 喜形於色) 伯爵回來了! ……

第五場

人物依舊: 加上李索耳。

加耳洛 (跑到李索耳那邊去和他握手, 真情畢露) 天主保佑 …… 你從這些劊子手的手裏活着回來了! ……

李索耳 (同他握手, 目視多羅來) 你曉得我被捕嗎?

多羅來 (到李索耳那邊去, 以額向他很感動地看他) 約納剛才告訴我們知道的! …… 親愛的伯爵! …… 我們兩個人害怕得很! ……

約納 李索耳 加耳洛 多羅來

李索耳 (執她的兩隻手, 吻她的額, 感動地看她) 你發抖, 多羅來!

多羅來 是的, 才知道這個消息……你又立刻回來了!

李索耳 多羅來! 你定定心吧! 你看我現在在家裏, 和愛我的人們一塊兒了……不過你的臉全白了!

多羅來 (勉強裝作笑容) 不要緊……

加耳洛 (把他的衣帽放在棹上之後) 她感動得過分了!

多羅來 是的……

(李索耳到窗邊去, 把劍放在棹上) ……

加耳洛 (低聲, 對多羅來) 我們倆在這兒所做的事豈不是夠可恥嗎?

多羅來 (一樣) 還有更可恥的! (向李索耳, 他回轉來) 我就叫他們給你開飯, 親愛的

* 加耳洛 李索耳 多羅來

* 加耳洛 多羅來 李索耳

伯爵，你應該餓了！

李索耳 不餓！——我有事情要先同加耳洛商量……把檯面預備好，叫他們出去。
多羅來 我就去同他們說！（她出去）

第六場

人物：加耳洛 李索耳 約納

李索耳 （看她出去之後）約納，把門關上，小心看好！

約納 是的，伯爵。（他站在門前）

李索耳 （對加耳洛說）現在快一點！——你方才看見喀連納嗎？

加耳洛 你一到之後，約納就來通知我們，巴格齊爾和郭納里同我……所以我就曉得
你回來了……

約納 加耳洛 李索耳

李索耳 我這次旅行的結果，你也曉得嗎？……

加耳洛 我們都知道了！……威廉親王帶他的遊擊隊來幫助我們；昨夜已經秘密動員由蘇亞迄森林中開來的……

李索耳 而且現在他藏在拉剛布耳森林裏，離這裏不過只有兩三里路吧了。

加耳洛 到底……是今天夜裏發動不是？

李索耳 （握他的手）就是今天夜裏！……

加耳洛 那末，這大戰的時候，解放的時候，忘記一切的時候到了，願天主降福！

李索耳 親愛的加耳洛。

加耳洛 你永不會曉得我如何渴望着爲國盡忠，做一回英雄好漢，和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李索耳 那末，好極了！……一切都準備妥當了嗎？

加耳洛 都準備好了！紡織工人義勇隊由巴格齊爾指揮；製革和釀酒工人義勇隊由郭

納里指揮，長槍隊由我統率……

李索耳 關於這件事，法院書記官會到過你家裏去……

加耳洛 是的，到我家裏去爲的是繳械的事情……你想想我會管他嗎？——而且這道命令於我還有用處啦。

李索耳 怎麼？

加耳洛 （指着窗外的廣場）廣場週圍的鉄鍊可以阻止親王的騎兵前進的！今天晚上我打算藉口運輸我的長槍來得到打開鉄鍊的命令。

李索耳 這麼說，那末十點鐘在魯文門的壕塹裏的約會，你就不能夠同我們一道去啦？

加耳洛 不要緊！我去，你們也用不着我！至於我在這裏可以把我的人馬準備着……我的軍械齊備，經過方便，也是好的！

李索耳 那末，我們在市政府再會吧！

加耳洛 在十一點鐘從約納家裏進去。

李索耳 (走近棹邊，加耳洛則到棹上去拿他的衣箱。) 約納!

約納 (走近來) 伯爵，有什麼事情?

李索耳 喀連納把命令給你了嗎?

約納 都給我了!

李索耳 人家強迫你跟他做同伴的兵士怎樣呢?

約納 那個號兵嗎? 他在那邊廣場的中央，睡在雪裏!

李索耳 喝醉了嗎?

約納 醉得要死了。

李索耳 好!——現在，去吧，不要多說……尤其是在你的女人面前少說爲妙。

約納 (到場中前面的門旁) 打鐘的老婆……怪可憐的……(把手指着他伸出來的

舌頭) 她的舌頭好像是一個鐘錘那裏能夠靠得住呵!(他出去把門關着)

李索耳 (向加耳洛) 你要走嗎?

加耳洛 是的，我同約納從花園裏出去。

李索耳 去吧，親愛的加耳洛，走吧！——今天夜裏比什麼時候都要緊，我得壓緊我的心，一個忠誠像你所有的一樣的心……

加耳洛 （不安）夜裏再會吧！

李索耳 （走到窗旁）夜裏再會！

（加耳洛出去。）

李索耳 （自己一個，對自己說。）祖國！你不曾懷疑我的忠誠的……我先把你的事情做了，然後來做我個人的事體！

第七場

人物：李索耳同多羅來

多羅來 （從大門再進來）現在……（停止）加耳洛不在這裏嗎？

李索耳 是的，多羅來，他走了……我們的底下人都退出去了。

多羅來 （走到棹的右邊）你命令他們出去的嗎？

李索耳 是的，我絕對希望我倆單獨在一塊兒，我有要緊話要跟你談談。（他走到左邊

更遠的地方去，把兩扇門都關上，然後再過來。）

多羅來 （憂愁）有話跟我說嗎？

李索耳 是的。

多羅來 關於那一件事情呢——你好像有煩惱似的。

李索耳 （很注意地看她）多羅來……當我不在家的時候，屋子裏發生了一件事情……

……你會聽見說過昨夜有人看見一個人從你的房裏出來嗎？

多羅來 （急劇地）從我房裏？

李索耳 是的……

李索耳 多羅來

多羅來 沒有這樣的事!

李索耳 不……事情是沒有可疑的!——爲保全你我兩人的名譽起見,現在只好查問明白怎麼這個人會在你的房裏呢……

多羅來 嘿!我那裏曉得……

李索耳 我們共同研究吧……

多羅來 或者我的女用人當中有一個……

李索耳 怎麼說到一個女用人了,這個人會向她喊:「不要緊……太太,回到你的房裏去……」(多羅來有動作)因爲人家是這樣說太太的……

多羅來 (怕) 沒有這樣的事!

李索耳 爲什麼他說了有人聽見呢?

多羅來 (忘其所以)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這個西班牙人撒謊了……

李索耳 (聲音響亮) 你從那裏曉得這是一個西班牙人所說的呢?所以,這事是真的

嗎……是你的情人嗎？

多羅來 先生……

李索耳 你的情人……你敢說一個不字嗎？

多羅來 （堅決地）是的，沒有的事！

李索耳 呵！

多羅來 你強迫我說，先生，我只好說了……

李索耳 沒有後悔……沒有恐懼……沒有羞慚……難道你廉恥喪盡對這種事不會

拒絕嗎？

多羅來 由你說吧，我對這種事是沒有不自重的，先生，不要責備我所留下來唯一的忠

誠……自承兩個字……不錯，這是真的……我是有罪的。而且我知道據你看起來，

這是不能夠原諒的，因為這個你是可以憐憫我的！殺死我吧！你有殺我的權利，我已經準備好了……不，我不再用撒謊來救我的性命了。不……我裝偽作假都做夠

了！感謝天主……現在你全知道了……殺死我吧，我們就此完結，算了！

李索耳 你竟然敢跟我說這種話……你……

多羅來 呵！先生，這是你不知道我所處的地位呀！我可以對你發誓：總有一天死就是一切的解脫……到底……到底……我不必再勉強用永遠的微笑來掩飾我的愁悶……不必再勉強來順從你使我難受的怪脾氣……不必再勉強來對你裝做愛你的模樣，其實我只有恨你。

李索耳 你恨我！

多羅來 你要知道，我能夠對你說這種話，還是我高興的一種事情！（她跌在椅上坐着右邊）

李索耳 恨我嗎？你未免太不自重，忘恩負義，下流卑鄙……這樣，我對你有愛惜，倒使你很難堪的，你是一個貧苦的孤兒，我因愛你所以對你說：我的財產，我的爵位，我的名字都在這裏，由你拿去，這些都是你的……當時你的母親很貧苦病在床上快要死

了，家裏沒有生火，桌上沒有麵包，我在這城裏最黑暗，最可怕的地方把你在這小街上可憐的屋子裏解救出來，這一天便是有罪了嗎？……你以為我是一個多愁善妒，於你很不方便的丈夫，這些便有使你恨我的價值嗎？（譯者按以下要用自言自語的口氣。）那末你就盡一個正人君子所應盡的義務吧！……你心裏只應該有一種念頭：就是想到這個女人的幸福只要能夠博得她一些兒的愛情就行了；……那知道你回到家裏去的時候，人家還當作你是一個傻瓜來看待！……好像你犯了不容分辯的重大錯誤似的，而且還像對你說：不錯呀，就是這麼樣！……以後呢？……還可以再進一層來說：這就是能夠證明你是有罪呀！

多羅來 呵！天啦，不錯，你是有罪的！

李索耳 我嗎？

多羅來 你！……你待我好……先生，我很明白……可是我用我的心去付感恩的代價已經十年了！天曉得，我當初到你家裏來是一個好女子而且還決定去做一個賢妻

良母……你曾幫助過我嗎……永遠沒有過……我感激你的心情爲你的煩惱所消滅，而貢獻你的溫存也爲你的冷淡所遮斷……

李索耳 我！我的愛情……

多羅來 （站起來，走到右邊）你的愛情……呵！我們說一說你的愛情吧……你以爲我不知道在我面前得到你的愛情的人是誰嗎……我的情敵，我曉得她……這是你所最愛的法郎德耳……你的祖國，你常常說的祖國……那才是你的真正的妻子，你的情婦……那才是你的愛情……可是你愛我……沒有這回事！

李索耳 咳！你對我所剩下來的唯一的信仰也毫無容情地加以侮辱了。

多羅來 可是，誠意來說吧，喂……你使我過着什麼生活……你所有瘋狂的熱情都被你所謂的自由吸引着而我却不知道這個自由是什麼……我覺得你可疑的旅行……晚上的外出，和吃飯時的靜默，你的眼睛只向空洞的地方找尋一種躲避我的

多羅來 李索耳

神祕目標，在這些情況當中過生活就可以忍耐得住嗎？……可是，我在那裏，我明白，所以自言自語地說：「他又在想念祖國啦！」我痛苦的日子和流淚的晚上不知道有多少，你從來沒有計算過！……你不但沒有顧慮到一個和你談情的有心人可怕的孤寂而且把「愛國主義」來答覆她！……其實佛拉孟國的自由與我有什麼關係？……我是一個女子！……我唯一的祖國就是愛情——如果你愛我的心有愛祖國的心的四分之一的話……我倆的感情決不會破裂，也就不會到今天的地步了！……

李索耳 愛國和愛你，這不是唯一而同樣的理由，對於這一點，我用不着使你明白！

多羅來 不，我承認我不會明白的……

李索耳 你真是配做侵吞我們而自墮地獄這一類的女子！——呵！可惡極的西班牙！殘

暴而自私自利的西班牙！你瞧，那才是你的血統！……

多羅來 有理！……我們兩個民族不是為聯合而產生的！……而是為彼此互相殘殺而

產生的……所以你不應該娶我，我西班牙女子信奉天主教足以自誇，不當配一個佛拉孟丈夫……一個謀叛的，反教的和背誓的丈夫！

李索耳 你曉得什麼？

多羅來 現在不管什麼完結算了！（她坐在棹前的小棧上）你是主子而我是奴隸！殺死我，我跟你說過了！我準備好了！

李索耳 這很合乎你們西班牙人殺婦女的口味兒！而我就不是這樣來責罰你的。

多羅來 那末，你怎麼樣來處置我呢？

李索耳 太太，等我曉得你的情人的名字之後，我才告訴你，你就說出來吧！

多羅來 （譏諷地）呵！如果你對我有這種希望！你不要做夢……

李索耳 這個人是誰呢？

多羅來 你不會知道的……

李索耳 這個人是誰……說出來！

多羅來 不，我不說！

李索耳 (強烈地，牽她起來，絞她的手。) 你非說不可……

多羅來 (痛而喊，逃到右邊去。) 你瞧得清楚，不一定是西班牙人也可以拷打女人的！

李索耳 (把她的手放了) 這是真的…… (自制着) 我這樣做是不對的……況且我

那裏用得着來問你呢？……我在這處傷痕上面可以認得出來是誰呀！

多羅來 (怕，低聲) 他的手！

李索耳 他的手！……是的，他的手，你已經說過了。

多羅來 (受嚇) 哎呀！他曉得……他會曉得是誰……他會殺他的！

李索耳 呵！是的，我會殺他！呵！是的，殺他！是的……我可以發誓，我會殺他的！

(外面打九點鐘。)

李索耳 (戰慄) 時候到了…… (他走到窗前)

多羅來 (另外在看他) 這又是佈道的時候了……

李索耳（躊躇之後，拿劍，走到左邊門前準備出去。）明天會，太太！等到明天你的情人死了

以後再會！（他出去）

多羅來（單獨一個）死……我的加耳洛……你殺他也得我容許你有時間去殺啦！

（她急劇地走過去拿她的披肩。）

第三景

魯文門外不遠的城壕，在右邊遠處，這城門是傾斜的，城牆的側面為鐘樓和房屋所遮掩。在全場面，壕之外有壕堤，堤岸傾斜，在壕堤和城牆之間斜向堤上。——左邊，有一條為觀衆所易見的道路，可以由堤頂走到壕裏。同方向的前方，有傾圮的磨坊一間，坊的下面有小樹木和障礙物。右邊有一塔只有塔頂看得見，遠處是田野，磨坊，一切都被雪蓋着而由月亮照着。——右邊在壕堤之前更在冰凍的壕裏掘一條廣闊的壕。

第一場

人物：威爾親王的軍官們甲和乙 又一兵士

（他們由左方路上謹慎地低行，使城牆上看不見。一個兵士隨他們在後。）

軍官乙 （在後）哲拉，你沒有看見什麼嗎？

軍官甲 （向右邊走）沒有什麼……壕裏的水結成很硬的冰，不過沒有一個人。

軍官乙 （指着爲觀衆所看不見而在塔後的哨兵）注意哨兵……

軍官甲 你自己小心冰裏挖成的這個大窟窿。

軍官乙 這月亮怪討厭的……

軍官甲 耐心一點，瞧，天上有雲了！……（向兵士）看好外壕堤上面。

（兵士上路上去，城內時鐘響着。）

軍官乙 聽十點差一刻鐘響了……

軍官甲 時候到了……還沒有人來……

軍官乙 奇怪！——不要說話！不要動！——有人來了……瞧，我們的人來了。

軍官甲 大概是的，不過躲起來，同志躲起來……（向兵士）你去通知親王！

（他們向左邊樹叢裏退去，李索耳在右邊出現。）

第二場

人物依舊： 加上李索耳 喀連納 約納 巴格齊爾 郭納里

（李索耳第一個前進然後直到台中，使手勢命別人隨他來，其他黨人由同一道路前進。）

李索耳 （獨自一個前進到左邊去，而看壕裏的雪。）這是雪上的足印——喀連納，他們來過了！

軍官甲 （向另一個）他們來了……

李索耳 （看見軍官們由掩蔽處出來）那是誰？

軍官乙 威廉親王。

李索耳 不拉旁公爵在這裏……上帝保佑您們，同志們！（他行禮，他的朋友們也都行禮。）

軍官甲乙 (前進，一樣地說着。) 也保佑您們，諸位！

李索耳 親王在那裏？……

軍官甲 在這裏……

(威廉親王由兩個兵士跟着，在左邊路上出現。)

李索耳 是的，就是他！……——喀連納，恐怕突然有人來，叫人看好那邊！……

第二場

人物依舊： 加上威廉親王

威廉親王 李索耳，我的朋友，我起先恐怕你有什么災難。

李索耳 幸而有上帝保佑，沒有什麼災難……親王，這些人都是我們這次起義的重要

首領們；只有一個在別處用他所有的權力來幫助我們的人不在這裏！

威廉親王 諸位，我在伯爵手裏來握我們親愛的手！——願上帝保護我們的理想成功！

衆人（敬禮）願上帝保佑親王！

威廉親王 現在，就做事吧！因為時間有限；不過，應先知道的……上面那些哨兵要怎麼辦才好？

李索耳 他們都是我們的人……

威廉親王 那末，我們就可以放心做事了，是不是？

李索耳 可以放心，一點兒都不要緊的。

威廉親王 這個大窟窿是做什麼用的？

李索耳 這是在冰裏挖成的一個大窟窿，爲的是拿來埋藏被處死的屍首之用的——

墳場都埋滿了，只好把他們丟在這個窟窿裏去了！

威廉親王 可憐的市民們……我們是在魯文和哥羅迄兩城門的中間吧。

郭納里 是的，親王，您看那邊上面就是魯文門。

李索耳 威廉親王

威廉親王 好……

巴格齊爾 親王，您在拉剛布耳森林裏面藏了多少人？

威廉親王 有精選的騎兵三千人，每個騎兵之後還跟着一個步兵……所以總共有精

兵六千人……

李索耳 本城很可以供給戰鬥員一萬二千人……人數是夠了！

威廉親王 是的，不過我的兵一定要能夠進去才好……

李索耳 親王，他們一定可以進去的！所有魯文門的衛兵和堡壘上的哨兵一樣都是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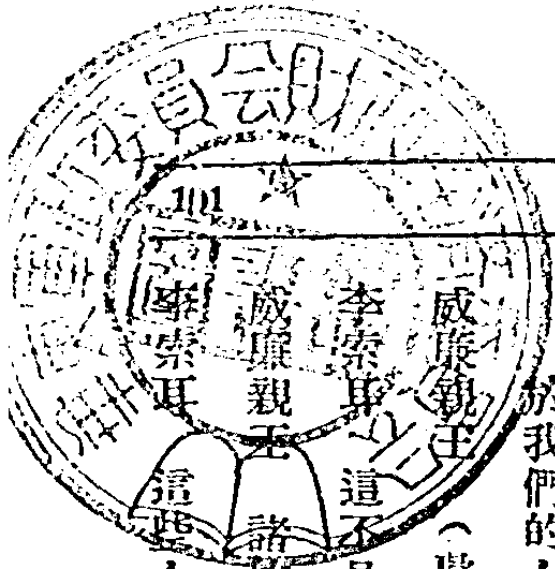
於我們的人。

（歡極）威廉親王 李索耳，你做到了這件事嗎？

李索耳 這不是我所做的，而是我離城的時候，由巴格齊爾和喀連納兩個人做的！

威廉親王 諸位，這是一種奇妙的手段……

這些人都是德國的傭兵，馬丁路德的信徒和新教徒，怕被阿爾伯公爵裁去。有



了這種恐懼的心理，所以他們才投到我們懷裏來。

威廉親王 好！那麼說，他們就會給我們開門了，是不是……

郭納里 只要鐘樓裏的號鐘一響，他們就會把城門打開來的。

威廉親王 誰去敲這號鐘呢？

約納· 我去敲的，親王。

威廉親王 約納嗎……

約納 親王認識我嗎……

威廉親王 當然認識你的！我忠誠的敲鐘的！

李索耳 所以在半夜裏約納就把大鐘一齊敲起來……吊橋一下，城門大開，而你所帶的六千人就衝到廣場上去……我們所有的朋友們也就衝到各街上去叫着：「同志們武裝起來！」喀連納搶到公爵府去，巴格齊爾把雅各伯修道院佔領……我到

威廉親王 約納 李索耳

市政府去……一萬個戰鬥員會由黑暗裏出來襲擊西班牙人，而阿爾伯公爵馬靴還沒有穿好就會被刺死了……

威廉親王 好……不過我們非小心預先布置妥當不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這一着在一小時內可使你失敗的。

李索耳 親王，在這種情形之下，約納就不要敲進兵的號鐘而敲叫您退兵的號鐘……

威廉親王 那末，另外還有什麼信號沒有？

李索耳 有的，——假使一切進行順利，他敲大鐘……

約納 (高傲地) 敲羅蘭鐘……

李索耳 不錯，羅蘭鐘……鐘聲像慶節日一樣敲着連接不停……

威廉親王 假使事情失敗呢？

李索耳 那末就敲着喪鐘的調子，這個調子在這帶孝的城裏總是時髦的……

威廉親王 進兵的時候敲召集鐘……退兵就敲喪鐘……好……

（時辰鐘在遠處敲着，另外一鐘隨後敲着。）

李索耳 聖居都爾教堂打着十點鐘了。——十一點動身，您的隊伍可以不動聲色一直來到距離堡壘約一千步的地方而且正好是信號出發的時候……

威廉親王 還有一句話……在街道上怎麼認識我們的同志呢……

李索耳 （指着劍上的白巾）親王，用這條白巾做記號，我們都把他縛在劍柄上或帽子上，很容易認識的……

威廉親王 這種辦法，我覺得非常聰明而且是好計……現在，諸位……我不要再使你們想到我們不幸的祖國怎樣了……唉！你們知道得和我一樣清楚……這是最後關頭……一不小心就都會失敗的……蒼天在上，朋友們……不要忘記……不要輕佻！沒有用的話不要多說……尤其是不要對女人多說！回到你們家裏去，把燈光滅了，把軍器藏好……全城今晚睡覺要比往常安靜……朋友們，我們就此分別吧！……一會兒再見……願上帝幫幫忙！其餘的事我們就好辦了……

李索耳 一會兒再見，親王！

喀連納 (指着左邊) 靜靜……有一隊巡邏兵來了！

李索耳 從那一方來呢？

喀連納 在壕堤上面。

李索耳 (憂愁) 爲什麼在那裏呢？

(約納爬在斜坡上去。)

巴格齊爾 這是哥羅迄門的巡邏隊巡到這裏來的。

威廉親王 諸位，快把頭低下去……不要作聲…… (向約納) 他們來嗎？

約納 (躺在斜坡上) 來了，親王……

郭納里 (看望右方，急劇地) 瞧！那邊也有一隊沿着牆向我們這邊來！

喀連納 那末我們就被兩頭夾攻了。

李索耳 (指着左邊) 喂，諸位，手裏拿着兵器，我們進攻這一邊就是。

(他拔劍，各同黨也和他一樣拔劍準備襲擊巡邏隊。)

威廉親王 你們發瘋了……這樣鹵莽是要失敗的……

李索耳 可是我們都給他們包圍在這城壕裏了，怎麼辦呢？

威廉親王 鎮靜，李索耳，鎮靜！(向軍官甲) 哲拉——叫我的冰島兵來，快一點……

在這牆後面去，諸位……讓我的海上叫化子兵去幹吧，他們對這些事情是內行的！

(他同軍官們一齊逃到左邊磨坊下面去，李索耳同他的黨人們逃到塔底下暗處。海上叫化子

兵從左邊荊棘叢裏出來衝進場中，全隊躲在斜坡上，這個時候在上面路上有六個人的巡邏兵

一隊出現。)

第四場

以前的人物都躲起來，依舊在場。加上一軍官 西班牙兵一隊 叫化子兵

(西班牙兵，因避免阻止他們經過的城壕，來到場中，但聞號令一聲，所有叫化子兵都出來同時

衝在他們身上，兩個人捉一個，頃刻間第一個用皮帶套在他頸項上，第二個解除他的武裝，西班牙兵突被襲擊，一個一個喉頭被勒住死力掙扎，一場無聲的惡鬥帶着些被扼塞着的苦喊，黨人們由暗處出來去幫助冰島兵，他們把西班牙兵都勒死之後就把他們丟在窟窿裏去。有的爬在外壕上把在斜坡上的雪滾下來；有的敏捷地把窟窿填好并且用腳去踐踏，其餘兩個兵士則收拾遺留下來的兵器。

李索耳 這個事情完了。

（叫化子兵走開之後由填滿的窟窿看起來沒有一個被掩埋的西班牙兵的痕跡了。）

威廉親王 （到小路上去） 半夜裏再會，諸位！努力吧！……

李索耳 快一點，親王！……這裏又有巡邏兵來了！……我們快走吧！

威廉親王 祖國萬歲！

衆人 祖國萬歲！

（威廉同他的軍官們急劇地由小路走了。李索耳同他的朋友們一塊兒擠在牆後，巡邏兵於是

在右邊出現，在月亮下穿過，安靜地在埋藏他們的同伴的雪上走過去，並再到小路上去，當他們到外壕上的時候，李索耳同他的黨人們從掩蔽處謹慎地出來，——曲背監視遠處的兵士，——而城裏的鐘響着。

約納（在外壕上）我的號兵不在那裏呵！

（他們在塔後消滅。）

——第二幕完——

第三幕

第四景

阿爾伯公爵辦公室。室內高大，頂作弓形，陳設豐富，但光線黑暗。——右邊，前方有一門。——前邊同一方向，沙發椅一。深一點在佛拉孟式的壁爐上面掛着西班牙王非力伯第二的像。室的形式是由台面延長而狹小的，右邊有側門一，深處有窗一，看得見城裏的房屋。——再出來一點，左邊有一扇大門。兩張棹子，上面全鋪着奧大利花紋的絨氈：一隻在前方左邊，一隻在右邊側面安置在壁爐之旁。——阿爾伯公爵，坐在火爐旁邊一隻大沙發椅上，而全身都是由爐裏的火燄照着，反照着，肘靠在棹上，注視着爐火。華耳喀和得爾流，坐在左邊棹旁在檢查信件。深處，杏爾老開，城裏的劊子手。鉄木易坐在獨腳的圓棹之旁，在一隻插着兩支燭的銀燭台的燭光下看書。——室內是用奧大利軍器做的火把插上大的黃色臘燭亮着。——公爵所靠的棹的左邊有一隻沒有

靠背的椅子。

第一場

人物：

阿爾伯公爵

華爾喀

得爾流

查爾

鐵木易

鐵木易

（手拿着書本站起來，走到左邊來。）這房裏的陳設優美使人覺得愉快！（向華

耳喀低聲）諸位，請問一聲！

華耳喀 侯爵。

鐵木易 公爵每天晚上都是這麼滑稽的脾氣嗎？

得爾流 （低聲）不是的，侯爵，這是拉法爾小姐的健康使他憂慮到這種地步的。

華耳喀 拉法爾小姐方才在晚飯的時候咳嗽，咳得很厲害，飯沒有吃完就走開了；他的

醫生阿爾培第剛才跟公爵會談過，我想病勢是很嚴重的。

• 得爾流 華耳喀 鐵木易 阿爾伯

鐵木易 可憐的孩子……

得爾流 現在當說到送小姐回到西班牙去的問題，阿爾培第主張法郎德耳惡劣的氣候可以使她死的，她應該在青天之下跟溫和而清香的安達路西（Andalousie）的氣候裏生活；在這個潮濕的地方，她恐怕活不到四月裏第一次有太陽的天啦。

華耳喀 這種離別是使公爵非常傷心的，因為他愛他那個孩子比世界上任何東西都愛得厲害！

得爾流 這個戰區裏的城市也不是一個女孩子居住的地方。

（一位書記官輕步進來而低聲向得爾流和華耳喀說話，而鐵木易則到右邊的沙發椅上坐着繼續看書。）

得爾流 （慢慢站起來，走過全場到公爵那邊去對他輕輕地說。）公爵，西班牙的信差到了。

阿爾伯 呵！國王的消息到了！叫他進來。（信差像書記官一樣輕輕地進來，鞠躬到九十度，行

了禮然後從小皮包裹取出信件把牠放在棹上的銀盤裏面去。）伯雷，你來得很快！

信差 老爺這落雪天氣，只走了十五天……而且還得避免竄佔鄉間的游擊隊。

阿爾伯 去休息休息……你明天才動身回去吧！信差同書記官一齊出去，阿爾伯把書信

拆開。華耳喀，國王陛下有一封親筆信給你。

華耳喀 （到公爵那邊去恭敬地接着信）國王對我太好了。

阿爾伯 得爾流，也有一封信給你。

得爾流 （同樣地接信，懺悔地吻信上的印。）天主保佑國王！

（華耳喀到棹上去拿剪刀把印下的絲帶剪去後，他到台前去看信，而得爾流則到深處放着獨腳的圓桌那邊用華耳喀同樣的手續去拆封。）

華耳喀 （低聲地讀着）「華耳喀先生，你的報告於我極為可貴，以後你須繼續把你所

知一切關於公爵的行動隨時祕密報告，讀過以後小心把這封信燒了！天主保佑你！

……非力伯。——我對得爾流不大信任，你應該監視他……」（他看着走到左

邊，再回轉來繞着棹子到原位去。）

得爾流（到台之中央，在讀着）「得爾流先生，謝謝你的報告。以後你須繼續把你所知

一切關於公爵的行動隨時報告，讀過以後把這封信燒了！天主保佑你……非力伯，

——我對華耳喀非常不信任，你應注意他……」（和華耳喀一樣地回到原位去）

華耳喀（在坐下之前先向得爾流行禮）恭喜，恭喜！

得爾流（一樣）恭喜，恭喜！

阿爾伯 諸位，這裏國王附着寫給大家的信：「……我的兒子卡羅斯先生在聖誕節的

夜裏忽然死了！」

華耳喀 太子嗎……

阿爾伯（繼續）「……我忘記把這個消息寫信通知你們了……」

鐵木易（另外，仍舊是看書）已經三個月了……好爸爸……

阿爾伯（繼續）「……這個可憐的孩子使我受這麼多的痛苦，我真的不知道我們應

該為他的死而憂愁或者應該喜歡呵……」諸位，集合在一塊兒來分担國王的痛

苦，大家帶起孝來吧！

得爾流 公爵，這是一定的！（他和華耳略一齊坐下）

鐵木易 （另外，自己對自己說。）高興得很。

阿爾伯 呵！侯爵，您仍舊在那裏嗎？

鐵木易 承蒙公爵把宮殿來做我的牢獄，在公爵還沒有把我辭退的時候，只好在這裏等候着，我讀查爾甘王的征伐史來尋尋開心。

阿爾伯 （譏笑地）他是一個偉大的君主，侯爵，你們法國人都知道他的……

鐵木易 尤其是他是一個食量很大的人，公爵，我榮耀得很，我在聖野斯修道院跟他吃過飯，他在我面前狼吞虎嚼，所吃下去的東西我看見了到現在還是害怕。哎喲！……

他的胃口真好呵！

阿爾伯 他肚子的容量實在是沒有人敵得過他的！……

鐵木易 真是皇帝的肚量！……

阿爾伯 偉大的國王們，不論什麼都是偉大的。

鐵木易 呵！非力伯王沒有像他的父親那樣大的容量……

阿爾伯 （咬着嘴唇） 侯爵，您的贖金，我們定下多少錢啦？

鐵木易 公爵，十萬個法國金幣！

阿爾伯 這真是太便宜了……法國人，這麼有見識，應該把他們加倍定價！

鐵木易 （鎮靜） 哦！論到見識，公爵，我當很願意付給您三十萬金幣，您們西班牙人得

到了這些金幣不見得會更有錢呵！

阿爾伯 （兇暴地） 查爾老闖！

（大眾動容，劊子手前進一步，得爾流和華耳喀抬起頭來，鐵木易安閒地看着阿爾伯公爵，他故作鎮靜。）

阿爾伯 （對劊子手） 方才你對我說了什麼話？

查爾 讓我稟明，我的助手們工作太多，忙不過來，他們要求雙薪。

阿爾伯 好還有什麼事

查爾 還有我們行刑的繩子不夠用！……

阿爾伯 華耳喀，傳令給藍貢叫他在他隊裏選出二十名兵士連夜趕緊編結麻繩！……

還有什麼事？

查爾 還有，公爵，這些人吊死之後，我們不再曉得把他們埋在什麼地方去好……

阿爾伯 我命令過在每個城門外的護城壕冰裏挖一個穴洞……

華耳喀 在安德勒克同魯文兩城門外的洞都挖好了。

阿爾伯 查爾，老闆，你聽見了嗎？

查爾 是的，老爺。

阿爾伯 還有什麼？

查爾 沒有什麼了。（公爵搖鈴）除非老爺今天晚上有事情給我再做。

阿爾伯 也許有的，等一等！（他站起來，僕人從右邊出來。）多明哥，去看一看拉法爾小姐

睡了沒有，（多明哥由來的地方出去）得爾流，今天晚上城裏怎麼樣？

（得爾流和華耳喀看見他站着也站起來，他叫他們坐下。）

得爾流 公爵，很好……這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春節日子……有興致，有熱鬧而且很有秩序……這是很滿意的。

阿爾伯（來到棹前） 剛才三鐘經完了之後，我會出去看見街道上都是冷冷淡淡，陰陰森森的氣象。

得爾流 公爵知道佛拉孟人是沒有開豁的胸襟的，不像我們西班牙人那樣活潑，高興，吵鬧……不是的，佛拉孟人的快樂是擺在心裏……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出來的！

阿爾伯 我在街上沒有碰見一個帶假面具去玩的人。（他走到後面窗口去）

鐵木易 呵！可是我跟這些先生們剛才一道來的時候，路上倒看見了一個人跟吹號兵手挽手走着呵，快活的人……他們真開心……

阿爾伯（開窗） 你們看這座死城，沒有一盞燈，廣場上也沒有一個人的聲音！

華耳喀 這就可以知道城裏是安靜的……

阿爾伯 太安靜了！我不愛死氣沉沉的都會！——爲什麼那邊那間酒店不像平常一樣

地開着呢……

得爾流 公爵，酒店嗎？……那是因爲我們不滿意那些酒店的主人們呀。

華耳喀 賣麪包的人我們也不滿意他們。

阿爾伯 這是怎麼說呢……

華耳喀 應該好好地告訴您：今天早晨還有十八家最大的酒店主人，麵包店和肉店的

老闆們拒絕開市和擺攤子……

阿爾伯 十八個最大的商家嗎？

華耳喀 不會更少的……

阿爾伯 你們沒有強迫這些敗類來盡他們的本分。

得爾流 對不住，公爵！……我們限他們到中午就得改變態度；他們既然執迷不悟，我們

就把他們關在修道院裏頭去了！

鉄木易 這樣不見得會使他們的商業更發達吧！

阿爾伯 哎呀……商家也反抗起來了！

華耳喀 從您命令開始徵收雜糧，商品和傢具等的百分之十的附加稅的時候起他們

就開始反抗了。

得爾流 這是商界的吶喊！

華耳喀 這是他們的憤怒！

阿爾伯 實在的情形怎麼樣？

得爾流 這些做生意的人對於他們物質的利益是非常關心的！

阿爾伯 查爾老頭，你就去預備十八條新的繩子，我要明天清早把這十八個混蛋的東

西個個在他們舖子門前的招牌架上吊着，讓他們擺動……你聽明白……現在可

以去了……那就是你今夜應該做的工作……

鉄木易 (自己對自己說) 這還不是打擊商業的勾當!

阿爾伯 (對再出場的多明哥) 那末, 怎麼了?

多明哥 拉法爾謝謝公爵, 她要在睡着之前來和公爵說晚安。……

阿爾伯 好孩子, 好吧! ——諸位, 荷蘭的消息怎麼樣? 兩三句就得了。

得爾流 (信件在手) 一切都好, 公爵阿姆斯特丹很安靜! 平原的地方都被水淹沒了,

……可是這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阿爾伯 威廉親王呢?

得爾流 據間諜的報告, 本月十五日, 他在雷德城附近。

阿爾伯 那好極了! (他到右邊去)

華耳喀 (看他的報告) 不, 對不起, 他在蒙斯城附近呵!

(公爵止而不前。)

得爾流 (把報告給他看) 不在雷德城。

華耳喀 (起立) 在蒙斯城這裏是我的報告。

得爾流 (也起來) 這裏是我的報告。

阿爾伯 (怒容) 喂! 我們的間諜都是奸賊! ……這豈不是同我開玩笑嗎?

華耳喀 (把他的信拿出來看) 那騷伯爵……

阿爾伯 (猛烈地把信奪過來弄成紙團丟在遠處去) 那騷伯爵我不憂慮他呀! ……我

口就可以把他吞下去! ……諸位, 一點鐘內你們要把威廉親王所在的地方找出來!

……我所怕的是他, 單單是他一個!

第二場

人物依舊: 加上諾亞甘姆

諾亞甘姆 (他在阿爾伯公爵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進來) 那末, 公爵放心吧! ……威廉親

王沒有什麼再可怕的了! ……

阿爾伯 怎麼呢？

諾亞甘姆 新鮮而靠得住的消息。前禮拜天他再越過來茵河到史特拉斯堡城去，只剩下三百人……他所有的隊伍因為沒有發餉，叛變的叛變，逃亡的逃亡，已潰不成軍了。

阿爾伯 這種消息是從那裏得來的？

諾亞甘姆 這是從法國大使那裏得來的，他並且祝您晚安。

阿爾伯 好極了！天主保佑！那才是好消息……這使我心神安靜得多了！——諸位，你們把公文拿來給我簽字！（華耳略把椅子推前，俾公爵坐下簽字）今天晚上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嗎？

諾亞甘姆 絕對沒有，公爵……全城都安眠了……

阿爾伯（站起來） 好吧，諸位，我的確相信我們也可以照樣做！把這些文件收拾好了，我們去睡覺去。（對鉄木易） 侯爵，您睡覺的房間在我的旁邊……而且……

第三場

人物依舊： 加上拉法爾 女修士和女侍者

阿爾伯 （走過來親切地而把她扭在懷裏） 呵！寶貝！那末好一點了嗎？……

拉法爾 （由她的兩個女侍者支持着） 好一點兒了。

阿爾伯 （對婦人們說） 把沙發椅子搬過來！……這可怕的咳嗽怎麼樣了？……

拉法爾 （當鐵木易走到婦人們之前幫她們把沙發移過來的時候） 沒有那麼厲害了……

（她咳嗽）

阿爾伯 坐下吧！……（他扶她坐在沙發椅上） 那些厲害的痛苦又怎麼了？

拉法爾 （苦笑） 仍舊是痛的。

阿爾伯 可是，阿爾培第醫生允許我說要使你睡覺的。

拉法爾 哦！我會睡得着的！……

阿爾伯 諾亞甘姆，把窗關了！……有一股冷氣進來。

（他走到諾亞甘姆所關上的窗前，在這個時候鉄木易拿了一個墊子放在拉法爾小姐脚下。）

拉法爾 謝謝您，先生。

阿爾伯 （走回來） 謝謝您，侯爵！……（他牽他女孩的手） 還有熱度！……並且手這

樣熱！……

（藍賈用脚尖輕步進來和諾亞甘姆說話。）

拉法爾 剛才我難過得很！——可是現在我的確好些了！

阿爾伯 （親愛地吻她的手） 呵，我的好而美的孩子！……親愛的……

諾亞甘姆 （膽小地） 公爵！……

阿爾伯 做什麼？有什麼事情？——我用不着你了，去吧！

諾亞甘姆 對不住，公爵；可是這是一件夠嚴重的事情……

阿爾伯 （不能忍耐的樣子） 常常是這樣，永遠沒有時間也沒有權利來做父親！……喂，

什麼事？

諾亞甘姆 是一個民團的團長……

阿爾伯 現在還有什麼民團！

諾亞甘姆 正是這樣，公爵……這位少年指揮着城裏一連的長槍隊，而且我們剛才曾

給他一道命令，沒有得到公爵的同意是不能做的……

阿爾伯 那末，叫他進來，爲着天主我們做完算了。

第四場

人物依舊： 加上加耳洛

（得爾流，華耳略，加耳洛，阿爾伯，拉法爾，藍貢在門旁。諾亞甘姆在公爵的椅子旁邊。鉄木易在壁爐前。女修士和女侍者在門前。）

藍貢 進來，團長。

拉法爾（自言自語）他！

阿爾伯（高傲地）先生，我先告訴你，你帶着劍來見我，我覺得你的膽子不小！

加耳洛 我是民團長呀！

阿爾伯（一樣地）你再不是民團長了！……因為民團已經解散了。——把劍解下來，先生。

（加耳洛不作聲，即把劍給諾亞甘姆，他又把劍給藍貢，他接了把牠放在左邊棹上。）

拉法爾（牽着公爵的手對他說）父親，請你不要發怒；我聽見你這樣說心裏難過。

阿爾伯 是的，孩子，是的……（對加耳洛更溫和）先生，你要求什麼？

加耳洛 公爵，今天下午憲兵司令命令我在今夜把市政府駐的那一連我所統率的人所有的槍枝收拾起來，不然的話就要把我處死……

（拉法爾有動作，仍拉着他父親的手，戰慄着。）

阿爾伯 那末，要怎麼樣呢？

加耳洛 那末，公爵，我是準備服從命令，不過要人家給我方便才好。那些街道上攔阻到
大市場的去路的鐵鍊如不除去，那要我搬運八百副鐵甲，長槍，面具是絕對不可能
的……

阿爾伯 不見得吧！

拉法爾 父親，他說的話是很對的……

阿爾伯 不要多說，孩子！（對加耳洛）你要求什麼？

加耳洛 公爵，我要求你今夜把市政府周圍各街道上所有的鐵鍊都撤除了。

阿爾伯 如果我拒絕你又怎麼呢？

加耳洛 那末，公爵就不必再要我的軍械了。請您立即把我的頭顱拿去！倒更爽快些！

拉法爾 （對他的父親） 父親，他說得是。

阿爾伯 諾亞甘姆，你對人家向我所要求的覺得有什麼困難沒有？

諾亞甘姆 公爵，只有一夜，沒有什麼困難。

阿爾伯 那末，好吧，你們出去吧！

（加耳洛行禮而哭出去。）

拉法爾 （急劇地，低聲。）父親，還沒有完……

阿爾伯 （高聲）等一等！（對拉法爾）還有什麼？……

拉法爾 請你把劍交還給他：軍人被解除武裝比什麼都更可恥的。

阿爾伯 小瘋女，一個做民團的軍人那裏會用劍！

拉法爾 呵！會用的！

阿爾伯 你怎麼會曉得？

拉法爾 我看見他用過的。

阿爾伯 在什麼地方看見呢？

拉法爾 父親，你知道我那一天到格羅冷打爾修道院去的時候……有人侮辱了我，把

石子擲在我身上嗎？

阿爾伯 是的，強盜！

拉法爾 保護我得很周到的就是他……

阿爾伯 是他嗎？

拉法爾 是他！

阿爾伯 你爲什麼不早說！……好極了！（高聲而殷懃）團長，請你近前來。（加耳洛又

回來）據我所知道你對這裏一位小姐有些恩惠。

加耳洛 公爵，我所做的事也不過盡我的義務吧了，就是凡看見婦女被侮辱都應該出來保護的。

拉法爾 我呢，加耳洛先生，我盡我女子的義務，就是有恩不可忘記的。

阿爾伯 加耳洛！……可是我知道那個名字……團長，你不是也在格拉夫林城嗎？

加耳洛 是的，公爵，而且在聖剛旦掌着愛蒙伯爵的旗哩。

阿爾伯 究竟……好吧……加耳洛先生，我不把一個這樣會用劍的人的劍扣留起來

的！你可以拿回去。

拉法爾（緊握他父親的手歡喜地）那是很好的！

加耳洛 對不住，公爵，用什麼名義來拿回這把劍？

阿爾伯 用我的衛隊中隊長的名義，諾亞甘姆明天就把委任狀送給你。

拉法爾（歡喜地）呵！好極了，好極了！

阿爾伯（向她的女兒）你喜歡嗎？

拉法爾 呵！是的。

加耳洛 公爵，我不能夠把我的劍拿回來。

阿爾伯（驚異）為什麼……

加耳洛 我是佛拉孟人；這樣，我就不能夠在西班牙王的軍隊裏服務！

阿爾伯 你當真在愛蒙先生部下服務過嗎？

拉法爾 阿爾伯

加耳洛 反抗法國人是可以的，公爵，不過做您的部下自己打自己的人，我決不會去做這種勾當的。

阿爾伯 天曉得！你的膽子太大了……

拉法爾 （緩和且在此以後壓制他） 父親……

加耳洛 （拿掉上的劍） 公爵，你沒有好好看過我的劍……這是一種粗俗而簡單的

武器……牠和我兩個，我們都是太善良的佛拉孟人……我們不能夠聽從您們西

班牙人的習慣！

（他重新把劍放在棹上，大眾動容。）

阿爾伯 （大怒，突進到沙發椅上。） 諾亞甘姆！

拉法爾 （急劇地站起來，去投在她的父親的懷裏。） 父親……

（大家都停止動作。）

•阿爾伯 拉法爾

阿爾伯 (自制, 靜默一些時之後。) 有恩報恩, 先生! …… 因為, 看在天主的面上, 別人決不會這麼容易出去的! …… 滾吧! ……

(加耳洛對拉法爾行禮, 去開門準備出去。)

諾亞甘姆 公爵, 鐵鍊的事怎麼辦呢?

(加耳洛止在門檻上。)

阿爾伯 這已經說過了! —— 把牠除去好了! ……

(加耳洛出去。)

拉法爾 (當加耳洛出去的時候, 不能支持。) 哎喲! …… 不幸極了!

第五場

人物依舊: 少加耳洛

阿爾伯 (向拉法爾, 她在他的懷裏哭着。) 你看, 你這個縱容壞了的孩子的偏見連累我

難堪啦!

拉法爾 唉!他們的中間至少有一個,尤其是那個人,跟我們在一塊,我看見也是很快活的!……

阿爾伯 我的孩子!

拉法爾 (失望,號咷大哭。)呵!完了!……永遠沒有人會愛我們啦。

阿爾伯 拉法爾,我的女兒!……喂!安靜些吧!

拉法爾 (與前同,對她的婦女們。)帶我回去,帶我回去!……

阿爾伯 去請醫生來,快一點!…… (婦人們跑,鉄木易開門同她們一齊出去。而拉法爾,當米

格爾從遠處發現的時候,從他開着的旁門進去。)諸位,你們去休息吧!去!……我呢,我要

看護她!……晚安。(他隨她的女兒出去)

第六場

人物依舊： 少拉法爾 米格爾

諾亞甘姆 （米格爾剛才同他低聲說過話。）公爵，還有一句話。

阿爾伯 哦！沒有了，沒有了！你們不要吵我了……

華耳喀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

阿爾伯 無論怎麼重要，也沒有比我的女兒的康健更重要的事。

諾亞甘姆 公爵，請原諒吧！

華耳喀 有一個女人求見，她無論如何非同公爵談話不可。

阿爾伯 （粗暴地）爲什麼？

諾亞甘姆 不過，據她的口氣聽來……有非常緊急的事情要說吧！

阿爾伯 豈有此理，她瘋了！…… 明天再見吧！……

三個人 （固執要求）公爵……

阿爾伯 （大怒）明天見，我告訴你們，明天見！……（他準備出去）

第七場

人物依舊： 加上多羅來

(得爾流，華耳喀，諾亞甘姆，多羅來，阿爾伯，米格爾在遠處。)

多羅來 (在公爵最後一句話的時候進來) 明天公爵……您以為准定這個明天還能

看見我嗎……

阿爾伯 (又回頭來，看她。) 就是這個女人嗎……

多羅來 是的，就是這個女人，對了……她請求您，公爵……她懇求您聽她說話……

阿爾伯 太太，小心一點兒……如果是瘋癲的話……您好好地出去……因為，有天主

在上，您的頭要保不住了。

多羅來 您呢？公爵，您還是好好地聽我的話……因為，您的頭真要保不住了！……

阿爾伯 (冷淡地) 好……諸位出去吧，我一叫，你們就來……

(華耳略得爾流，諾亞甘姆從左邊出去；米格爾從後面的門出去，這個時候阿爾伯關上右邊的門。)

第八場

人物：阿爾伯 多羅來

阿爾伯 現在，太太，三句話，誰帶您來的呢？

多羅來 (面色發白有失誤的樣子) 三句話，公爵，在這城裏有一個人我恨他……這個人，今天晚上恐嚇着要殺死我……還有比殺我更厲害的就是他要殺我所愛的另一個人……我的情人！那就是叫我來這裏的原因。

阿爾伯 這種小事與我有什麼關係？

多羅來 (用力) 呵！這事與我有關係的！……您看見我到那裏去做我所做的事會覺

阿爾伯 多羅來

得奇怪的，讓我告訴您吧……

阿爾伯 不過……

多羅來 (和以前一樣) 不過，公爵，讓我說給您聽吧……你以為我的頭腦現在清楚呀……您難道看不出如果清醒起來，一句話也不說……您就一點兒也不知道！還是乘我的瘋癲來救您的命吧……

阿爾伯 (驚異而注意，坐在椅上) 繼續說吧，太太，那末還有什麼？

多羅來 我說到什麼地方……我不曉得了……呵！對了！那末這個人威脅過我……然後他出去了，而且我心裏說過：「他應該去參加新教徒的佈道會去了。」

阿爾伯 去參加這城裏新教徒的佈道會嗎？

多羅來 是的，在這城裏，對了！呵！公爵，您以為您們有的是兵，滿佈在各街道上，暗底裏人家就不敢來冒犯您的禁令呀……我敢對您證明，我，他們共有一萬個新教徒，天天夜裏，在地窖裏，在屋頂上面，在房間裏祈禱上帝和用他們的方法來咒罵您呀！所以

我自己對自己說：「呵！你去參加新教徒的佈道會，你……而且你要把我的加耳洛殺掉！——那麼，你決不能殺他……因為我比你去得快，在你沒有動手之前我先動手起來啦！」

阿爾伯 那好！

多羅來 不，這是不好的！……我知道這是喪盡廉恥的事……可是我得先救我的情人！……以後才和天主算賬好了！

阿爾伯 所以您在街道上跟着過這個人嗎？

多羅來 街道上黑漆漆的……除您的酒醉的兵士們放步哨之外，城裏肅靜，倒是一座死城……他去……我也去……他跑……我也跑……這樣我們就到了魯文門……那裏有黑影搖動着，熙來攘往，到最後，全都闖進到一條小街道裏去就不見了，原來這條小街道是可以通到一個地洞裏去的……

阿爾伯 後來怎麼樣？

多羅來 我讓他們一個一個進去……後來我也要下去……可是在下面有人叫了一聲：「誰在那裏？」我害怕回頭就走……月亮出來了……街道上仍舊是沒有一個人……所聽見的聲響，只有步哨遠遠喊口令和自鳴鐘敲着鐘點的聲音……我四處探望……我回轉去……因為我要曉得底細，我要看看究竟……這是很危險而有關性命的勾當……我在殘垣頹壁的中間找到了一條深溝，暴雨的水由這裏流到城壕裏去的……我用腳去試探……雨水已經冰凍了……我於是下去……這是一條甬道……我冒險走去，到了右邊，我看見一道青光，人聲嘈雜……我到了那裏看見是一扇鐵欄……可是到底我呼了一口氣……到底我看見了……到底我聽見了……

阿爾伯 是什麼呢？

多羅來 在城壕裏我所看見的有十個人左右，用壕堤做掩護，在那裏開會……他們談話的聲音頗大……有時提高起來……因為他們不怕城上的哨兵和守門的人守

門的人和巡邏隊都是他們的同黨。(公爵動容) 是的! 不錯! ……這種事情就這樣在您的堡壘上經過! ——我就注意去聽! ……而且我聽見第一句話我就猜着! ……

這並不是新教徒用他們的方法去祈禱上帝! ……這是叛徒們在那裏開會! 這並不是一個佈道會! ……這是一種圖謀不軌的勾當! ……他們所圍繞着的人帽子帶得低而且他發號施令! ……這並不是一個牧師! ……這是他們的領袖! ……像他們所叫的民族解放者! ……您的仇敵中最難和解的人! ……這就是威廉親王!

阿爾伯 (跳起來站着) 親王嗎! ……沒有的事, 太太, 這是不可能的!

多羅來 不可能呀! ……我看見了他和我現在看見你一樣清楚。

阿爾伯 瞎說! ——據我所得到的最後的消息, 他還在斯特拉斯堡城外, 離城有兩百公里

呵! ……

多羅來 是的! ……那末據我所得到的最後消息, 他離不律賽爾的城們不過五十步吧了! ……

阿爾伯 天啦！……如果這是真的！……我就不能夠單單一個人聽下去！（他往左邊去）

開門，叫着。）華耳喀！諾亞甘姆！……不管您答應不答應，太太，我喊他們來！

多羅來（下來）……嘿！喊吧！……現在跟我沒有什麼關係！……算做到了！……

第九場

人物依舊：加上華耳喀 得爾流 諾亞甘姆

阿爾伯 諸位，你們知道人家告訴我什麼嗎？……威廉親王現在在魯文門外呀！

華耳喀 親王！

得爾流 沒有這麼一回事吧！

諾亞甘姆 瘋癲吧！誰看見了他？

阿爾伯 太太。

• 得爾流 華耳喀 諾亞甘姆 阿爾伯 多羅來

華耳喀 (大家一齊說) 那太荒唐了!

得爾流 那怎麼會能夠啦?

諾亞甘姆 我們所有的報告……

阿爾伯 (用手勢叫他們不要作聲,到多羅來後面去。) 喂! 喂! 不要着急!……太太,您看見了,好……可是您也聽見了!……這些人,他們說話了嗎?

多羅來 是的!

阿爾伯 他們說些什麼?

多羅來 呵! 因為下雪,我看得很清楚……可是我聽得不大明白!……我不過聽到幾句!

……幾個字吧!

阿爾伯 那末,這幾句,這幾個字……你還記得不記得?……

多羅來 起先他們說市政府! 他們常常說着市政府。

*得爾流 華耳喀 諾亞甘姆 多羅來 阿爾伯

諾亞甘姆 後來他們說的或者是一信號？

多羅來 是的，信號是說過的，對了……在半夜裏鐘樓上會發出信號的……

華耳喀 那一種信號呢？

多羅來 呵！我不曉得……我沒有聽見。

阿爾伯 不要緊……還有什麼？

多羅來 還有信號一發，全城都響應起來……

華耳喀 可是軍器呢……

多羅來 他們是有軍器的。

得爾流 親王做什麼事情？

多羅來 鐘聲一響……他就馬上發動，帶他的人馬衝進街上來……

阿爾伯 很多人嗎？

多羅來 六千人。

衆人（驚異）六千……

多羅來 這個我聽得很明白……他們要筆直衝到大廣場……因為鐵鍊都除去了……

……他們當中有一個擔任這種工作……他要爲這件事而來的……他來過了，是
不是？

華耳喀 真的，來過了……

多羅來（得意洋洋）呵！您們看，對不對！

諾亞甘姆 是的，剛才來過的……

得爾流 是這個民團長嗎？

多羅來（急劇地）是他們的同黨！……一個奸賊！……難道您們沒有明白，沒有猜出

……他的口氣……他的……（看見棹上的劍）您瞧，這把劍！……（她急劇地走過去
把劍拿在手裏，大家跟她，圍着她。）這把劍！……這是他的，這把劍，是不是？……

阿爾伯 是的，誰告訴您的？

多羅來 (指給他看然後把劍交給他) 可是……這個帶結……這是他們認識的記號!

公爵,叫人去追趕這個人……他是一個叛徒……許多首領裏頭的一個……而且
是他們當中胆子最大的一個,因為他居然敢冒險前來向您要求…… (她回到右

邊去)

阿爾伯 太太,我們會找得着他的。

(他把劍交給諾亞甘姆,他又把劍放在棹上,得爾流看見查爾老闊進來,以手示意。)

諾亞甘姆 是的,這個人我們是認識他的。

阿爾伯 我們趕快談別的吧!……因為您看得他們很明白,是不是?

(他們圍着多羅來。得爾流,華耳喀,諾亞甘姆則在多羅來阿爾伯中間之上。)

多羅來 是的!

華耳喀 您認識他們嗎?

多羅來 全都認識!

阿爾伯 (以手向得爾流示意) 得爾流, (向多羅來) 他們的姓名, 快一點兒。

(得爾流坐下, 準備寫名單。)

多羅來 (驚着) 他們的姓名嗎?

阿爾伯 是的。

多羅來 也該告訴您們嗎?

阿爾伯 先說第一個, 就是您恨得最厲害的那個人……

多羅來 呵! 那個人, 好……這是……

衆人 這是誰?

多羅來 (忽然害怕起來)……哦!……不過, 我所做的事是太可怕了!

華耳喀 那末說吧!

多羅來 不! 我不願意再說了……不要管我吧! ……

阿爾伯 您替您所愛的人害怕嗎?

多羅來 公爵!

阿爾伯 他要殺他,您記得吧!……

多羅來 是的。

阿爾伯 他是一個邪教徒!

諾亞甘姆 他是一個叛徒!

華耳喀 他是一個奸賊!

多羅來 是的,不錯!

阿爾伯 (急劇地) 我敢保證說,是您的丈夫嗎?

華耳喀 李索耳!

多羅來 (怕極,退到棹旁) 呵!我沒有說過是他。

阿爾伯 是的,您沒有說,不過我猜猜吧了,我……喂,這就是您的丈夫。(向得爾流) 你

寫: [李索耳]

多羅來 公爵，這是太可怕了……您要我的命了。

阿爾伯 不，我反而救了您，這是爲您的國王和爲您的天主！——喂，還有別人嗎？

多羅來 誰呢……

華耳喀 別的叛徒們！

阿爾伯 他們的名字呢……快一點說出來呀！

多羅來 可是那些人，他們和我沒有什麼仇恨……我不願意把他們的名字說出來！

阿爾伯 您非把他們的名字全都說出來不可。

多羅來 可是我不願意，我……那是太沒廉恥了……他們都是沒有罪的人……何況，

我是不認識他們的……

阿爾伯 (固執地) 您認識他們……您說過了……快把他們的名字說出來！

多羅來 (走出) 我要去了……讓我……現在我要去了……讓我去吧！

阿爾伯 (阻止她且推她跌倒跪在地上) 你不要走……留在這裏……說呀……

多羅來 (怕極) · 公爵……您可憐我吧……

阿爾伯 他們的名字,快說!

多羅來 我決不說!

阿爾伯 (拉她兩隻手臂,使她站在他面前俾她看見正在由左邊出來的劊子手查爾老閱。)他

們的名字!快說,他們的名字!……要不然,就叫劊子手來問你!

(查爾老閱。——得爾流坐着,準備着寫名單。諾亞甘姆,在得爾流和阿爾伯之間以便傳達名字

給得爾流。——多羅來則在阿爾伯和華耳喀之間,他們拉着她的手。)

多羅來 (看見劊子手驚到發狂似的) 呵!天啦!……呵!我的天主我為什麼到這裏來呢?

阿爾伯 (當她躊躇不答的時候拉緊她的手)您說不說?

多羅來 (怕,低聲,格格不吐。)喀連納!

阿爾伯 (向諾亞甘姆) 喀連納!

得爾流 諾亞甘姆 華耳喀 多羅來 阿爾伯

諾亞甘姆 (向得爾流) 喀連納!

(得爾流寫)

阿爾伯 還有呢?

多羅來 (與前同) 巴格齊爾! 我相信……我相信……但是不大靠得住。

阿爾伯 (向諾亞甘姆) 巴格齊爾!

諾亞甘姆 (向得爾流) 巴格齊爾!

(得爾流寫)

阿爾伯 還有呢?

多羅來 (沒有氣力了) 我再不知道了……

阿爾伯 查爾老闊……

多羅來 (失望和號咷大哭) 呵! 我的天主! 你們饒了我吧! 你們饒了我吧!……

阿爾伯 您再說一個吧!……我担保您沒有事。

多羅來 打鐘的人……約納……

(得爾流寫。)

阿爾伯 還有一個叫做郭納里的，我同您賭好嗎？

多羅來 是的……我相信……呵！我累得要死了。(她精疲力盡倒在地上)

阿爾伯 (放棄她的手，冷淡地沒有神氣。夠了！他到棹上去寫，向華耳路。) 把這個交給拿

伐拉去辦……(向諾亞甘姆) 把這個交給凡喀斯去辦……

諾亞甘姆 (低聲) 是的，公爵，我們立刻就去。

(大家有動作要出去。)

阿爾伯 (用手勢阻止他們) 嘿！一句話不要說，而且反而要同死水一樣地安靜！

諾亞甘姆 好！公爵！不過鉄鍊怎麼處置呢？

阿爾伯 仍舊除去……

諾亞甘姆 民團長怎麼辦呢？

阿爾伯 呵！他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論是死是活把這個加耳洛拿來……

多羅來 （爬起來）加耳洛嗎……

諾亞甘姆 把他吊死嗎？

阿爾伯 不，留着他，豫備送到斷頭台上去。

多羅來 （跪着，面發白。）上斷頭台……加耳洛……

諾亞甘姆 （準備同得爾流和查爾老闆要從左邊出去。）加耳洛……

華耳喀 （指着棹上的劍）帶劍的人。

多羅來 （怕極了）他……這是他……這是加耳洛……而且是我來告發他……呵！

不，不可以的！（她衝到門口要出去）

阿爾伯 （把她阻止着用力留住她）對不起……沒有新的命令您再也不能出去的！

多羅來 （掙扎着要出去）放開我！您們……放開我……我要出去！

阿爾伯 諸位……各門都派人看守着！

（他們出去。華耳略從後面旁門出去。）

多羅來 呵！劍子手……兇惡的人……死了會下地獄的！

阿爾伯 （把她推到左邊去）太太，現在十一點鐘，等到天亮您才可以出去。

（他們到右邊從在沙發椅和棹子之間的門出去。）

多羅來 等到您給我把他拿着的時候，可憐……（他停止不去，有威嚇她的模樣。）不對，不住！公爵！（爬到他那邊去）寬恕他……可憐他……你要怎麼辦都可以……可是不要殺他——不要殺加耳洛！我愛他。

阿爾伯 （解脫着和推開她）替他祈禱……如果你愛他的話。（他從右邊出去，聽他後面關兩次門的聲音。）

多羅來 （單獨一個，向門跳躍着。）不萬不可以殺他……公爵！（她打門想搖動他）開門呀！救命呀！幫幫忙……呵！完了！我殺了他啦……（號咷大哭）可憐的人！我殺了他啦！殺了他的就是我呀！（精疲力盡，她倒在地上。）

第五景

不律賽爾市政府內。後面比場高。大廳中有窗的側面月亮由窗射入照耀着。場前有一鐘樓，下有較低的廳。這兩部份的佈景由兩扶梯相連着，一左一右由下廳到上廳。在這兩扶梯之間，在場的中央有一甬道，由上廳之下通到地下室。——右邊有一門可通市政府其他各部，門下有一五級石階三面開着。——左邊，有一門開着通到鐘樓的扶梯；這裏那裏隨便放着破碎不全的石像，這就是指明市政府是會遭破壞的。左邊有石棹一張。那是在夜間，可是場中由月亮反照着。

第一場

人物：
約納 喀連納

（在穹窿形走廊之下，約納提着燈籠向前進，在他脅下有劍兩把斧一把。）

約納 （照着喀連納）從這裏走，喀連納先生！

喀連納 你帶我到那裏去？

約納 到鐘樓底下去，先生，這裏是到鐘樓去的扶梯。

喀連納 呵！是的！我認得。

約納 上面是大廳，從前我們政府裏的官員在那裏開會的。

喀連納 唉！破壞得這個樣子完全沒人管！

約納 可見西班牙先生們光臨過這裏了。（照着破碎的石像）你看……我們可憐的市

長們！

喀連納 耐心吧……這些已死的人們會恢復原來的地位，而且活着的人也是一樣……

……可是你可以保證永遠沒有人到過這裏來嗎？

約納 除我之外沒有人來過這裏。（他把劍放在棹上）這總是於我們有用的軍器，我已

把牠弄乾淨等到奉節好用！

喀連納 你也打算去打仗嗎？

約納 爲我的鐘嗎？……有一點兒想打！……（他把燈籠放在棹上）

喀連納 靜靜！……你沒有聽見嗎？

約納 （指着右邊） 那邊嗎？

喀連納 是的！

第二場

人物： 李索耳 喀連納 加耳洛後上

李索耳 （從右邊進來） 是你嗎，喀連納？

喀連納 是的。

李索耳 加耳洛沒有在這裏嗎？

加耳洛 （在後面出現） 不要着急，朋友，我在這裏。

李索耳 呵！歡迎得很！

喀連納 有什麼消息沒有？

加耳洛 好消息！

喀連納 西班牙人怎麼樣？

加耳洛 絕對安全……我是從公爵府裏出來的。

李索耳 鉄鍊怎麼樣呢？

加耳洛 我親自動手，把牠除去了……

李索耳與喀連納 （喜歡）呵！這樣好極了！

李索耳 在公爵府裏既然一點兒疑心都沒有……那末，在路上又怎樣呢？

加耳洛 路上也沒有什麼……只有平常的步哨和巡邏兵……在大廣場那邊駐紮的

兵士也不過只有五十個人……其中有一半圍着火在打盹兒……至於其他的一

半喝了春節的酒正在醉後酣睡。

李索耳 你的長槍隊怎麼樣呢？

加耳洛 都準備着……自拿騷府裏起一直到大市場，我在五十多個門上做了約定的信號……而且每敲一次門，裏頭都應着說：「我們準備好了！」巴格齊爾在底下監視着，使他的紡織工人們在法郎德耳門外，躲在地窖裏……拉洛把他的釀酒工人們駐紮在廠棚裏等候機會……而且在這個寂靜而黑暗的城裏，沒有一處燈光照在玻璃窗上，雪又下得大，把我們的脚步聲音都隱滅了，沒有一間屋子裏不是藏着摩拳擦掌要趕快打仗的人們呵！

李索耳 那末，我們準備吧，朋友；因為時候快到了……喀連納，去通知郭納里和在城門洞裏等着的朋友們……叫他們來聚會然後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喀連納 我跑去！（向約納）我們一塊兒去吧，約納！

（他們由後面出去。）

第二場

人物：李索耳 加耳洛

李索耳（把他的外衣和帽子放在棹上之後）加耳洛，現在讓我對你說我所聽見人家說你的話吧……

加耳洛 說吧！

李索耳 我所以對各領袖指定這個地方來做約會；我所以選擇這個地方的緣故，加耳洛，這是因為這裏是市政府，公共機關，人民的房子！

加耳洛 我明白你的意思。

李索耳 加耳洛，這裏我們的祖宗制定了我們要去保護的法律……他們在這些窗口上宣佈了我們要去恢復的自由……這本是公民的心臟，而被西班牙人弄成死尸了！……不過這個死尸蘇醒了！……今天夜裏他忽然站起來在我們的火光和劍光中發出萬丈光芒，鐘聲一響，便高喊着：「武裝起來……」那時這些失望的人民就會明白佛拉孟國的自由還是存在的……因為他們的偉大的國魂還在這個甬道

裏活躍着……他們曉得爲誰而奮鬥……這就是爲這面飄颺豎着的國旗……這就是爲這些叮噹響着的大鐘……因爲那一切都是爲市民自己，爲民族……最好，就是爲祖國……他們衝鋒陷陣，勇往直前，爲祖國而犧牲……

加耳洛 是的，一定的……

李索耳 加耳洛，所以這裏是鬥爭的心臟……我們應該不惜任何代價來保持這個地方，直到我們的解放者來到這裏……我把這所神聖的屋子交給你……你得指揮牠，保衛牠，我把牠給你看守……

加耳洛 呵！最好你來看守！

李索耳 不！不！……我沒有像你在格拉夫林和聖剛且兩地作戰的經驗來統率這些勇敢的人們的權利。——加耳洛，我跟着你……你帶他們走……只有你才可以去教訓他們怎樣獲得勝利，我呢，我只會教訓他們怎樣去犧牲。

加耳洛 好吧。因爲你要我來做的，我就答應了……我固然答應了，不過所得的榮譽還

是你的，我雖萬死也是沒有怨言的。

李索耳 你的劍在那裏呢？

加耳洛 在公爵府裏他們把我拿去了。

李索耳 那末，把我這把劍拿去……

（他拿棹上的劍交給他。加耳洛仰着空手去接劍。）

李索耳 （拉着這隻手而叫一聲）呵！

加耳洛 （着驚）什麼事啦？

李索耳 （面色變白看着他）你這隻手怎麼受傷呢？

加耳洛 怎麼？

李索耳 （形色如前，牽他到棹邊去在燈光下看加耳洛的手掌。）這是一個傷痕呀……

加耳洛 是的……這是不要緊的，不妨礙我的手臂去盡牠的職務的……

李索耳 （形色如前）你嗎……你盡了你的職務嗎……

加耳洛 (變形於色) 李索耳, 你說什麼?

李索耳 這處傷痕……那裏來的呢?

加耳洛 (格格不吐) 是因為爭奪軍器偶然受傷的。

李索耳 奪一個西班牙兵的軍器, 是不是?

加耳洛 爲什麼……

李索耳 夜裏……在我家裏嗎?

加耳洛 (驚駭) 呵!

李索耳 下流的東西……原來是你……

加耳洛 李索耳……

李索耳 (拿起劍來) 偷竊愛情的賊子……破壞名譽的暴徒……我殺了你!

加耳洛 (失望而跪在地上) 殺了我吧! 死在你的手裏, 我以爲比我所受一切的痛苦還

愉快……殺了我吧! 你有理! 殺了我吧!

李索耳 喪盡廉恥的東西，你以為這樣就可以感動我喇！

加耳洛 可憐我，把我殺死吧；李索耳！不過要快一點兒！……你對我所說的一切闖進我

的心比你的劍刺進去還更痛苦！……是的，我是一個下流的東西，是一個懦夫！……

是的，我騙了你！……是的，這是一樁醜事！……我知道，而且我痛哭流涕！……我願死！

李索耳，我願死；我跪着求死！……我要死呀！

李索耳 （把劍扔在地上而看着他在腳下，失望而流淚。）永遠沒有這麼不幸的！……為這

個女人而受苦！……因為受她的苦還不夠！……還要來受你的苦！……你！加耳洛！……

……你！我把我的心全都給你！……你，我愛你如同愛我的孩子一樣！……可是，這個

女人的愛情是什麼毒藥，使你這樣忠誠而勇敢的靈魂變成忘恩負義和種種罪惡

的淵藪呢？……我只有了三種信仰：祖國，她和你！……你看見現在我所剩下來的東

西了，這是由於你的錯誤呵！……不過你得對我說，對我說我有什麼對你不佳的地

方，所以她才來使我這樣受苦！……

加耳洛 可是，你所說那些話都是很可怕的，完結算了……不要再責備我使我難堪了！

李索耳 就是我把你殺了……下流的東西……你的死能夠把我被毀壞的和平跟失

去的幸福還我嗎……能夠把我一生所經過的傷痕醫治得好嗎？

加耳洛 天啦！你還說呀！

李索耳 你死……你死有什麼好處……也不過用來報復我的讎恨吧……可是，你

死了於我們倆所保衛的神聖福利有益處嗎……

加耳洛 你要怎麼樣？

李索耳 難道你的尸體會領率這些人去打仗嗎……

加耳洛 呵！我再不配做他們的首領了。

李索耳 配或不配，不必計較……難道你的血是屬於我的嗎？當這裏全體市民血脈裏

的血拿來做今天夜裏打仗之用還不夠的時候，我怎麼能夠把這唯一而可以保衛

他們的手臂斷送了，減少他們的血……尤其是像你的一隻手臂……呵！天啦！不我

對祖國會有一罪和你對我有罪一樣……你沒有權利來剝奪我的幸福，而且同時在為祖國的立場上來說我也沒有更多的權利來剝奪你的勇氣！

加耳洛 那末你不肯殺我嗎……

李索耳 站起來，把這把劍拿去吧……

加耳洛 給我嗎？

李索耳 把這把劍拿去，我告訴你……打仗去……只管向着你應該去和我應該叫你去的地方跑……假使你應該死的話……不要做犯罪的人而死……你要為保衛祖國而死……為英雄而死……至少你的死要有些意義才好……

加耳洛 (敗興地拿着劍) 我跟你發誓！你看不到我活着回來的。

李索耳 呵！活着！活着……如果你願意的話，祇要看見你得到勝利回來我就心滿意足了！

加耳洛 (用熱情站起來。) 這是求得到原諒的一種希望，李索耳……

李索耳 那末，去吧！你自己應該去替我報仇雪恥……你奪了我的榮譽！應該償還我的自由……你奪了我的妻子……應該償還我的祖國，那就夠了！——以後我們再算一算，是否你的功勞，可以把你的罪名洗得乾淨，是否我感激你的情緒比怨恨你厲害……

加耳洛 你將來要赦免我的，李索耳……不然，我也要強求你赦免我的……（對劍說）你呢，替我獲得勝利吧！

第四場

人物依舊： 加上喀連納 巴格齊爾 郭納里 約納衆同黨各帶武器

喀連納 李索耳，我們所有的人都在下面，只等候信號了——你看現在是時候了。

李索耳 （指着加耳洛） 這是加耳洛指揮你們的！

巴格齊爾 加耳洛，我們都在這裏了！

加耳洛 大家都武裝起來準備去打仗嗎？

大衆 都準備好了！

加耳洛 大家都準備好去「蹈湯赴火，雖死不辭」嗎？

大衆 情願爲國而死。

加耳洛 那末我們好動手了！如果在激戰的時候，你們中間有一個人缺乏鬥志的話，那末你們想想：打了敗仗以後你們的老婆和兒女會被西班牙人蹂躪……想想你們的城市會被搶劫一空，你們的家室會被燒成灰燼，另外還要想到西班牙人給你們所受的恥辱！

大衆（一同混雜地說）是的，是的！我們都武裝起來……前進……攻擊……

李索耳 安靜……聽呀！（寂靜，聽見遠處西班牙人的鼓聲。）戰鼓……這是戰鼓的聲音……

……進攻鼓響了……

約納（由內跑出來）西班牙人來了……

(槍聲。)

大衆 有奸細出賣我們了……

加耳洛 那末，迎頭痛擊就是……朋友們，到廣場上去喊武裝的口號，有一萬個戰鬥員就會夜裏出來響應我們的。(槍聲，號聲和鼓聲漸漸近前來進攻了。) 郭納里守着這甬

道口……巴格齊爾守着扶梯口!

喀連納 (在上面) 他們到這裏來了!

加耳洛 李索耳，守着這扇門。(他指着右邊的門而李索耳走前去。) 信號呀……爲天主，約
啞，發信號，不然我們就要失敗了……(向他人) 到窗上去，我們大家一齊到窗上
去!(他衝進左邊扶梯上去，約納則從鐘樓的扶梯上走了。)

(槍聲。)

第五場

人物依舊： 加上諾亞甘姆 隨後藍貢 米格爾 西班牙兵士們

（當加耳洛和兵士衝到梯階上去的時候，諾亞甘姆帶了一隊兵士在上廳出現，軍旗招展，鼓號齊鳴，作襲擊之狀。兵士數約十餘人再走下扶梯走到後面甬道裏去，郭納里及其所領率的人復由那裏退出來，這個時候巴格齊爾和他的朋友們保衛着右邊的扶梯放槍。）

加耳洛 到大門去……

（他同他的兵士們到右邊大門的地方去想把門打開來，又打不開。同時，鐘樓的門開了，西班牙人一隊由米格爾統率着蜂擁出來，牽着兩手反縛的約納，向兵士開槍，兵士們退到大門的梯階上去，遺留着數個死屍在地上。）

李索耳 （搖着關上的門）呵！這扇門關得這麼緊……

加耳洛 把那門衝破好了……（他拿着一把斧頭，連劈不止想破門而出。）

諾亞甘姆 快投降……

加耳洛 （仍舊劈門）永不投降……佛拉孟人萬歲……

衆愛國黨 佛拉孟人萬歲！……

諾亞甘姆 開槍！……

（西班牙人放槍——七或八個兵士或死或傷倒在階上。）

加耳洛 （仍舊是劈門） 開槍！……

（衆兵士還槍——西班牙人正在前進又後退——在黨人方面仍舊站着的只有李索耳，加耳洛，喀連納，巴格齊爾和五個兵士。）

李索耳 加耳洛，努力些！

加耳洛 （劈斷門門） 門開了！……

（門扇倒出門外有響聲。他們衝到門外又被西班牙兵逼迫退回——加耳洛只有一把斧頭做武器，李索耳同其他的人退回場中，祇剩數個人而且手裏只有劍做防禦工具。）

諾亞甘姆 （舉指揮棒） ……前進！……

（加緊進攻，所有西班牙兵同時由後面扶梯下來，把愛國黨圍得鐵桶相似，把銃瞄準他們作射

擊之狀。

李索耳 現在只好等候死了！

加耳洛 喂！開槍呀，懦夫……開槍呀！你們看得明白，我們是不願意投降的……

（他們把他們的槍都丟了。諾亞甘姆舉劍發令射擊。）

第六場

人物依舊： 加上阿爾伯

（阿爾伯在扶梯上出現，穿着戰服，手持指揮棒；在他後面，隨着他的副官們。鐵木易也上來。阿爾伯展開指揮棒——鼓聲止了，號聲停了。兵士們把鎗放下來了。）

阿爾伯 （肅靜一會兒之後，向衆愛國黨說。） 諸位，你們當中那一個是首領？

加耳洛 是我……

李索耳 （阻止着他） 打仗的時候，是他……可是這裏呢，那是我呀……我是李索耳

伯爵!

阿爾伯 好極了,伯爵!——現在我們可以迎接威廉親王了……我們就要請他進城來,

(大眾動容) 把他的頭砍了之後,反叛行動也就會終止了。

李索耳 (憂愁地向加耳洛) 呵!假使他進城裏來,他的命就沒有了。

阿爾伯 你們用什麼信號叫親王進來呢?

李索耳 (有希望似的) 呵!天主保佑,你不曉得信號呀,劊子手!

阿爾伯 藍貢,拿打鐘的約納來!(約納綁着被牽到階下)你曉得這個信號嗎,你?

約納 (戰慄着) 我曉得,老爺!

阿爾伯 那末,把他的手綁解開來,叫他發信號。

(二兵士把約納的手綁解開。)

加耳洛 (急劇地) 約納,你不要發信號!

李索耳 不要發信號!……

約納 (怕) 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人，諸位……他們會殺掉我的，我有老婆和孩子呵！

加耳洛 (請求他) 三百萬人等着救呀！那些人都是你的孩子們呵！……

李索耳 救救親王！

加耳洛 救救佛拉孟人……

李索耳 跪着，約納，我跪着求你不要這樣做呀！

約納 (繩索解了被藍貢牽到左邊去) 呵！天啦！天啦！……

阿爾伯 (大怒) 把戲做完了沒有……

衆愛國黨 (阻止着約納，拖着他不讓他走) 約納，不要打鐘！……

阿爾伯 (對藍貢) 拿一支手槍指着他的喉嚨逼着他，假使他猶豫不打的話，把他槍

斃就是！

(約納被牽到鐘樓的扶梯上，衆愛國黨留着不動，有失望之色。)

第七場

人物依舊：少一個約納！

阿爾伯 諾亞甘姆，一切措置都準備好了嗎？

諾亞甘姆 哦！公爵，威廉親王一進來，我們就兩面夾攻；這樣他的人馬就沒有一個可以達到目的地的……

阿爾伯 （得意洋洋） 到底，我可以把你們的解放者拿住了。

李索耳 呵！天啦！公道的天啦！……好天啦！不要讓這不公平的事完成吧！……救救親王，救他吧！……您應該替我們救他的！……

（靜默，鐘聲開始響着，大家憂鬱地聽着。——鐘擺動起來，所敲着的是喪鐘的調子，衆愛國黨面有喜色。）

阿爾伯 （憂形於色，注視着他們。） 可是這是喪鐘的調子！……

諾亞甘姆 是的，公爵。

阿爾伯 那是信號嗎？

加耳洛 (喜溢眉宇) 是的,公爵是的,這是信號!……不過這是告訴親王:「不要進來!

快逃開這城吧!……」這是救他的信號,同他一道得救的還有佛拉孟人的自由!

阿爾伯 (大怒) 糟糕!把那個打鐘的人拿來殺掉!……殺!……殺!……殺哇!

(在鐘樓內有槍聲——鐘聲也停止了。)

諾亞甘姆 已經把他殺了!……

阿爾伯 太遲了!……另一個被逃脫了!……

(四個兵士由鐘樓用銚抬着約納的尸體出來。)

藍貢 (阻止他們前進,把蓋屍體的大衣掀開來看人已經死了沒有。)公爵,他已經死了!

李索耳 (在屍前脫帽,衆愛國黨也同他一樣脫帽。)可憐的無名英雄!……我們向你致敬

禮!……只一秒鐘就使你變成一個好漢了!……我們的子孫須紀念着你!……以後

獲得自由了不會忘記這種自由是由這個平凡的打鐘人所創造出來的。(約納的

尸體由甬道慢慢抬進) 諸位,算了吧,今夜是好的,只有我們幾個要死的!……佛拉孟

民族萬歲！……

衆愛國黨 佛拉孟民族萬歲！……

阿爾伯 諾亞甘姆，把這些人帶開！……馬上送到斷頭台上去，就今天夜裏把他們斫了！

……

（兵士們圍着他們，帶他們由右邊大扶梯出去。）

鐵木易 （在他們走上梯階的當兒） 諸位，（他們止步回轉頭來）我對您們致敬禮而我

只有一種歉意：這就是不幸沒有跟您們在一塊兒。

阿爾伯 侯爵！……

鐵木易 （帶帽面對面看着他）爲我所有的贖金計，公爵，我不願意對您說得那麼多！

（衆愛國黨上扶梯階，兩旁由兵士們看守着。擊鼓示敬，軍號也吹起來。）

——第三幕完——

第四幕

第六景

公爵府裏的大廳，近軍法拷問處。在右邊，前面，爲軍法處大門，門前有石階兩級。——左邊，爲通到公爵家裏的大門。稍後右邊有壁，壁裏有走廊；左邊有壁，壁裏也有走廊和前的一樣。——廳中有大棹一，上鋪黑色絨氈，棹之左右各置一椅。廳後有壁爐——座上掛奧大利軍器。——壁上有油畫，所畫的都是宗教殉難者和諸聖人。——那些一切都是兇惡而暗淡的氣象。——天已亮了。

第一場

人物：
阿爾伯 諾亞甘姆 華爾喀 藍貢。

• 藍貢 華爾喀 諾亞甘姆 阿爾伯

(左邊走廊入口處有兵士一人站崗。)

阿爾伯 諾亞甘姆!

諾亞甘姆 公爵,有什麼事情?

阿爾伯 (從拷問室出來靜默地到棹邊之後)。幾點鐘了?

諾亞甘姆 七點鐘了,公爵。

阿爾伯 在廣場上一切都準備好了嗎?

諾亞甘姆 準備好了,公爵。

阿爾伯 斷頭台,火刑場,也都準備好了嗎……

諾亞甘姆 正在準備。

阿爾伯 藍貢!……命令郎巴地聯隊到大廣場上去,照上次殺愛蒙和霍耳納的時候一
樣的辦法!

• 藍貢 | 華爾略 | 阿爾伯 | 諾亞甘姆

藍貢 好公爵！

阿爾伯 薩丁逆聯隊看守各城門，所有的城門都要關閉，一直等到行刑了之後才可以再開……西西里同拿破里兩聯隊照常服務……命令塞耳布羅尼將裝好開花礮彈的大礮放在大市場各出入口準備事變……去吧！

（藍貢從左邊走廊出去。）

華耳喀 公爵，法國大使已經收到鐵木易的贖金了。

阿爾伯 （在棹上簽好一張通行證）把這一張到里爾去的通行證交給這位法國人，叫他快點兒走吧！

（他把通行證交給他。）

華耳喀 是的，公爵。

（他反身進去到右邊把通行證交給一個兵士，兵士出去然後又返身出來。）

阿爾伯 （坐在棹的右邊）諾亞甘姆，我們應該明白得更詳細……總之，諸位……那全

城都陰謀着反對我們，——而除被我們拿住的人外，剩下來的全都逍遙法外……
應當知道其他謀反的人的名字！把名字知道之後……我相信城裏有一半的居民
要被槍斃的……

諾亞甘姆 我們可以拷問出來的，公爵。

阿爾伯 我很要借重這種拷問的方法……比方，這個李索耳伯爵，他是密謀造反的靈魂……去對查爾老闆說那個人要好好拷問一番，就是他死在刑具上也應該的……務要老闆親自用刑拷問……如果舊的拷打方法不成功的話……那末他得發明新的呀！

諾亞甘姆 我們通知他就得了，公爵……（他到拷問處去）

阿爾伯 呵，我想起來了，那個女人在什麼地方……是她的妻子嗎？

諾亞甘姆 我們剛才看見她還在公爵的辦公室裏，躺在地上，像死去一樣……我們想把她強制拖出外面去；可是她不肯，又這樣大聲呼喊，我們恐怕拉法爾小姐……

阿爾伯 (急劇地站起來) 天啦,我不願意我的女兒曉得這些呵!……

諾亞甘姆 的確的,公爵……

阿爾伯 至少,昨夜她 點兒都沒有聽見吧?

諾亞甘姆 公爵,我不相信她會聽見的……究竟有沒有,那阿爾培第醫生可以告訴我
們的……

阿爾伯 是的,不錯,叫他進來!這位醫生立刻就進來……而且這位女人也得立刻就
進來!……帶這個女人來……我也可以把她的問題解決了完事!……

華耳喀 是的,公爵。(他向左邊走廊出去)

第二場

人物: 阿爾伯 阿爾培第 多羅來

(阿爾培第由前方左邊的門進來)

阿爾伯 (走向醫生,溫和而不安的神氣。)呵!阿爾培第醫生!……那末,我們的病人怎麼樣

啦?

阿爾培第 公爵,沒有想到昨夜竟然好些。

阿爾伯 (向他握手) 呵!阿爾培第,你給我這個好消息,謝謝你!……昨夜她當真沒有

聽見鼓聲,也沒有聽見槍聲嗎?……

阿爾培第 公爵,幸虧一點兒聲音她都沒有聽見!……可是我不隱瞞您,現在在外面準備

行刑的事情,恐怕拉法爾小姐知道了要使她的病勢加重起來。

阿爾伯 呵!……

(多羅來,由左邊走廊進來,後面跟着華耳喀,她在棹子與壁爐之間走過場中,使公爵沒有注意,而聽見阿爾培第所說的最後幾句話。)

阿爾培第 據她的病狀看來,稍為受一點兒刺激就有性命的危險!——昨夜她安靜些
就是因為公爵允許她不再殺人的緣故;假使她知道今天早上我們要在廣場上燒

死五個人的話……

多羅來 (怕極, 私自說。) 就是今天早晨……

阿爾伯 (急劇地) 可是不應該使她曉得的。

阿爾培第 不錯……這是可以使她死的……

阿爾伯 (同樣) 阿爾培第, 她不會曉得的……叫人把她叫醒起來!

阿爾培第 她已經醒了, 公爵……

阿爾伯 那末, 叫那些女人趕快幫她把衣服穿好了……打發一輛車子替我把她送到

格洛連打爾修道院去, 等到今天夜裏才把她接回來……

阿爾培第 好, 公爵……我就跑!

阿爾伯 (阻止他) 阿爾培第, 你替我把拉法爾小姐了救……答應我會救她的命

吧!

阿爾培第 要天主保佑, 公爵!

阿爾伯 (陪他到門前) 是的,是的,你要替我救她的命的,我包你發財,我會使你在天主教會做大醫生的!……去吧,我的好阿爾培第,去吧!……

(阿爾培第從進來的地方出去。)

第三場

人物: 阿爾伯 多羅來

阿爾伯 (回轉頭來看見多羅來,忽然改變音調而且粗暴地,示意華耳喀叫他從左邊走廊出去)
太太,現在我們可以談着您了!……您要我饒加耳洛團長的命,是不是?……那末,辦不到的!……

多羅來 公爵!……

阿爾伯 您不要做夢!……這個人是一個奸賊,他手裏拿着武器,我們當場把他拿住的,

• 阿爾伯 多羅來

……他該死而且他是要死的——現在不要爲他祈禱也不要爲他流眼淚了！……
 多羅來 我的眼淚呵！……我再沒有眼淚可流了！……我哭了一夜啦！……

阿爾伯 那末，怎麼樣呢？……

多羅來 公爵，不過您所做的這件事未免太卑鄙了！

阿爾伯 太太，不要這樣！……

多羅來 這是卑污醜惡的！……昨夜我到這裏來是同您做買賣的！……這個您是不能
 夠否認的！……我同您說過：有一個人我愛他！……而且有人要殺他，同時也要殺您！
 ……我是爲他的性命，才來救您的性命的！……替我救他，我就來救您！……我有說
 過這些話沒有呢？……

阿爾伯 假使天主審判過……

多羅來 呵！這是您我兩個人的事，天主與我沒有什麼關係！……我沒有違背諾言，而且
 我不過是一個女子！……您是阿爾伯公爵，西班牙的大人物，「佛拉孟」的鎮守使！

……我想這些很可以使您有做一做紳士的資格……「大丈夫一言既出驕馬難追！」我求您也守點兒信用吧……

阿爾伯 太太，您聽明白我的話……這是您，要是別人敢對我說這樣的話……他就休想從這裏活着出去……不過您對於國王陛下是真的有很大的功勞，所以我也不能為難您了。

多羅來 我是對於您有很大的功勞的。

阿爾伯 您想為我效勞嗎……也可以……我沒有忘記您的功勞的證據就是您還在那裏活着呵！

多羅來 呵……您所差的只沒有叫人把我逮捕起來吧了！

阿爾伯 爲什麼不呢？

多羅來 公爵，您當不敢這樣做！

阿爾伯 也許——現在……因爲我們說到榮譽兩個字，我是不准人家把我的榮譽再

佔據去……決不您聽明白，我沒有允許不殺這個人……從來沒有！

多羅來 您鼓勵我爲他去出賣別人豈不是允許了我嗎……而且我所出賣那些人的頭一個，您曉得是誰嗎？

阿爾伯 那就是使您受罪的緣故吧……您應該跪在我的面前爲您的丈夫討饒的當

兒反而爲您的情人做辯護，來替他求命……

多羅來 我應該受罪，我比您明白得多……可是來責罵我的人就不應該是您……假使我是一個賢妻而不是一個犯色情狂的女子的話，您今天早晨就當被愛國黨吊死連尸體也被溝裏的水漂流去了……（公爵動容）您應該明白，沒有我，您的性命早就沒有了……您真是我的共犯，不過您利用我這個過失吧了……

阿爾伯 呵！

多羅來 祇有一個……這個人，祇有他得到好處……算了吧，公爵，我們彼此不要當面做假仁假義的勾當！我昨夜所做，把這些不幸的人們的祕密偷得來賣給您的事是

可怕的。可是您把他們一網打得乾乾淨淨也未免太殘酷，您總不能否認吧！……我們彼此是一樣可輕蔑的……我告發……您殺害……我最卑鄙……您最兇惡！

阿爾伯 太太，您得小心！

多羅來 我固然是錯誤了，可是您總是比我更靈巧，因為所有的贓物都是由您竊佔着……那是不可以的……我要我的份兒……假使您不把份兒分給我……我將要到處叫喊着：「阿爾伯公爵是一個儒夫……他叫你害人，等到害了人，又拒絕償付酬勞金給你……」

阿爾伯 （發狂似地） 所以您要我免他一死嗎？

多羅來 （瘋了） 我要我的份兒……我要我的份兒……我救了您們，您和您的軍隊……我把三百萬人都捆縛着送給了您……您竟然拒絕我所要保全只一個人的性的要求——那簡直是喪心病狂……只有一個人……喂……把他給我吧！……把酬勞金付給我吧！……這樣我們的賬就算得一清二楚了！……

阿爾伯 我們的賬已經算清了！——要饒命的話，不是饒他的命而是饒您的命。因為聽着您所說的話，我剛才已經三次宣告您的死刑了！

多羅來 饒我的命！

阿爾伯 （不由自主，大聲。）滾出去！滾出去！滾出去！……這個人非死不可！如果您多說一句……（指着拷問處）我會把他嚴刑拷問的。

多羅來 （害怕）公爵可憐他吧！……那末，是的！我錯了，我不應該威脅您，我沒有那種權利！——我不再強求了！……我懇求您！我哀求您！……（公爵走到棹上搖鈴）天主不會赦免沒有惻隱之心的人的！……我敢替您的女孩子求您赦免這個救過她的命的人！……

阿爾伯 （叫）華耳喀！

第四場

人物依舊： 加上阿爾培第 華耳喀 然後拉法爾小姐上

阿爾伯 (向阿爾培第) 那末，怎麼樣了？

阿培爾第 公爵，拉法爾小姐準備好了……她來了。她在這裏……

多羅來 (有希望的神氣) 呵！

阿爾伯 (急劇地走到她的女孩面前) 不可以到這裏來……把那個女人帶開……

多羅來 不，我不走！

阿爾伯 (大怒) 華耳喀！

多羅來 (大怒，把華耳喀推開) 我不走……不要碰着我……要不然，我就喊，而且我會

把一切全說給她知道的！

阿爾伯 (極可怕的样子) 你再說一句話就沒有命……

(當華耳喀要用力拖摺多羅來的時候，拉法爾同女修士和女僕由左邊的房間出來，華耳喀退，

多羅來仍舊是站在那裏。)

阿爾伯 (回轉頭來,向他的微笑地進來的女兒,拉她的手臂。) 拉法爾,親愛的女兒……你

這樣獨自一個,不用人扶着走啦!

(女僕,女修士,阿爾培第,拉法爾,阿爾伯公爵,華耳路在壁爐前面,多羅來在右邊。)

拉法爾 (很喜歡) 是的,你看……今天早上我的身體很好。

(她咳嗽,阿爾培第離開椅子左邊的椅讓地坐下去。)

阿爾伯 (憂慮) 不過……

拉法爾 呵!一點兒都不要緊的……——是不是,阿爾培第醫生……

阿爾伯 他同你說過了嗎……

拉法爾 是的;你要我到格洛連打爾修道院去嗎?

阿爾伯 是的,你已經好久沒有出門了。

拉法爾 是的,這樣也好……

阿爾伯 你等到吃晚飯的時候才回來!——阿爾培第,你們把氈子和皮大衣帶着走嗎?

阿爾培第 (指着女僕們手裏所拿着的衣服) 有的, 公爵!

阿爾伯 (對拉法爾) 那末去吧! 親愛的……去吧!

(多羅來走過去故意使他們看見)

拉法爾 晚上再會吧! (看見多羅來, 低聲說) 呵! 這個女人, 我剛才沒有看見!

阿爾伯 (溫和地, 要推她到左邊的門外去) 是的, 是一個本城的女子……

拉法爾 (不動) 看起來, 她是很憂愁的……她哭了嗎?

阿爾伯 (同樣舉動) 也許!

拉法爾 (低聲) 這大約是一個可憐的女子, 到這裏來口頭請求你什麼了, 是不是?

阿爾伯 是的……再會吧!

拉法爾 (仍舊是低聲) 你看, 給我猜着了! (向她的父親) 你不願意答應她向你請

求的事嗎?

阿爾伯 拉法爾

阿爾伯 答應她嗎……決不會的!

拉法爾 我呢……你答應不答應?

阿爾伯 答應你嗎……

拉法爾 今天早上,我覺得很好……你看,我呼吸得非常自然……我的身體好久沒有

像今天這麼好的了!

阿爾伯 (喜歡) 呵!好極了……多麼快樂!

拉法爾 你曉得我的身體好就很快活,是不是?

阿爾伯 對了!

拉法爾 那末,這種幸福不要讓我們單獨享受……爲感謝天主保佑我們的恩惠起見,

答應這個女人請求你的事情吧!

阿爾伯 (不能忍的神氣) 我不能夠答應的……你給我走出去吧!

拉法爾 那末,這是一件情節很嚴重的事嗎?

阿爾伯 (忘記似的) 嚴重得很。

拉法爾 (急劇地, 變形於色) 所以有些事情瞞着我, 不讓我曉得的嗎?

阿爾伯 (急劇地) 沒有什麼事!

拉法爾 昨夜的鼓聲槍聲, 又是做什麼的呢?

阿爾伯 不過……一點兒事都沒有!

拉法爾 (用眼看她的兩個女僕像問她們似的) 呵! 天啦! 你答應我這麼多次數了……要

是還有屠殺的事情的話……

阿爾伯 (急劇地) 我跟你說沒有……這是不要緊的……

拉法爾 (急劇地去到她父親面前) 那末, 要是不要緊的話, 你可以答應她了……我

自己就跟她說去……我問問這個女人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拉法爾 阿爾伯

阿爾伯 拉法爾

阿爾伯 拉法爾……

拉法爾 (向她的父親) 讓我來做, 你會曉得的! (向多羅來, 一面坐在椅子左邊的椅子上去。)

太太, 您爲什麼到這裏來, 可以告訴我嗎?

(阿爾伯站在她的女兒坐位後面用威脅的神氣來看多羅來。)

多羅來 (溫柔地, 到棹前來。) 哦! 小姐……簡單得很……這是關於您認識的一個人的

事……我是爲加耳洛團長而來的!

拉法爾 是的, 我認識他……那末, 怎麼呢?

多羅來 那末, 小姐……昨夜他被捕了……

(公爵有動作。)

拉法爾 他被捕了!

多羅來 (用輕挑的神氣看着公爵) 哦! 爲一件很小的事……公爵會同我一樣告訴您:

這是很小很小的事!

拉法爾 這或者就是昨天晚上所經過的事情嗎？

多羅來 大概……是的……

拉法爾 (用責備的口氣) 呵……父親……這真是太嚴厲了！

多羅來 可不是嗎？

拉法爾 只有您所說的這點兒小事嗎？

(阿爾伯從他的女兒後面走過，兩隻眼睛不停留地注視着多羅來。)

多羅來 沒有別的事，公爵自己不能夠告訴您有別的事……

拉法爾 您所請求的自然……

多羅來 小姐，我請求把他從監牢裏釋放出來……還要請公爵給他一張通行證……

那就夠了！

拉法爾 有理…… (公爵有動作) —— 父親，太太說得是……太太，您替他這麼辦，好

●拉法爾 阿爾伯在她後面 多羅來

得很……您是他的女朋友嗎？

多羅來 對的，小姐……我是他的女朋友！

拉法爾 好極了……因為他值得人家愛他的……而且我也愛他呀……可是現在我們有兩個人愛他，我們的力量大起來了！

多羅來 願您的父親聽見這個！

拉法爾 (站起來) 是的，不錯，他要叫我們這樣去請求他……你瞧……喂，父親，華耳喀先生就把我們的團長恢復自由是不是……這於你是很容易辦到，惠而不費的事……

阿爾伯 (用反語的口氣) 呵！好哇！

拉法爾 你說了……好嗎？

阿爾伯 嘿，不……我說不！

拉法爾 (站起來，不安) 那末……——太太，你把實在的情形都告訴我吧！

阿爾伯（走到她們倆者之間去把她們隔開）她一點兒也不會說的……因為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多羅來 真的，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拉法爾（感動，神經興奮）你拒絕嗎？……呵！父親，你太狠心了。

阿爾伯 拉法爾！

拉法爾 剛才我多麼開心……現在……天啦！……今天的日子開始得這麼好，倒霧極了！

（她跌坐在椅上，阿爾培第走近前來。）

阿爾伯（失望，跪下。）我的女兒……阿爾培第醫生，怎麼好……我的孩子……

拉法爾 我剛才身體還那末好的……天啦！……

阿爾伯 那會恢復的……好寶貝，我的性命！

拉法爾（敏捷地，親切地。）你單單答應我所要求的事好嗎？

阿爾伯 不論什麼，我都答應。

拉法爾 (站起來) 當真嗎？……這回什麼都好嗎？

阿爾伯 是的。

拉法爾 他自由了嗎？……

阿爾伯 是的。

拉法爾 你對我發誓嗎？

阿爾伯 用你的性命來發誓好了！……

拉法爾 (站着，走到他面前，在棹上取了一支筆交給他) 馬上寫一張赦令！……立刻就寫！

……筆在這裏！

(阿爾伯站起來，拿着筆然後站着寫) •

多羅來 (跪在拉法爾之前) 小姐，天主保佑您！……謝謝您！……您真使我五體投地了！

阿爾伯 拉法爾 多羅來

拉法爾 您爲這種小事來哭嗎？

多羅來 哦！我看見您病得這麼厲害心裏難過呀！

拉法爾 （低聲向她的耳朵上說。）我的病原來沒有這麼厲害，多半是裝的……

多羅來 （吻她的手）呵！小姐……

拉法爾 不要多說了！

（她再回到左邊去，那個時候，女僕拿大衣給她。）

阿爾伯 （向華耳喀）華耳喀，這是一道釋放加耳洛的命令和一張到里爾去的通行

證！

多羅來 公爵……

阿爾伯 （到多羅來那邊，在棹旁，近她，低聲。）太太，不要謝我，這種特赦是您勉強我，我不

得已答應的……她幫您忙，您得替她祈禱呀……我限您今夜以前跟他一齊離開

這裏！（指着棹上）您的通行證在那裏……（他到他的女兒那邊去）——喂，拉法

爾……來吧，我自己扶你上車吧！

拉法爾（向多羅來）再會，太太……（向阿爾伯公爵）假使你聽我的話，假使我常常

在這裏你瞧……要作好人多麼容易呵……

第五場

人物：多羅來 華耳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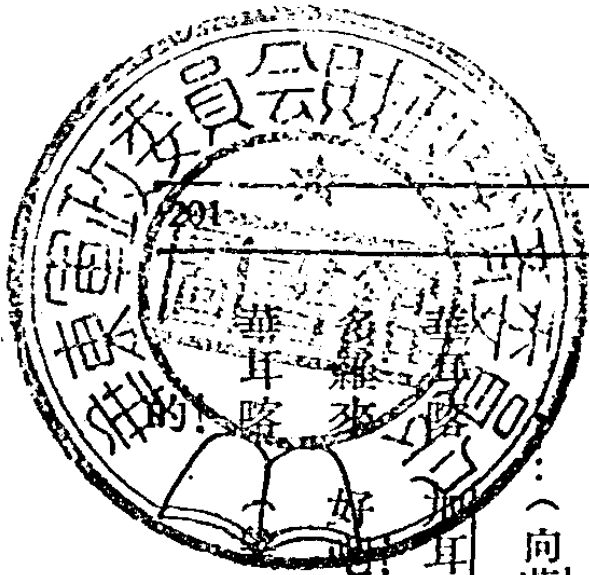
多羅來（到棹上去取通行證）他已經得救了……如果你要的話，現在再來威嚇吧！

（向華耳喀）先生，我可以去看他嗎……

華耳喀（加耳洛團長……不可以，太太……您到大門外去看他好了。

多羅來（她到左邊欲從走廊出去，止而不前。）從那邊走過的是什麼人啦？

（一望）這些都是從軍法會審處出來的犯人，現在把他們解回監牢裏去



多羅來 (發出害怕的聲音) 哦! 我不願意看見他們呀!……

(她回來走過場中想從右邊的門出去。)

華耳喀 不要從那裏出去, 太太, 這是拷問犯人的房間!……

多羅來 (怕而後退) 噢!

華耳喀 (指着右邊的走廊) 假使您願意的話, 從這裏出去好了!

多羅來 呵! 對了, 我要出去! (她跑忽又停止不前而向門外張望) 噢! 那邊過來的人是誰呀?

華耳喀 是李索耳伯爵!

多羅來 (怕而發狂, 回頭又走過場中到左邊來。) 先生!……我不願意看見他!……先生, 我

害怕!……不要使我看見這個人!……我只能夠在睡眼朦朧的時候看見他!……他

來了!……(失望地) 可是我就不能夠從這可怕的屋子裏出去嗎?

華耳喀 (指着右邊) 從這裏, 太太!……不過, 相信我, 不要碰見公爵!

多羅來 劍子手, 閻羅王!……都可以!……可是不要碰見來的這個人!……呵! 不要碰見

他呀！呵！天啦！不要碰見他呀！

（她當藍貢進來的時候從左邊出去。）

第六場

人物：李索耳 藍貢 兵士（在場底走廊裏）

（藍貢先李索耳而進然後用手作勢叫他進來。）

李索耳 隊長，您帶我到那裏去，爲什麼您把我同他們分開呢？

藍貢 因爲他們的事都完了，先生，我很抱歉對您說，您的事情却還沒有完。

李索耳 在軍法會審處和火刑場跟我有什麼分別？我總是死的！

藍貢 唉！伯爵……在那邊拷問室裏還要把您拿來拷問呵！……

李索耳 拷問呵！對了……我忘記了……而且這是阿爾伯公爵的玩意兒！

• 李索耳和藍貢在棹前

藍貢 我如果相信人家所說的話，那末，伯爵，請您鼓起您所有的勇氣才成啦！

李索耳 人家希望我會說出來嗎？

藍貢 人家確實相信您會說出來的。

李索耳 （停一會兒之後）天曉得，我所害怕的並不是痛苦……痛苦和我，我們倆認識

得很清楚……可是誰能夠答覆說他的肉體不會比他的靈魂更懦弱……誰能夠

答覆痛苦不會使他喊一聲……使他招認……使他說出同黨一個名字呢？呵！先生，

有痛苦會使我做一個告發人和一個奸賊的思想……那才算是受真正的痛苦哩！

藍貢 （低聲）您寧願死在自己手裏，是不是？

李索耳 天啦……假使我做得到的話！

藍貢 （同樣低聲）那末，您不要喊一聲……不要動一動……鐵木易侯爵已經準備

好這件事了！

李索耳 （有希望的神氣）呵！

藍貢 等會兒我要帶您去審問的……而且在那個走廊裏有點兒黑漆漆的……祇要在我這一邊把手張開……

李索耳 (急劇地,暗中同他握手) 是的……是的呵!隊長,謝謝……謝謝您也謝謝他!

藍貢 (高聲) 伯爵,假使事先您要一位神父參加……

李索耳 不……團長……不要——有上帝在我就夠了!

第七場

人物: 李索耳 加耳洛 藍貢 米格爾 拿伐拉 兵士 然後華耳喀

李索耳 (看見加耳洛有兩個兵士帶着他由左邊走廊進來) 加耳洛! (低聲向藍貢,有驚異狀,對他指着拷問室)——他也要受拷問嗎?

華耳喀 (由公爵辦公室出來,向軍官們) 諸位……加耳洛團長被釋放了。

李索耳 (喜歡) 釋放了嗎?

加耳洛·我能被釋放嗎？（向華耳喀急劇地走過來）爲什麼我被釋放，而伯爵沒有被釋放呢？

華耳喀 先生，公爵大人願意赦你的！

加耳洛 而我呢，我不肯接受這種特赦！

華耳喀 先生！

加耳洛 你們有什麼權利利用這種我沒有請求過的仁慈來侮辱我呢？

華耳喀 這是由於拉法爾小姐的請求，你才能被釋放的……

加耳洛 這並不是我的請求。

華耳喀 先生，釋放你是公爵一時的高興……

加耳洛 我可不高興！……我參加了陰謀，跟我的朋友們一塊兒奮鬥，打仗！……一樣是

謀叛，自然要受一樣的罪，同上斷頭台！……這是我的權利……我要求這個權利！

華耳喀 加耳洛 李索耳

……而且我不承認你的公爵用慈悲心來強迫我受另一種刑罰！……

華耳喀 先生……

加耳洛 請你把我送到斷頭台上去。——去吧，先生，去同你的公爵說：我不要他的特赦！

……

華耳喀 （把通行證交給米格爾） 你自己同他說吧，先生，因為我只認識他給我的命令。

（他從左邊出去，米格爾到右邊走廊出口處去同藍貢說話。）

加耳洛 好……他在什麼地方？

李索耳 （阻止他） 你想去同他說嗎？

加耳洛 是的，我想同他說去……

李索耳 （同樣地） 加耳洛……

加耳洛 來阻止我的人倒是你嗎？

李索耳 天啦！……是的，是我！

加耳洛 李索耳！讓我去吧！

李索耳 不要去，我告訴你！

加耳洛 讓我去死吧！……這是劊子手來替你報仇呀！

李索耳 假使我不願意劊子手來替我報仇！……（很慈愛的樣子）你可憐得很！……假

使我連仇都不要報了！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加耳洛 不應該的原諒！我不能夠接受的！

李索耳 可是你非答應我去承受這種特赦的權利不可！……假使像你所說的，那你的

錯處便使我成爲你生命的主宰了！……

加耳洛 對了，這是一定的！

李索耳 那末……我可以隨便安排了！……我本來不再請你活着的；現在！……我命令

你活着呵！

加耳洛 呵！李索耳！……我寧可受你對我發怒一百次，不願受你害我的恩。

李索耳 加耳洛！我死期這麼近了，這一生的苦楚和過度的災難似乎是一種幻夢……

讓我享受遺忘和饒恕兩種至上的快樂吧！不要使我對於一切失望而死！……我最後所握的手是一個最親愛的朋友的手……這個朋友我從前以為已經失去了，却被熱淚所感動而回頭，且受改過自新的洗禮，現在居然為我再獲得了。

加耳洛 （握他的手而吻之）呵！天啦，是的。

李索耳 加耳洛，你要為順從我而活着！尤其是應該為我們的神聖的福利而活着……這種神聖的福利最需要你的忠誠……願我們的祖國從此以後是你的唯一的愛情……那種愛情，我的加耳洛，也可以受欺詐的；可是受人敬愛者總是偉大的；且牠的宗教意義是多麼純潔顯然，在一個共同信仰之下可以從死敵變為朋友……你年紀還輕……可以看得見我們佛拉孟國復興起來的……那個時候，加耳洛，到我們獨立的旗幟在城頭上飄揚的日子……你應該想到從前共同奮鬥的老朋友……

……我在天有靈會歡喜地饒恕你而且保佑你。

加耳洛 李索耳，我願意你的饒恕不單單爲我就算了……也得饒恕她才好！

李索耳 爲她……爲一切都可以！（停止）爲一切不……我比從前好得多了！……

（用力）不……我不能夠饒恕大家……而且我這個心也不能超出常情之外來
把我這種報仇的熱烈願望掩飾住！

加耳洛 你還想復仇嗎？

李索耳 因爲我所要報復的仇恨跟我個人再沒有什麼關係——這不是我個人受侮辱，這一回而是全體民族受侮辱……而且那種侮辱……我不相信，是的，我不相信上帝自己會命令我去忘記牠的！

加耳洛 什麼侮辱，你說吧！

李索耳 （低聲說，使兵士們不聽見）加耳洛……人家把我們賣掉了……在我們當中

有一個該死的，廉恥喪盡的人偷把我們所有的祕密拿去賣掉了！……

加耳洛 呵！假使沒有這麼一回事……

李索耳 而且我們不知道這個出賣我們的人是誰……我們既然極端地不明瞭這件事的發生，明天，一會兒，他就會重新做起他的罪惡來……這樣就是圖謀得最嚴密的計劃也會失敗的……而我們最純潔的血也要流盡了，全民族就會在失望同恐怖裏壽終正寢了，因為我們當中有一個靈魂被罰入地獄而他還得逍遙法外不受懲罰，這是鼓勵他胡作妄為的原因吧！

加耳洛 那末你想要怎麼辦才好呢？

李索耳 我所要的就是我死後的遺囑……你聽明白這個……加耳洛……這是我傳給你的一種神聖的任務……

加耳洛 是的！

李索耳 這個出賣祖國的奸賊……這個販賣我們的商人……你要把他破獲……把他找着……等到你把他捉住，不論他是老，少，貴，賤，應該毫不容情地把他殺死……這並不是犯殺人的罪……這是正當的防衛……這不是一種觸犯刑法的罪惡……

……這是一種維護正義的行爲！……你不單單爲被他所賣的和被他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祖國復仇就算了！……我的孩子，你只管殺！……再殺！……你就可以救國！

加耳洛 我可以對你發誓……我一定會做到的。

李索耳 你要小心！……這是一個神聖的誓願哩！

加耳洛 我發誓一定要做到！……

李索耳 不論是誰，你都能殺他嗎？

加耳洛 我以永遠的幸福爲誓！……就是我自己家裏的人！……就是在我祖先靈位之前！……我發誓，我一定用我這隻手刺破這喪盡廉恥的人的心才能夠消我的恨！雪我的憤報我的國仇！

李索耳 你看得明白，我要你活着是有道理的！……你的性命還是有些用處呵！……

（右邊的門開了而諾亞甘姆和法院書記官在門檻上出現。）

加耳洛 （不安）有人來了嗎？

李索耳 (看見藍貢出來) 是的,我知道怎麼一回事了……

加耳洛 什麼事呢……

李索耳 (對他發笑使他安心) 好像公爵要審問我呵!

加耳洛 不過你得由原路回來……我還可以看見你的。

李索耳 (感動,伸手) 那是一定的……好吧,加耳洛,我的孩子……我們就此分離吧!

加耳洛 (不安) 我要等你……

李索耳 不要留在這裏……那是於你很危險的,你的性命再不是你自己的了……留

心你的誓言吧!

加耳洛 (仍舊是不安) 這好像是說你跟我永別了呵……

李索耳 永別……哦,不是的……呵!一定不是的……我有很堅決的希望來同你再會

呵……

藍貢 (出來) 我們去吧,先生!

李索耳 我已經準備好了，隊長……（在階上向加耳洛）不要忘記你的誓言……加耳洛……一定要想到你的誓言……

（諾亞甘姆回進去。——藍貢同李索耳從同一個地方出去，門也關了。）

第八場

人物：
加耳洛 米格爾 掌旗官 軍官們

加耳洛 （用眼看李索耳出去）他用什麼神氣來同我說話……公爵要他什麼……他們把他帶到那裏去……（他要上階去）

米格爾 （阻止他）慢慢，先生；你不可以到那邊去。

加耳洛 好吧，先生；我在這裏等一等好了……

米格爾 先生，你也不能夠老等在這裏，你應該走了，這是你的通行證請你拿去吧！

加耳洛 （拿通行證）請你讓我等他出來才走吧！

米格爾 你的朋友嗎……恐怕時候很長久吧。

加耳洛 呵！你以為要很久嗎？……

米格爾 當然的……那是拷問呵！……

加耳洛 （怕極）拷問……他騙我了，我沒有明白……我要看他！……

（他衝上去，軍官們急把他攔住。）

米格爾 先生，你不可以去的！……

加耳洛 （失望，想擺脫兵士的繞纏，被他們推到棹後，一直到壁爐那邊。）放開我！……我還要

看他的！

米格爾 （同其他的人阻止他）先生，我告訴你，你不可以去的！……

（門又開了，諾亞甘姆又在門檻上出現。）

第九場

人物依舊：加上諾亞甘姆 華耳喀

加耳洛（有希望的神氣）他們回來了！

華耳喀（從公爵辦公室出來）那末，怎麼樣，諾亞甘姆……

諾亞甘姆 完了……

加耳洛 這麼快……

華耳喀 他說了什麼……

諾亞甘姆（把兩肩一聳）他只說了兩個字……祖國……他就死了……

（大家動容也不攔阻加耳洛了。）

加耳洛 他死了！

華耳喀（向諾亞甘姆）怎麼……死了嗎？

諾亞甘姆 在門檻上……他用這把刀自己刺在心上死了……（他把尖刀丟在棹上）

加耳洛（氣餒，痛哭。）呵！天啦！天啦！

諾亞甘姆 (向軍官們) 真的, 諸位! 應該好好地犯人身。上搜查才對! :

華耳喀 來, 到公爵辦公室裏來吧!

加耳洛 (面。白。而。故。作。鎮。定。到。棹。面。去。) 諸位, 諸位! 你們還要這把刀不要?

諾亞甘姆 (一驚, 看他。) 不要了, 先生! : : : 不要了!

加耳洛 那末允許我把這把刀拿去嗎? :

諾亞甘姆 你要, 拿去就是! :

(他們從左邊走出去。)

加耳洛 謝謝! :

(他拿了刀, 從右邊衝出去, 兵士們看着他走。)

第七景

城裏一處地方, 深處, 有欄干向左邊城上伸延, 城中房屋頂上蓋着半溶解的雪。這欄干伸延到堡

堡裏的城洞再穿過去然後轉到右邊而止，這右邊是聖居都爾教堂的所在，教堂塔尖在房頂出現，可爲觀衆所見。——左右兩方有街道一條，左邊前方有店一，店面在前方開着，而其內部只能在台前看得見。——是在白天。——遠處有召集的鼓聲響着。市民，商人，工人，女人，小孩，在場中低聲談話，接近時都有驚異狀。——兵士們來來往往，或獨自一個，或巡邏行走。

第一場

人物： 一個釀酒工人 一個酒店老闆 兵士 隨營娼妓 市民 婦人 小孩

然後米格爾和藍貢

婦人（對另外一個低聲說）這是召集兵士的鼓聲！

酒店老闆 是的……他們應該從這裏經過的。

女商人（在她的店門左邊放着的沙發椅上坐着）你去看過市場上的景象嗎？
聲音 沒有。

女商人 那裏有一個全黑的火刑場，看見了真令人寒心呵！……
 釀酒工人 四圍排着大砲，砲口對準各街道要口放着。

工人（前進）城裏各門都緊緊地閉着，一直到行刑了之後才開，你們曉得的。
 釀酒工人 這樣，我們還該付加一附加稅去回復我們的生意呵！

女商人 假使有可能的話，你看我們將來更難過日子了！

釀酒工人 那是一定的！……你們看，這就是那些企圖的結果！……我們在這苛捐雜稅之下只好束緊肚皮挨餓！……與其在這環境裏過日子，不如早死好啦！

第二場

人物依舊： 加上加耳洛和鐵木易

（加耳洛獨自一個由右邊急劇地進來，大家對他讓開，剛才說話的人用手指着他。——鐵木易隨他後面進來，穿着騎馬靴子準備起身回到法國去。他上前攔路，加耳洛正在繼續行走，到左邊

去的時候就被他阻着。

鐵木易 團長，我從公爵府裏起就跟着您來了……請您原諒我像知己的朋友一樣地隨隨便便跟您說話……您面色蒼白匆匆忙忙到那裏去呢？請您聽我說，不要從這一邊再多走一步了！

加耳洛 謝謝您，先生……不過，那是到大廣場去的道路，我要到那裏看一個人去。

鐵木易 （急劇地）您還是不要去好，去了您也只能夠看見可怕的景象！我們到偏僻的街道裏去等着開門吧……在法郎德耳門外我有兩匹好馬……

加耳洛 真的，您說的話好像是一個老朋友，我多謝您……可是，我不能夠接受您的美意……李索耳伯爵已經死了……

鐵木易 我知道的！

加耳洛 他的夫人還不曉得……我應該去通知她才是……等到這件事做了之後

• 鐵木易 加耳洛

……我在城裏還有許許多多的事情要辦呵！

銖木易 呵！團長，那末我太孤單了……再會吧……

加耳洛 再會吧！

（他要從左邊出去，——銖木易用眼跟着他。）

米格爾 （阻止着加耳洛）先生，你到那裏去……

加耳洛 我到大廣場去……

米格爾 那邊是不可以去的！

加耳洛 怎麼……

米格爾 等犯人們過去之後，你才可以去！

銖木易 （向回來的加耳洛）呵！你也不得不同我一塊兒留在這裏了。

加耳洛 那是應該的！

（右邊有人聲。）

第三場

人物依舊： 加上阿爾培第 兩個扈從（護衛） 拉法爾小姐和她的侍者

後台人聲 從這裏走……從這裏走……

阿爾培第 （從左邊進來而到藍貢和米格爾那邊來，他們在場中間站着，很感動。）諸位：

……隊長……來幫幫忙……我送公爵小姐到格洛連打爾去……可是，拉法爾小

姐看見了城門外吊死的那些人就害怕極了，要立即回來，我勸她也不聽……她到

這條街上來了。隊長，請你叫人帶我們灣一條路走回去吧……

藍貢 好，好，先生，叫車子先走，快一點；因為犯人的行列已經從府裏出來了……

阿爾培第 從這裏走，小姐，從這裏走……（拉法爾進車裏去，女修士坐在對面，護衛和女侍

者在後跟隨。）一直去，是不是？

阿爾培第 拉法爾 女侍者 藍貢 鐵木易 加耳洛

藍貢 一直去……快一點，快一點……

拉法爾 等一等……

（大家停止不前。）

阿爾培第 小姐，爲什麼不走……我們回家去吧……

拉法爾 我還要等一等……我先要曉得爲什麼有這麼多人，這些兵士和鼓聲又是做

什麼呢……諸位，這裏有什麼事情嗎？

藍貢 （阿爾培第向他示意）小姐，沒有什麼事情，不過是在舉行閱兵典禮吧了。

拉法爾 呵！（號聲在甬道吹着）

傳令官 我們的公爵奉國王的諭旨通告凡這城裏的人民應該在叛徒們經過的時候

靜默地跪着……（羣衆中有議論的聲音）達者處絞刑——天主和國王的功德

（他讀了之後即出去，一會兒遠處有同樣宣讀通告的聲音。）

拉法爾 這個人說什麼？

阿爾培第 小姐，他說軍隊經過的時候大家應該讓路。

拉法爾 可是他說了叛徒們……

阿爾培第 錯了！……沒有人說這樣的話！……是不是，諸位？

鉄木易 沒有，小姐，沒有人說這樣的話！……

阿爾培第 我們走吧！……

拉法爾 我要下去！……

阿爾培第 小姐……

拉法爾 我要下去！……

阿爾培第 我得到命令……

拉法爾 你得到聽從我的命令，諸位！……完結算了！……我要下去！……

（她由女侍者扶着艱難地下來。）

鉄木易 請你走着去吧，我來幫你的忙。

(轎車和侍者出去。他把手伸給她，遠處喪鐘響着。)

拉法爾 好，我們走去吧！……(看見加耳洛) 呵！……團長！……是你！……你可以告訴

我這裏有什麼事情嗎？……

加耳洛 不過，小姐！……

拉法爾 這些鐘聲，又是做什麼的呢？

加耳洛 這些鐘聲是阿爾伯公爵又有什麼慶日吧！

拉法爾 這些人的面容，為什麼這麼憂愁！可是你自己的臉色也白得很呵！

加耳洛 天啦！幸虧您的好意我才能從監牢裏跑出來，我是同全城裏的老百姓一樣，永

遠沒有笑容的！……

拉法爾 (很憂愁而神經緊張) 又瞞着我什麼事了！……

阿爾培第 小姐，看天主的情面，我們走吧！等一會兒，我們再也不能夠從人叢裏走過去
了！……

大衆 (請求) 小姐……

拉法爾 是的! 是的! (另外) 他們都撒謊了!…… (用手去牽着一個小孩, 使他近前) 來

這裏, 好孩子!……你也在這裏看兵士們遊行嗎?

孩子 是的, 小姐!……除兵士們之外, 我們還要看就要被處火刑的犯人們從這裏經過

哩!……

拉法爾 (大叫一聲) 呵!

(她暈倒在女侍者手裏, 有人把小孩拖開。)

阿爾培第 這個小孩真可惡!……

拉法爾 (手又在胸前) 這太可怕了!……又是這樣!……又是這樣!……總是這樣!

……呵! 好苦呀!……帶我去吧!……

加耳洛 (衝過去把她扶着) 小姐!……

(有人快拿一隻椅子來在她後面放着。)

拉法爾 天啦！……悶倒了！……悶倒了！……我喘不過氣來！……血液也要停止流動了！
我喘不過氣來！……

（大家把她扶着坐在椅上。）

加耳洛 （失望）小姐！……天啦！……小姐！……

女商人 （哭着）我們的好仙女！……

（大家圍着——所有的女人們都前來圍着。）

阿爾培第 天啦！……她要死了！

（拉法爾起來，爬在女侍者身上，想呼吸一下，然後再跌下坐在椅上。）

加耳洛 她死了！

（這句話由所有在場的人同時低聲說着。）

阿爾培第 諸位，諸位！……不好告訴給公爵知道！……讓我慢慢準備把這個消息傳給
他就是。

（大家把拉法爾抬到店裏去，諸婦人在圍着哭使觀衆看不見她。——鼓聲不停地打着，漸打漸近而喪鐘之聲也連續不斷地敲着。）

第四場

人物依舊：加行列

（一隊長槍手由甬道出現把羣衆驅散走在兵士們後面。——同一道路上有一隊行列出現，這隊人行得很慢好像是出喪一樣。爲首有鼓手三人打着出喪的調子。——全隊由斜坡下來然後向左轉在場中而在同一方向中的街道上出去。在鼓手之後有西班牙銃卒，槍卒穿着鐵甲，喇叭手，傳令官，拿金頭杖者，瑞士軍旗手，郎巴耳人，葡萄牙人，拿破里人，日耳曼人等等。日耳曼傭兵的鼓手三人，日耳曼傭兵，會審處書記官，法官，憲兵司令衛隊。——諾亞甘姆，華耳略和得爾流在後。——然後由差役所持的涼傘下，公爵由護衛和家人跟着出來。——他到了甬道之後，所有在旁觀衆都跪下，只有加耳洛站着，他背靠着右邊的牆，鐵木易也站在一旁。一待公爵出來之後，除鐘

聲外鼓聲經過了全場之後，由左邊漸漸遠去了。苦修會修士的歌聲唱起來了，他們穿着特殊的衣服，頭戴着特殊的帽，手拿蠟燭，排着兩行而來，彼此隔開着走。——當公爵到了場中的時候，他們進道裏去。——在這教會的歌聲裏，拉法爾小姐的女侍者的痛苦倍加，她們跪着大聲啼哭。——公爵看不見拉法爾，停止前進，向在他面前的華爾喀說。

阿爾伯 華耳喀，這些女人爲什麼哭呢？——我禁止人家啼哭的！

（華耳喀鞠躬而到女人那邊。——阿爾培第對他指着店中已死的而躺在椅上的拉法爾，十字架在胸前由哭着的女人們圍着。華耳喀着驚止而不前，脫帽。）

華耳喀 公爵，在這間屋子裏有一個少女死了……

（大眾脫帽。）

阿爾伯 （受打擊，想着他的女兒而跟他們一樣地行敬禮。） 一個年輕的女子死了……天

主真不留情！任她們哭吧！華耳喀，任她們去哭她們的女兒吧！……

（他舉手勢命令前進，行列重復起行。——做公爵的衛士的瑞士人在前，苦修會的修士們唱着

歌；隨後穿着青衫的修士們慢慢走過，一個穿白的拿着西班牙的十字架，穿黑衫的修士們拿着燭臺。然後喀連納、巴格齊爾同郭納里等手被綁着，每人右邊都有一個兵士隨着。——查爾老闆及其助手。——當犯人在場中的時候，右邊，經過加耳洛面前，他們看見他哭着。

喀連納（看見他進一步向他低聲說）懦夫……你恢復自由了……而我們就要被處死啦！

郭納里 賣國賊，你賣掉了我們幾個？

加耳洛 我是賣國賊嗎？……我？……

巴格齊爾 該死……猶太人……

大眾（被兵士們牽走）賣國賊！……猶太人！……猶太人！……

加耳洛 這太可怕了！……他們罵我是賣國賊！……我……我是賣國賊！……

（行列在下面的事情發生的時候，仍繼續走着，長槍兵和意大利的銃卒先行然後維持秩序的兵士們由藍貢同米格爾統率着做殿後。）

鉄木易 (阻止他) 先生……您跟我一道吧!

加耳洛 (失望地,向鉄木易) 可是,這太可怕了!……不過這不是真的!……先生!賣國賊

不是我!……我可以同您發誓,賣國賊不是我呵!

麼木易 (急劇地) 我很明白……因為這是一個女人所做的事!

加耳洛 做賣國賊的居然是一個女人!……她叫做什麼名字呢?……先生!……她姓甚

名誰?

鉄木易 我不曉得,我所曉得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她在昨天晚上到過公爵家裏來……

而且到今天早晨得到一張到里爾去的通行證才出去的。

加耳洛 呵!這到有線索可尋了,這……是一張到里爾去的通行證!

鉄木易 對了,同您我所有的一樣。

加耳洛 我從小路跑到大廣場去的時間還有,那末我去了,我到法郎德耳門外來會您

……這是您同這個女人到里爾去的必經之路……先生,請您等我一等!

鐵木易 好吧，團長……

加耳洛 呵！這被人叫做賣國賊的恥辱真難受……死的人已經死了，不過我對他所發的誓言是要履行的，我一定要替他們報仇呵！

（他由左邊隨行列出去。在這個時候羣衆已沒有兵士監視於是散開在場中奔跑，且隨着行列而行。加耳洛不能夠穿過去，乃衝上斜坡，避免了好奇的人而在甬道裏不見了。至於鐵木易也來對死者做一次最後的探望。）

——第四幕完——

第五幕

第八景

在李索耳家裏，布置同第二景一樣。——棹前的凳子沒有了，棹的右方所置的椅子已移置後面壁爐旁邊。

第一場

人物：多羅來 居都爾

居都爾（在窗前作驚狀而把窗關上）哦！太太！廣場上擠滿了人……兵士們大隊整列地排着……天主堂的門大開，神父們站在門口準備爲就要到的犯人們求天恩報

多羅來 居都爾

罪哩。

多羅來 (她在入門處窺伺着加耳洛到來) 是的……他還不來呀,他

居都爾 太太,親愛的太太!我們屋子裏所有的聽差都逃了……我們也逃吧!不要看那

邊正在準備做的可怕的場面……

多羅來 (一樣地在前場的門口站着) 逃!你只管逃吧……我呢!假使我不在這裏等着

他……你要我在什麼地方等他呢……

居都爾 哦!太太……

多羅來 (苦苦地到右邊去) 他不會來啦……他被釋放已經有一點鐘了……他第一

步就應該來看我……不……天主知道他所做的事……他在那裏呢……我嗎……

……我還會被他記算得上嗎……

第二場

人物：
加耳洛 多羅來

（加耳洛從園門急劇地走進來。居都爾看見了他進來之後，就從進出的門出去把牠關上。）

多羅來 （看見加耳洛）呵！他來了……（她衝到他那邊去）天啦！你來了……到底，你來

了……（加耳洛沒有答應她，把他的大衣和帽子放在棹上。）加耳洛……你可來了！

……你現在被救而得自由了……

加耳洛 （沒有看她，彼此由棹子隔離着。）•多羅來……

多羅來 假使他們把你跟犯人們一齊帶到那裏去的話……我當把頭撞在場裏的石

頭上碰死啦……

加耳洛 （不安）多羅來……你說的是什麼話……而且在什麼時候你能說這種話！

……

多羅來 讓我告訴你我多麼愛你……我受夠了痛苦……現在我很有權利來享受瘋

•加耳洛 多羅來

狂似的快樂啦！……

加耳洛· 不是這麼說！多羅來——我敢對你發誓說你沒有權利來享樂呵！……

多羅來 我再看見你平安回來的時候，也沒有權利來享樂嗎？……

加耳洛 你的丈夫死了的時候，你就不應該享樂！……

多羅來 呵！……

加耳洛 他是自殺的！……

多羅來 （痛苦地） 呵！天啦！

加耳洛 他死了，多羅來……那尤其是因為他死了我才來告訴你的！（感動的樣子）他

饒恕了我們的罪過才死的！

多羅來 （先減少了痛苦然後喜歡起來） 我們被饒恕了！……我們倆個都被饒恕了！

……所以，現在你就再沒有疚心了嗎？……你為什麼這樣盯着我呢？……

• 多羅來 | 加耳洛

加耳洛 你當真相信他和你一樣來了解這種饒恕而沒有條件喲！……不是的，有這麼

一個條件就是我們從此以後應當永遠分離呵！……

多羅來 分離……那末，我們要他饒恕做什麼？……好意的恩惠就變為惡意的刑罰了！

……

加耳洛 多羅來！……你胡說八道！……你侮辱了一個死人……你的丈夫！……小心點

兒！

多羅來 （親切地） 所以你在那種條件之下才接受了他的饒恕嗎？

加耳洛 呵！我……我不知道！……

多羅來 你不知道嗎？

加耳洛 不知道！我來這裏，決意……準備躲避你而逃……不過我看見你……我再不

知道要什麼……也不知道不要什麼……我糊塗了……（他跌坐在右邊）

多羅來 （親切地，近他。） 我知道……你是愛我的……而且我倆是彼此相愛的。你瞧，

那是實在的情形！（加耳洛有動作，用手去閉他的嘴）算了，加耳洛，這個惡夢完了……我們離開這座房子，這不是我們的……過去的事我們丟開……我們走吧……我們倆個人可以享受幸福和自由啦！……

（遠處出沒的鼓聲。）

加耳洛 （戰慄）聽！

多羅來 什麼？

加耳洛 （站起來）他們來了！……（他跑到窗前去把窗門開着）

多羅來 這些可憐的犯人……那末就有更充分的理由使我們離開這裏啦！……

加耳洛 （怕而後退）呵！這是斷頭台！……那是火刑場！……

多羅來 （衝到他面前去把窗門關上）嘿！這與你有什麼關係！……因為這不是爲你而

設的！……

加耳洛 不，不……我要等他們……而且要看他們！……

多羅來 (強他到右邊去) • 看他們有什麼意思……為什麼?……

加耳洛 剛才這些犯人在我面前經過的時候,你知道他們喊過了我什麼呢?……他們

叫我是個懦夫!……賣國賊!……猶太人!……他們誣我出賣他們!……我呢,你相

信我會做那種勾當嗎?……我!我!……(他再走到左邊去)

多羅來 •• 這與你有什麼關係!……

加耳洛 不過這真是太可怕了!……被人家當做賣國賊,而且是他們所說的!……現在他

們就要死在那邊火刑場上啦!……而他們最後的呼喊爲的是咒罵我呵!……(他

再跑到衝前去)

多羅來 (阻止他上前,然後拖他到左邊去) 嘿!讓他們咒罵你好了!……好事情!……讓他

們呼喊好了,來吧!……

•••多羅來 加耳洛

•••加耳洛 多羅來

•••多羅來 加耳洛

加耳洛 (仍舊是向廣場上望着, 不管她。) 我要履行我的誓言, 可惜不知道那個沒有廉

恥出賣我們的人是誰!

多羅來 哦! 天啦! …… 應該逃而不逃! …… 還要履行什麼誓言! …… 原來有一個誓言!

……

加耳洛 這是對死者所發的誓言! ……

多羅來 呵! 讓死者安息去吧! …… 你別說跟他人所發的誓言, 只管說你對我所發的誓言, 只有那些誓言才算是好的! ……

加耳洛 我發過誓了! …… 你得明白! …… 我是用我的永生去對他發誓的!

多羅來 你發什麼誓? ……

加耳洛 (掙扎脫了她跑到窗前去把窗門開了) 我發誓要用尖刀來刺死出賣我們的人!

……

多羅來 (驚而不發聲, 退到棹旁靠在棹上一會兒。) 真的, 你發得好誓! …… 那是應該的! ……

……（用反語的口氣。——譯者）

加耳洛 （站在多羅來與窗之間）我發過那種誓言了……

多羅來 爲的不過是使這個死人歡心你就去做刺客，並且敢說這種話……不過那這

太可怕了！……那是太可怕了！……（她衝到他那邊去，強他到左邊來。）

加耳洛 我已經發過誓要殺賣國賊的……

多羅來 你，加耳洛！……你敢刺死人！……你發瘋了！……我告訴你，你簡直發瘋了！

……可憐的，讓他去吧！……有人賣了你，真的！……不過事情做過就算了，用不着再管！……我們走吧！我是不會賣你的，我！……（她漸漸推他到棹邊去）

加耳洛 我跟你走使全不律賽爾的人在他們死後說：「你瞧，這是出賣朋友，出賣祖國的人！……」使全佛拉孟民族都瞧我不起，使我過着沒廉恥，喪名譽的生活！……不！我要證明我是沒有罪的人，而且非把這個奸賊殺死不可。

• 加耳洛 多羅來

多羅來（同她隔着一張棹子）可是你瞎猜……這個奸賊在那裏……誰會把他的名字告訴你誰……

加耳洛 天主已經告訴我：「這是一個女人……」

多羅來 一個女人……喂，怎麼現在到是一個女人了……呵！天啦……糊裏糊塗……
一個女人……那裏有女人們也會去幹那些事情嗎……不過這是他所相信的一回事……咦……他會相信這樁事……

加耳洛（出來）我知道得很確實的……告訴我的人……

多羅來（一樣地在棹上阻止他過去）那個人，一定是一個壞蛋！一個懦夫……他一點兒也不知道！……你得明白……一點兒也不知道，他糊說八道……現在你不論人家說什麼你都相信了……（敲聲更響）

加耳洛 他們死的時候到了……（他搖擺不定地靠在棹上）

多羅來 不……還沒有到……加耳洛我的最親愛的加耳洛……可是你聽我的話……

……到底！……我把我的生命全都交給你！……替我做些事情吧！……而且我愛你……到底你愛我呢還是不愛我呢？……

加耳洛 （仍舊是看在窗外那方）呵！天啦！……是的，我愛你！但是我答應過不再愛你的！

多羅來 （想阻止他看和聽）來，不要看那邊！……你想想！……我們一生的幸福和愛情！

……（鼓聲愈響）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在阻礙了！……（鼓聲響得更厲害）……發瘋似的）呵！可惡！……不要打鼓了！（鼓聲立停）沒有關係！……你瞧！他們離這裏很遠的！……不要聽牠！……來，我帶你去吧！……走幾步就得了！……我們也就自由了。……

（鼓聲更響。廣場上有人聲。大風琴奏歌直到完場爲止。）

加耳洛 呵！（他掙脫而走到窗前去）

多羅來 （失望地又走到左邊棹前）對了，他們多麼親熱！也就是因爲這樣所以才願意

多羅來 加耳洛

受罪……

加耳洛 (從窗前退出,大哭。)呵!你是對的……多羅來!這真是太殘忍了……你瞧,他們

現在上火刑場去啦!巴格齊爾……我的可憐的喀連納,我的朋友們……呵!我不要

看見這個……我不能帶我去吧!(他退到棹旁)

多羅來 (得意洋洋,她跑去開到花園的門。)現在,你聽我的話了……

加耳洛 (力竭聲嘶,靠在棹上,低聲,眼睛仍舊是向着火刑場。)我們離開這間屋子……這

個城市……

多羅來 (來到他身邊,一樣地低聲。)對了!……我們倆一塊兒跑!

加耳洛 (一樣地,由棹隔開他倆。)一塊兒跑吧!

多羅來 一塊兒跑……對了,來吧!……

加耳洛 (一樣地) 是一塊兒出城去嗎?……

多羅來 你有你的通行證嗎?……

加耳洛 (和以前相同) 有的……可是你呢?

多羅來 我有我的……

加耳洛 (驚,仍舊是靠在棹上,忽然回轉來向她) 你也有……

多羅來 是的,我的跟你的一樣!……是到里爾去的……

加耳洛 到里爾去的嗎……

多羅來 對了……

加耳洛 你……

多羅來 不過,我既然告訴你是到里爾去的了!……那末來呀!

加耳洛 (用錯亂的神氣看她) 你怎麼能夠得到這張通行證呢?

多羅來 是我到公爵府裏去領來的。

加耳洛 今天早晨去領的嗎?

多羅來 是的!……

加耳洛 (驚而向後退) 呵……多麼可怕!

多羅來 什麼……又有什麼事情了嗎?

加耳洛 這個女人……今天早上在公爵家裏……這個女人昨夜在他家裏……

多羅來 昨夜……

加耳洛 就是她……

多羅來 不是我……

加耳洛 就是你!就是你!……你把我們都賣了……就是你!……還敢對我說不是你……

多羅來 加耳洛……

加耳洛 呵!讓我……不要動我……(他掙扎把她推到右邊跌在椅前)

多羅來 可憐我!

加耳洛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我正找她……不想她在這裏……假使不是她還

• 加耳洛 多羅來

有誰呢？

多羅來（在地上）呵！加耳洛……不要咒罵我了……別人不論誰都可以……不過

你是不可以罵我的！

加耳洛 你是告密的女人……你是一個害人精……哦！賤人……賤人……賤人……

多羅來（跪着爬過去）加耳洛，你不知道實在的情形……他要殺死你……他離開

我的時候對我說：「我就去殺他……」我害怕而發狂了……我瘋了……加耳洛！

……我真的瘋了！我對你發誓……爲的是救你……爲的是愛你……這都是爲你

呀……爲你呀……

加耳洛（拿着她的兩隻手）你的愛情……你的愛情對我只是一種裝嬌作偽的東西！

……你的愛情的歸宿就是牽連到這些可憐的人到火刑場裏去和全民族到覆滅

的地步……你的愛情是惡魔……我咒罵牠……我討厭牠……怨恨牠……

（他把她扔倒跪在地上）

多羅來 呵！加耳洛……你這樣真氣死我了！……

加耳洛 還不至於這樣！……

多羅來 可憐！……你要怎麼樣呢？……

加耳洛 （把她拿起拖到窗前去）太太，來這裏！……來先看你的成績！

多羅來 赦免我吧！

（玻璃窗反射着火刑場所發出的亮光。廣場上有人聲。）

加耳洛 喂，你瞧一瞧，喂，你瞧一瞧，你燒死他們的火發起火燄來啦！……

多羅來 可憐我吧！

加耳洛 你數一數被你害死的人有幾個！……

多羅來 呵！忘恩負義的東西！……忘恩負義的東西！……

加耳洛 （把她提起來強制她看）你也得習慣習慣這火燄……到地獄之前應該先嘗

嘗味道，這是你的愛情使你到那裏去的！……

多羅來 可憐我吧……

加耳洛 你聽！……他們看見我了，喂！……你聽！……你聽！……

犯人們 （在外面） 加耳洛！……賣國賊！賣國賊！……

加耳洛 你聽見了嗎？而且死者，你也聽見了他對我喊着：「你的誓言，記得清楚吧！……」

多羅來 （害怕，站起來） 呵！不要這樣！……

加耳洛 他告訴我：「不論犯罪的人是誰……殺，加耳洛！……你應該毫不留情地殺了

他！……」

多羅來 加耳洛！……你，殺我！……你！……

加耳洛 （抽出尖刀） 我發過誓的！……

多羅來 （怕而發狂，掙扎） 由你的手來殺我！……不！……那是不可以的！……可憐我！……

……我害怕！……

加耳洛 （大怒） 我發過誓了！

多羅來 不可以……我不願意你殺我……放開我……

加耳洛 我發過誓了……我發過誓了……（他舉刀便刺）

多羅來 （跌在地上）呵！（加耳洛把尖刀丟開）這一回，唉……我死啦……可是我很

愛你……我多麼愛你呀……

加耳洛 （失錯）我殺了她啦……我……我……

多羅來 至少，你也得來近我……來呀……

加耳洛 （跪在她身邊，她不動了，然後他吻她的手而哭。）呵！對了，我要去……呵！我多麼可

憐的人……我殺了她啦……多羅來……我的愛……呵！天……

多羅來 來……來呀……

加耳洛 好，等我一等……我就去……（他跑到窗前，爬上窗口而喊着）劍子……（有

人聲在外發出）你還沒有殺到我……把柴堆起來……替我把柴堆起來……為

的是我不願意偷生呀……

多羅來 (爬起來看他) 呵!

加耳洛 (向多羅來,很有情的樣子) 你瞧……我是不怕死的……我是不怕死的……

我去了……

(他由窗口跳到廣場上去;多羅來爬起來。——鼓聲——多羅來叫一聲哎喲,然後再跌下去死了。)

——第五幕完——

(本劇終)

附錄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爲易於演出起見，法國巴黎法蘭西劇院曾將這劇本修改如下：

第三景和第七景取消。

第五景歸併到第四幕去。

第六景更改如下——

第九場

米格爾替代華耳喀，把第二句對白取消。最後一句是：

米格爾 來，到公爵辦公室裏來吧。

第十場

人物：
鐵木易進場

鐵木易 加耳洛先生，究竟我找着您啦。有人告訴我說您已受特赦了，我聽見了非常快樂。——來吧，不要許留在這兒。我在法郎德耳門外有兩匹駿馬……

加耳洛 （截止他的說話）您的好意，我感激得很，不過我不能夠承受盛情的……李索耳伯爵已經死了——

鐵木易 死了嗎？

加耳洛 他的夫人還不曉得這件事。——這應該是我去告訴她的……況且我在這城裏還有許許多多的事情沒有辦完呵！（犯人沒有經過之前，他從左邊窗口看見他們，起初還不曉得。）可不是，這是我們的朋友們，郭納里，喀連納，巴格齊爾來了哇。

（教士們過去。喀連納，郭納里兩個人一雙手被綁着。——查爾老闆同他的助手。——加耳洛在右邊向着玻璃窗，於是被犯人們看見。）

喀連納 不中用的東西！你逍遙法外而我們便做你的替死鬼！

郭納里 奸賊，你賣了我們幾個呢？

加耳洛 我是一個奸賊！……我！……

巴格齊爾 猶太人！……真該死！

加耳洛 哦！這太可怕了！他們誣我做奸賊！……我！……我！……（行列繼續前進）

鉄木易 先生，忍耐些！

加耳洛 （向鉄木易失望）醜極了！不過這不是真的！……先生！……可是這不是我！……

我對你發誓這不是我！

鉄木易 我很明白……因為這是一個女人所做的事！

加耳洛 這是一個女人所做的事嗎？……她叫做什麼名字先生！……她叫做什麼名字？

……

鉄木易 我不曉得，我所知道的只有件事，就是她昨天晚上到過公爵家裏來……而且

到今天早晨她得到一張到法國里爾去的通行證才出去的。

加耳洛 呵！這倒有線索可尋了，這是到里爾去的通行證！

鐵木易 對了，同您我所有的一樣。

加耳洛 我從小路跑到大廣場去的時間還有，那末，我去了，我到法郎德耳門外來會您

……這是您我兩個人同這個女人到里爾去的必經之路……先生，請您等我一等

……

鐵木易 好吧，團長！（他出去）

加耳洛 （向拿伐拉，拿着諾亞甘姆放在棹上的尖刀。）先生，你還要這把刀不？

拿伐拉 你要拿去好了。

加耳洛 謝謝！（他出去）

書「祖國」譯後

中法聯誼會戲劇組成立於民國念捌年夏，後爲實現公演程序計，又集合多數戲劇藝術人才成立上海劇藝社，俾兩者互相合作以收指臂之效。成立未幾，先後公演名劇不下十餘次，成績斐然。戲劇組同人以該組之成立主旨原爲介紹法國戲劇，而上海劇藝社所公演之法國名劇如人之初、愛與死之搏鬥等，甚負時譽，又爲上海法國當局所贊許，爰集議加緊工作，從速翻譯其他法國名劇多種，以資公演，方不負溝通中法文化之責。薩度所著祖國一劇，寫作成功後，轟動一時，其影響世界劇壇者自十九世紀中葉以迄今茲，垂六七十年，猶未稍衰。蓋以該劇作者能不爲「男女情長，英雄氣短」之成見所左右，而另闢蹊徑，以忠烈爲經，節義爲緯，劇中人不論男女、老、少，皆志切爲國，莫不以「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爲無上光榮，正氣磅礴，誠足以振頹喪之人心，奮萎靡之士氣，適合我國現實情

勢之作品也。於是決定由上海劇藝社公演該劇。惟是該劇在我國雖早有譯作，而欲求一完善者，則不易得，勢非重譯不可。組中全人以余曾居留比利時多年，熟悉劇中地理、民情、風俗，乃以此種工作相委。余本非習文學者，烏能肩負此種重大使命！况又係遷居南方之「客族」，對於國語雖無「南蠻鴉舌」之譏，亦有方言不純之病；經再三推辭，猶未見允，迫不獲已，乃勉強應命。去年十二月開始工作，每逢公餘之暇即從事逐譯，閱三月而初稿成。脫稿之際，多蒙友人任于伶、李健吾、張善初、劉保寰諸兄不憚煩瑣，加以指正，而劉保寰兄之法籍夫人亦復幫忙不少。厥後又命人謄寫正稿，既成，爲出版計，曾在某大書館擱置兩月有餘，未得要領，無已乃向之索回，擬由風雨書屋出版。議定矣，稿亦已送往矣，不幸主持者因故中輟，致未能實現；而正稿亦因是擱置一隅，未能取出！所幸初稿仍存，付印尙有可能。國民書店經理盧芳先生聞之極欲代爲出版，託于伶兄前來接洽。余以譯書目的在公諸於世，一言即定；於是以初稿交盧先生付梓。但初稿與正稿不同之處甚多，故於排印時復自任校訂工作，並由友人陳紹文兄及盧先生予以匡助，始克有成。更蒙隱霞先生慨

允爲文作「祖國作者薩度評述」一篇，冠諸卷首，使本譯本生色不少，尤爲榮幸。今三校已經讀過，出版在即，而祖國公演之期因環境關係尙未實現，故余除以十二萬分誠意希望上海劇藝社演出成功外，謹以最誠懇的態度向任李張陳陳虞諸先生道謝於此。

再者，原文中有「。」星點符號甚多，原著者之意在解釋公演時在場人物之左右位置次序者，故亦將其譯出，另排於每頁之末端，以資識別。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下旬

福建永定江文新謹識



祖 國

版出月一十年四十三國民

發	出	翻	著
行	版	譯	作
者	者	者	者
國	國	江	法
民	民	文	國
書	書		薩
店	店	新	度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元 價實冊每

~~11-22-1970~~ 902-168

5

00188-9

